

乾坤好山看  
完佳女心  
朱世平  
三意

# 鐘聲

ZHONG SHENG

第二十三期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 校长墨迹 位育真谛

位育校训  
 團結 嚴謹  
 求實 奮進

天地位焉  
 萬物育焉

悟出中庸取作校名  
 含有生長創造之意

李楚材 一九三二年十月

古松倚檜霜天老松煙  
 蔚煤陰雨之我亦生  
 來有書痴一入寺一  
 回看

宋寺建中詩

頤剛先生心字 壬申 增慶

位育中學校歌(詩)  
 (以長意而錄)

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生長創造，尊位是務！  
 團結嚴謹，求實奮進，發揚傳統，砥礪學業！  
 見賢思齊，志同德堅，德智體美，兼修學藝！  
 位育風光，名震百千，砥礪是輝，名在云天！

位育中學創校老校長李楚材先生  
 1994年創作的校歌原稿手迹



ZHONG SHENG

上海位育中学北美校友会会刊

第23期 2017年元月

2 深深地怀念与纪念位育中学的创办人李楚材老校长的顾钢	16 说说在美国收藏的趣事 朱奎午	29 海内外校友共赏超级明月 赵景波	44 我所熟悉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 朱邦芬
3 位育情怀在美国 孙大成	17 过年 孙雯	30 吴哥窟随记 张人德	47 词二首 吉力立
5 我的中国心 殷蔚芷	18 I Had A Heart Attack! 张秉颐	32 遗憾与惊喜 周国祥	48 杨一华先生诗词选
6 半个世纪后的聚会 林嘉陵	19 李安和阿福 孙雯	34 朱瑚先生和他的弟子们 汪维雯	52 会员通讯录
8 曾倩老师与位育排球情结 曾倩、周家钧	20 法国游，同学情 蒋青	35 平凡一生 朱瑚	59 会费收支表
11 小重山 汤沐黎	25 纪念我的祖父杨汝梅博士 杨维德	36 当联邦陪审员有感 叶善章	封面 山水画 朱瑚
12 Our Life After UConn 余振中	27 难忘的邂逅 周国祥	39 湖州南浔联谊 虞金良	封一 校长墨迹，位育真谛
13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余振中	28 家人的礼物 王家斌	42 我的高尔夫伙伴 萧亦麟	封二 油画 周开燕
			封底 油画、配画诗 汤沐黎

亲爱的校友和老师门：

《钟声》编辑组全体同仁向你们问好！

位育北美校友会是一个联谊组织，它出版的《钟声》是一个以“分享”为宗旨，让校友交流思想，抒发情怀，尤其是回忆我们在母校的时光的园地。在这个网络信息应尽可能的时代，印刷版的《钟声》内容丰富而制作精美，具有保留价值，为海外各大中学校友会羡慕不已。同时，每期《钟声》年刊的电子版还可从《北美位育人》网站 <http://www.weiyu51na.com/> 下载。

我们《钟声》的内容着重在最受读者欢迎的那些难忘的位育时光和青春岁月，突出位育人自己的回忆和经历；同时，欢迎各位畅谈在事业上拼搏奋斗的心得体会，倾诉在家庭中尽心尽力的酸甜苦辣，细说云游世界的奇见异闻，传授享受现代文明的方法诀窍，点评文学艺术电影音乐。平淡生活中的每个故事，只要是您亲历的，都请考虑投稿。绘画，诗歌，摄影，书法等都欢迎。在此我们向已经为《钟声》投过各种稿件的校友表示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同时盼望没有为本刊动过笔的校友和老师来稿。

我们的原则是文责自负，编辑尽责为各位校友义务服务，校订文字，但不修改文章的观点，相信大家一定能理解。请注意，文字稿件最好以可编辑的没有特定格式的中文或英文电子文件方式 Email 给我们。编辑部人员都是义务贡献时间精力，请尽量避免手稿和打印稿，以减少文字输入的工作量，相信大家能谅解。在此我们更要向各位为本期《钟声》打字的校友致谢！

我们的辉煌是位育各位恩师呕心沥血教育出来的，所以这一期有多篇感恩回忆和诗词。另外，北美位育子弟各有风采的生活交流已是《钟声》永久飘荡的灿烂音絮。

编辑组同时又是北美同学会的服务组，请大家欢迎加拿大的余振中同学加入服务组为发扬光大北美位育情努力。

又到了两年一度的北美校友大团聚的策划时间。前六年在明州、湾区、南加的几次活动都很成功。这次到了再次东移团聚地点的时候了，再聚芝加哥、纽约、波士顿、多伦多都可以。希望大家提出建议。团聚建议可电邮家斌：[jbwang13@gmail.com](mailto:jbwang13@gmail.com)。望能在3月份将计划定下来，这样还有6个月的时间可以组织，到劳动节后的周末团聚。根据以往经验，一个周末两天时间为重点，配合附近区域的旅游。团聚组织需要大家的协力，协力的过程也是我们北美位育精诚团结的体现，所以和团聚本身一样的激动人心。

谢谢大家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希望大家阅读、传阅《钟声》，访问《北美位育人》，按时缴纳会费，鼎力捐赠，欢迎新会员的加入，促使校友会持续红红火火。

《钟声》编辑组：

王家斌，蒋青，吴攸承，周家钧，华非非，孙雯，李忠明，瞿德霖，余振中

编辑、设计

周家钧

组稿

王家斌，瞿德霖，叶善章

吴攸承，周家钧，孙雯

中文校对

蒋青，王家斌，余振中

叶善章，瞿德霖，华非非

英文校对

张秉颐

打字、文字数据化处理

华非非，孙雯，蓝维敦

会员信息管理

华非非，吴攸承

# 深深地怀念与纪念位育中学的创办人李楚材老校长



各位位育中学的同人：

二十多年前，我去看望李楚材老校長時，他送給了我二幅关于位育建校的出典、以及校訓的墨寶，同時還向我介紹了當時在场的一位老學者，他也是創建位育中學的友人之一！這位老人興沖沖地為我當場研墨揮毫，寫了一首宋詞送給我。

後來，老校長還曾向我談及要為位育寫作校歌一事，并把已經起草完成的歌詞草稿交给了我，指示我找作曲家研究校歌的創作問題。但不几天后，李校長的兒子李健雄就打電話告訴我，校歌的作曲問題已經交給上海音樂學院付院長朱鐘堂進行，朱也是位育畢業生。

在此後的幾十年中，李校長的墨寶及校歌歌詞的原稿等就一直由我珍藏着。我深知，這些墨寶真跡，恐怕是李校長留在學生們中的極為希罕的寶物了！

而今，我已年邁，身體又不好，我知道我無權永遠獨自享有李楚材老校長極其珍貴的這些遺物。因此這次趁着回上海時，我向位育中學的呂東、焦爽校長和負責校友工作的吳祥華老師表示，要把幾十年前的這四幅真跡送還給母校珍藏。位育中學很高興！位育正在收集與編輯校史的資料，這些都是十分難得的真跡。

我對這四幅真跡進行了裝裱、配置了精美的鏡框，並邀約了60年的老同學們一起，將它們送回了位育母校，完成了我們心底深處的這個宿願。

另外，這半年多來，我一直還有一個宿願：想要為李校長的墨寶建立一座紀念碑！因此一直在收集世界各地、中國各地的城市景觀、園林景觀、院校景觀紀念碑的資料與照片，並從眾多成功的作品中選出了幾個，加以變化、改造、與再設計，終於完成了一個適合於紀念位育中學李楚材老校長墨寶、又有新意的紀念碑方案！

我們這批畢業60年的老同學，由藍維敖、李廷鏞、錢熊、洪豫、洪佳敏、應曰正、姚彤煒、李珍珠等，組成了一個專門的小組，向母校提出了“以58屆初中、61屆高中同學”為主體，向母校捐建紀念碑的建議。我們的建議得到了母校的熱情支持。現已選址在母校紅樓東側、李校長故居西側的花園中，作為建碑的場地。

這個紀念碑方案，經由位育中學行政討論、修改、定稿。紀念碑由W及Y二個字母作為不銹鋼主幹，W及Y是位育的漢語拼音，上面有展翅翱翔的海燕。紀念碑座落于黑色的花崗岩底座上，前面有李楚材老校長的二幅墨寶，一幅是位育的出典：“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另一幅為位育校訓：“團結，嚴謹，求實，奮進”，以紀念李楚材老校長對我們的殷殷期盼。

經與專業的紀念碑雕塑公司聯繫，現已完成了整體設計與建造方案！並已簽署了建築合同。我們現已備齊了資金，並與專業的紀念碑建築公司簽了約、計劃明春完成全面建設，並將聘請有資質的專業工程監理與質量驗收部門，進行工程的全面監控。而建築工程方面的大量工作，將由藍維敖、李廷鏞、李珍珠等同學組成的上述專門小組負責。

現把有關資料傳上，供老同學們參考。

58屆初中、61屆高中 顧鋼 2017年1月 于舊金山



# 位育情怀在美国

孙大成 66届高中

二〇一六年九月，我和我太太乘坐DL128航班从北京经西雅图到温哥华，开始了北美的旅行。我们先在温哥华乘坐Nieuw Amsterdam邮轮，去了阿拉斯加，七天后回到温哥华，我们租了一辆车，自驾到班夫国家公园和卡尔加里游玩。

九月二十八日，我们从卡尔加里飞越美加边境，到达明尼阿布利斯，在那里受到我的位育老同学、好朋友吉力立和林嘉陵夫妇的热情接待。在明市，吉力立领我们参观了明尼苏达大学的校园和部分院系，游览了明市及周边地区。通过吉力立的牵线，我们还有幸与位育的校友瞿德霖夫妇见面，虽说是毕业后时隔五十多年第一次见面，但是大家依旧热情满满、畅谈甚欢，重叙学情。

一九九五年七月，我在D.C.的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期间，曾经到访过吉力立在Madison的家，留下了美好的回忆。此次和吉力立夫妇，是在美国的重逢。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我在美国看望的位育同学（除张小源外），都是在那年先后见过面的。

十月二日，我们飞抵纽约，参加了美东华人的纵横旅游团的一个多地旅游，到访了费城、华盛顿D.C.，康宁、尼亚加拉瀑布、波士顿、罗德岛和纽约。返回纽约的当天下午，受到在纽约居住的老同学俞沐民与高运萍和陈申根夫妇的热情接待。当晚，纽约下起了雨，俞沐民还坚持开车把我们送到J.F.肯尼迪机场附近的一家酒店（我在Booking上已经预定了的）。临走时，我和俞沐民相拥而别，约定以后再见面。

十月八日，我们乘坐达美航空的班机，抵达洛杉矶，参加了美西的一个华人旅游团，游览了拉斯维加斯、大峡谷和圣地亚哥，十二日返回洛杉矶，与位育的老同学程季忠会面，并入住他经营的Motel。第一次入住美国的Motel，了解一些这个美国汽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入住的这个Motel，却是我们校友经营的，格外有意味。谈起二十一年前我们在LA相聚的情景，程季忠居



孙大成夫妇、吉力立夫妇在明市



孙大成夫妇、吉力立夫妇、瞿德林夫妇在明市



李慕靖夫妇、朱凯靖、黄士耀夫妇  
带领孙大成夫妇造访香槟酒厂

然说记不起来了，还要我拿出证据来。可惜，当时我手头哪有什么证据？当然，回到天津家中后，我找到了当时与程季忠和陶恭明的两张合影照，扫描上传给他们，这才“洗刷”了我的“谎言”！

第二天，张小源夫妇从LA北面家里开车一个半小时，特意赶来看望我们，还领我们到他家访问，并带领我们去参观了Getty博物馆和游览了Santa Monica海滨，为我们拍了许多照片，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晚上小源夫妇请我们共进晚餐，甚是热情，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同学的友情和热情。

十四日中午，陶恭明约我们与程季忠夫妇、张小源夫妇团聚。陶恭明、程季忠与张小源虽然同在LA，但是几十年互相并没有联系、没有见过面，而我恰好与陶恭明和程季忠与张小源都有联系，所以，借我这次到LA，陶恭明、程季忠和张小源他们三位相聚、相会，大家十分高兴，聚餐从上午十一点一直持续到下午三点多，临走时大家还嫌时间太短，没有说够、说透。

十月十五日上午，程季忠夫妇把我和我太太送到大巴停车点，我们乘坐美亚旅游车前往旧金山，下午将近六点到达硅谷的Cupertino，见到了李慕靖夫妇和朱凯靖。这是我与两位时隔二十一年，在美国的再次见面，期间与李慕靖在上海和天津有过见面，但是与朱凯靖可算是重逢了，见面时大家都异常兴奋，感叹时间过得飞快，大家也都变老了！

第二天，两位老同学给我们安排了一个两天游，参观了Yosemite国家公园和Hearst城堡，美丽的山水景色和壮观神奇的建筑，令我们赞叹不已。随团结束后的第二天，李慕靖太太领我们参观了斯坦福大学及周边景点。世界著名大学的校园给了我们宁静、整洁、祥和的氛围，心情愉悦万分！

二十一日李慕靖夫妇陪我们到旧金山，游览金门大桥南侧景观和旧金山湾及附近景点。蔚蓝的天空下，大桥显得格外宏伟。回想起二十一年前来到这里的情景，我记得朱凯靖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件印有San Francisco的长袖外套呢。



孙大成夫妇、李慕靖夫妇在金门大桥



孙大成、程季忠、张小源、陶恭明在LA

二十二日，李慕靖夫妇、朱凯靖和我们驱车一个半小时，到旧金山北部看望黄士耀，黄士耀夫妇热情好客，陪我们参观了他的居所和周边环境，然后带大家到Korbel香槟酒厂参观，并在那里为我们准备了带去的丰盛的野餐。大家边吃边聊，畅叙各自情况、交流所见所闻，其中最多的话题是大家之间的多年情谊和感情。回硅谷途中，我们又在金门大桥北段进行了游览。

二十三日上午，李慕靖夫妇、朱凯靖开车送我们到旧金山国际机场，离别时，大家互相祝福，表示一定要多多保重身体，尽情享受生活。之后我们乘坐Delta的航班离开旧金山，经西雅图，于二十四日下午安全顺利返回北京，圆满结束了这趟历时四十五天的北美之旅。

# “我的中国心”

## - 父亲殷宏章的中国心 -

殷蔚芷 老师



偶然的机会，在电视上看到一九八四年春节晚会上，香港歌手张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还记得八四年除夕，一家人早早地吃过年夜饭，习惯地坐在电视机前，等待看盼望已久的春节联欢晚会。张明敏先生开口唱“我的中国心”，“...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我猛然回头，看到父亲眼中闪烁着泪光，我惊呆了，我当时将近五十，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父亲如此动容，在我心目中，父亲一向坚定坚强。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父亲正好从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归心似箭，父亲冒着战火回到香港，当时我们一家人，我母亲带着我四个哥哥姐姐，和我三叔，从北京出发又从天津乘船才抵达香港。与父亲汇合之后，又马不停蹄历经磨难，经越南海防，车马劳顿辗转反侧，又是火车又是汽车，才终于抵达云南昆明。父亲来不及休息也无暇安顿家室，第一件事情是马上去西南联大报到。尽早把生物系办起来，才能尽早给学生们上课，并且尽早开始他毕生热爱的科研工作。父亲从来没有闪过一丝念头要把家接到美国过安生日子的想法。在昆明，住宿的屋顶被日本鬼子炸飞了，不堪天天躲警报的折磨，我们一家不得不搬到昆明远郊的大普及村，过了八年农村生活。远郊农村缺衣少药，我的小儿麻痹症，也是在那里患上，并且落下了终身残疾。话说回来，农村偏远清苦，但是相对安全少风险，一家人因此而太平求生，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四五年盼来日本投降，当年秋天我们举家搬回北京。五零年在印度新德里，我们一家富裕平安，父亲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南亚官员，享受世界各国驻印度的大使待遇。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不久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父亲又要求回国。当时联合国还没有接受新中国，而印度已经接受中印邦交。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国驻印度的大使袁仲贤先生，多次劝说父亲，希望他暂缓回国，说：“在联合国的机构里，多一个中国人就多一份力量。”可是父亲去意已定，归心似箭，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的国庆节，我们一家人，踏上了广州的港口，从此回到母亲的怀抱。

### 殷宏章

殷宏章，植物生理学家。中国光合作用研究的先驱。长期从事植物生物化学、光合作用和生长发育的研究。早年研究生长素与植物运动机理的联系，用自己发明的一个组织化学方法，阐明了磷酸化酶与植物中淀粉合成的关系；50年代组建我国第一个光合作用研究室，致力于光合磷酸化、物质转化、群体生理等方面的研究，为中国植物生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百度百科》

上海市位育中学高级教师 殷蔚芷 2016 岁末



# 半个世纪后的聚会

林嘉陵 66届初中

50年前的初夏，中国土地上的一场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写了66届初中毕业生的人生。当年那些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充满着活力，理想，激情，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向往。一夜之间，身不由己，他们被卷入了长达十年的所谓思想意识形态的革命。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已逾花甲之年。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生活得如何？今年五月十一日，66级中三（5）班同学欢聚一堂，庆祝毕业50周年。我在聚会一周后抵沪，没能赶上盛会。为弥补我的遗憾，热心的刘德胜同学化了一天的时间，又在两周后组织了一个特别聚会，让我有幸和金荣熙老师及十多位同学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那些未能见上面的同学们都用微信送上真挚的祝福，让我很感动。五十年过去了，无情的岁月让我们从黑发变白发，给我们的前额眼角刻上了皱纹。坎坷的经历让大家的变化确实是不小。唯独没变的是对初中三年共同的学习生活的留恋。三年在我们的生命中只是弹指一挥间，非常短暂。可是这三年给我们的记忆永远是那么清新亲切，那么回味无穷。为什么呢？

## 一，位育的恩师

回想位育的三年学习生活，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位育的老师献身教育哺育新人的精神。参加聚会的金荣熙老师就是他们的代表。金老师是上海市数学特级教师。他曾是我们二年级的班主任。多年来，他和我们班的同学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差不多出席了所有的聚会。原因很简单，我们班是他的“处女”作。情有独钟。那年他刚到五十一中学工作便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除了教我们代数，金老师还得关心我们的“政治思想”。在那个环境下，金老师一方面希望他的学生们学习成绩好，但还得不时提醒那些好学生注意克服“唯有读书高”的思想。所幸的是和当年所有位育中学的老师一样，金老师孜孜不倦地把知识和对知识的热爱传授给了我们。连我们的下一代也得益匪浅。蒋性媚同学的儿子曾经在一个补习班学习。当孩子向母亲汇报学习情况提到老师带有上海浦东口音的“A撒B撒C撒及A撒撒B撒撒C撒撒”，母亲笑了——这一妙语非金老师莫属。这个故事引得大家开怀大笑。当年班上的几位顽皮同学把金老师这一节课模仿得惟妙惟肖。这些坐标转换的基

本原理和方法是我们初次敲开科学知识宝殿大门时必备的金砖：抽象的思维和实用的技巧，难以磨灭的记忆。正是许多和金老师一样的位育恩师们，让我们在教育和知识重新“正位”时，能以恩师们为榜样，为知识，为教育，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努力。位育三年学习生活之所以难以忘怀，是因为在那思想扭曲和混乱的年代，位育恩师们心中蕴藏和向往着桃李满天下的春天，让我们终身受益。

## 二，位育校训与位育传统：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不少同学已经当上爷爷，奶奶，外公，或外婆了。谈起现在流行“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理论，真有些不知所措。当年教育子女的自信心都没了，只怕把孙儿女带砸了。吴文维同学是退休教师。看女儿女婿工作忙，小外孙女身体也不怎么硬朗，自告奋勇把照顾小外孙女的学习和生活包揽了。乘孩子在周末课外补习班上课中短短的一小时空隙，她匆匆赶来并带了点心与大家分享后又急急地离开了。大家的话题自然又回到了当年的位育中学生活：紧张，有压力，但不乏乐趣。

当年的五十一中是5年一贯制的试点中学，文化课程比一般普通中学紧凑超前。初三的课程里有不少普通高中下放的内容。尽管如此，在紧张的文化学习之后，我们的文娱体育生活丰富多彩。当时学校已推广劳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老师们从不鼓励死记硬背，而是尝试着新的教授方式，探索着教学改革之路。中午休息时间除了午餐，文娱委员蒋性媚同学总是认真准备教唱“每周一歌”，体育股长过树今同学会给大家借好篮球，排球。我们5班同学的文娱体育天才和潜力在整个年级颇有名气。另外，

66级中三（5）班毕业五十周年聚会合影





我们班的乒乓爱好者也是同心协力，一星期总能“占有”二到三次乒乓桌。特别是在国手们的大赛期，激动人心的赛讯总让人有那种不握球拍非好汉的感觉。张家珞同学是个好后勤，总是自告奋勇把大家的饭菜送到乒乓桌边。其余的同学下课铃声一响快速小跑直奔风雨操场。如已有别班同学捷足先登，刘小真同学是推举的发言人。她的外交协商成功记录在我的记忆中是100%。没有体育教研组死板的时间表，让我们打乒乓球“有惊无险”的经历更难以忘怀。丰富多彩的课外生活增长了素质修养和同学情谊，让我们不觉得学习生活枯燥乏味。特别是课外互帮互助也变成课内互相支持共同探讨的学风。没有人感到自己是“孤立无援”。

话题很快转到了教育子女的心得。大家对于孩子们的成就都很自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孩子们比我们这一代人干得出色。他们身上更能体现出“位”“育”的传统。吴小如同学的儿子在大学一二年级就显露创业的

女儿已是堂堂正正的小学生，马上就要上中学了，现在又象模象样地当起姐姐了。过树今同学的孙儿是个音乐天才，小小年纪已能弹奏经典名曲，俨然象个钢琴大师。

### 三. 东西方教育理念的碰撞与融合

金老师的孩子，过树今，朱理明及刘德胜等同学的孩子都在国外受过教育，并在国外成家立业。孩子们的思想理念有时会比我们更超前，更开放，需要沟通。刘德胜同学的女儿在英国学业优异，被苏格兰皇家银行录取为精算师。女儿考虑很久决意放弃。如今改行在英当华文教育的志愿者。我的两个孩子在美国出生长大。这儿没有统一的教育模式。对孩子的教育，我们就靠着当父母的直觉和责任感与学校老师配合。西方现代民主的教育观念和中国古老的儒家思想交织在我们信仰的位育精神中，帮助我们把孩子养育成人。和老同学们一样，我们很欣慰也很自豪，因为孩子们分享我们的价值观成就感，珍惜他们的资源时机，懂得勤奋是成功的基础。天地位焉。“位”让我们把握住时机，尊重孩子们的理想选择。万物育焉。“育”让我们在他们成长的道路上对他们严格要求，给他们必要的指导并分享他们的进步。当今流行的似是而非的“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理论把孩子和家长推到极限。这样的做法显然是对孩子身心发展和智力开发不利的，也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我们都希望中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对幼儿的教育改革快速上马。在半世纪后的聚会上，位育的校友们为我们的孙儿女们担忧，为位育传统和位育传人呼唤。



半世纪后的小型特加聚会合影

才能。父母支持他一边学习一边创业。如今儿子和母亲一样，都是成功的企业家。陈美诚同学和朱理明同学是上海市劳动模范。父辈们身体力行，女儿们和父亲们一样，踏踏实实，兢兢业业，事业有成。蒋性媚的儿子有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大学毕业后办了电子技术公司当了总裁，还被同业们推举为上海安全防范技术协会和中华安防协会的秘书长。刘小真同学自己开办公司。如今女继母业，成了公司技术总管。母亲安心退休在家帮助照看年幼的外孙女。陈青禾同学很幸运，从农场返沪后在位育当老师。梁知同学大学毕业后也当老师。有当老师的父母是最让人羡慕的。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方式高人一筹。张家珞同学的孙

聚会最终被饭店服务员们打断了。同学们互赠别言。梁知同学刚刚访问了几个地中海的东欧国家。他给大家介绍了克罗地亚等国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一个秘诀：请旅游社代办自己组织的团体，选择自己的旅游路线。当然这意味着旅游前大量的自学。对梁知来说，这一点也不成问题。五十年前他就是我们5班博览群书，通达历史地理人文的大学士。

和大家一样我期望着下一次聚会。借此文祝老师们和老同学们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生活丰富多彩，享尽天伦之乐。

后记：这篇短文是在金荣熙老师的要求和鼓励下写成。笔者感谢刘德胜，刘小真，过树今同学的支持帮助。

曾倩（女）

1962年毕业于上海体院，分配来位育中学任体育教师，并担任女排教练。专业功底厚实，工作认真，很快提升了位育女排实力，使位育中学男、女排比翼双飞，成为位育中学名片，为推动学校排球运动的普及与提高作出重要贡献。文革后调到上海体院任教，升到教授，是上海排球界的精英人士。八十年代初期常常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其身影，在业内有较高知名度，现已退休。对位育中学这段不算太长的生活，她仍有很深感情，常回来参加校友返校的各种纪念活动。老女排队员对这位曾经的主教练也有很深感情，文章中常不忘记这位昔日的恩师，提到她女排教练种种训练的往事，和对她们的种种教诲与帮助。

摘自《位育中学校史简编》



## 曾倩老师 与 位育排球情结

曾倩 老师 口述 周家钧 65届高中 编辑

对于我们这些五十多年前的位育排球队员来说，排球队的经历是这段人生历程中的最愉快的篇章之一。对于昔日的女排队员来说，曾先生是球队的主心骨，是人人信赖依靠的主教练，是引领我们跨进排球这一神奇领域的恩师，也是令我们尊重而颇感亲近的好友和大姐姐。自位育男排教练孙惠霖先生过世后，往日的男女排队员又重新聚集到曾倩先生周围，形成一个既热烈又温馨的跨国跨洲的位育排球群，为位育排球人的暮年生活增添了丰富的色彩与情趣。

今年十月，我有幸探望和采访了刚从一场大手术中康复的曾先生，被她发自内心的对位育生涯的感触及她心中的位育排球情结所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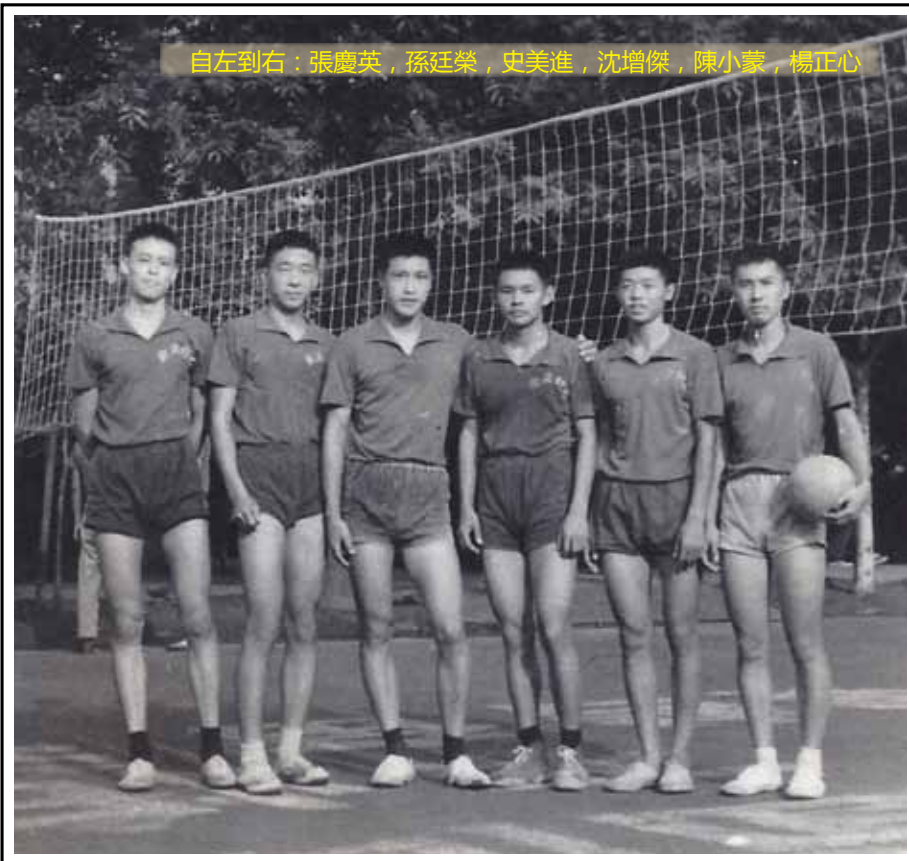
曾先生：我62年毕业，当时心里是不想到中学里去的，因为我是运动训练专业毕业，毕业后应对口从事排球训练工作，而不是中学体育教学。但当时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紧缩编制，只有中学还要人。我住徐汇区，朱家泽和胡蔚英两人来看材料，把我招进来。此后他们觉得排球是重点，我的专业又是排球，就要我把女排搞起来。进来后老实说我对上体育课一点兴趣都没有，觉得要搞个队还不错；虽然条件也不太好，是柏油地面，但这些学生都非常起劲。开始接手的队水平不高，孙先生带的男排早就有了，女排人很少，就祝平君、阿复、王芒、周增棠等她们几个人，训练不太专业，后来你们都进来了，再加上初中又进一批，这支队伍就比较大了。刚毕业时我事业心很强，就像训练专业队一样训练你们，早上还出早锻炼，跑步，想想很有趣。开始是6人排球，后来就打9人排球了。大家都很留恋那段时间，觉得开心得不得了。

曾先生毕业前是上海体院的高材生，曾任上海少年队的队长、二传手，上海体院女排的队长、主二传。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把这样一位既有扎实的基本功、又有丰富的实战经验，而且了解和掌握国内外排球运动发展的新技术新动向的专业教练带到了位育，招收了一群从未摸过排球、又与专业体能条件相差甚远的女孩子，开始全力以赴地对我们进行专业的排球训练；从手把手的传、递基本功教导开始，发展到各种进攻、防守战术训练。特别是位育男女排球队到江湾体育场亲眼观摩了带领日本女排夺得数届世界冠军的大松博文的“魔鬼式训练”之后，在位育粗糙的柏油球场上进行的大运动量和高技术训练把排球队推向一个新水准。由此曾先生从无到有地创建了一支抢眼夺目的、水平迅速提高的位育女排。

曾先生：当时徐汇区有少体校，但没有排球队，我们就代表徐少体参加比赛了。球衣、球、营养费都是来自区里。学校负担不多，但大家都喜欢，那时的训练生活现在都成了美好的回忆。我记得那时我每天在球场上训练，后来又带领大小两个队了，再接着就是9人排球队。男排成立较早，他们得了三次上海少年排球冠军。我带着女排也拿到过一次少年排球冠军。后来我又领了一批代表徐汇区的6人排球队获得上海市的排球冠军。虽然许多队员球打得一般，但她们能参加这个球队就觉得很光荣、很开心。那时的位育的学生们一散课都去抢那三个球场。我们打排球时，大家都挤着观看。许多老师也都是球迷，如范若良、蒋衍、陈文涵等等，我们比赛时他们挤在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群里看，跟到南市体育馆去当啦啦队，起劲极了。难怪那时整个国家的排球水平都高。

的确，当时的位育男女排球队员是全校的令人羡慕的体育明星；队员们也在持续紧张激烈的训练、比赛中获得了愉快而难忘的一段精彩的人生经历。孙、曾两位教练不仅训练出两支杰出的排球队，也在整个学校掀起了强烈的排球热。位育的同学老师们不仅成为自己校队的痴心球迷，而且亲身投入这项运动。正如《校史简编》所描述：“真是‘班班有球队，天天有比赛，人人会传球’，课间课后满操场学生，都在练排球。排球成为位育人的共同回忆。”

自左到右：張慶英，孫廷榮，史美進，沈增傑，陳小蒙，楊正心



当年的位育男子少年队部分队员合影。可惜再也找不到当时女排的照片。

这种对于排球运动的钟情和热忱并没有随着中学时代的结束而终结。位育男女球队为大学、单位甚至是省市输送了运动人才。例如虞重干、王其炎、胡孚安等分别成为复旦和上海科大等大专院校的排球主力；周增棠以其排球功底转身成为交大的篮球主力。虞重干还继而走上专业的运动生涯，成为了河北省队球员、教练员及河北省体校教练员，进而任职上海体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及副院长。更多的昔日位育排球队员继续运用着在位育所获的排球技巧、知识在不同的领域、职场上闪光发热，延续着一股对排球的热爱，为各自的生活增添绚彩，也为国家的排球运动普及作出了贡献。65届初中的男排队员陈望望无疑是其中一颗闪亮的星。

曾先生：我知道陈望望从位育毕业后多年来一直在基层从事青少年排球训练，并取得很好的成绩。能把自己喜爱的排球运动在边缘地区的基层推广，值得赞扬。

陈望望于69年告别上海及位育母校，来到云南大理插队。他在刊载於位育65届初中毕业50周年纪念册的自传中谈到：“在西南边陲的穷乡僻壤含辛茹苦、战斗天地三年以后，不知是谁透露了我的排球运动经历，大理州体委把我调去担任州男女排总教练。从未料想，在位育中学学到的一技之长，居然成了我踏上工作岗位的敲门砖。”之后的两年，望望凭借在位育练就的排球基本功和拼搏精神及孙老师教授的排球理念和战术，借鉴日本女排的“三从一大”的训练方法，通过与孙、曾教练同出一辙的亲力亲为的严格训练，亲手把原先在省里排位倒数的大理州男女排打造成晋级前六名的强队，还向省队输送了两名队员。位育的排球情结和精神就这样被传送到遥远的边疆。

曾先生：搞了一辈子的排球专业，我看看我的学生的排球情结一点儿都不比我差。我自生病后对排球界状况关心得少了，但他们却非常熟悉，完全属于高级球迷。你们现在看排球的劲头比我大多了。前段时间中国女排比赛时，我们这个群像发疯了似的搞实况转播。

曾先生提到的是，今年的巴西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夺冠的几场重要比赛时，“位育排球之家”这个昔日排球队微信群的沸腾景象。大家不仅不断随着比赛的紧张进行在群中持续抒发感叹、欢呼、担忧、分析；由于在澳洲、美国的很多队友都无法看到现场直播，吴培、罗鸿仔等几个在大陆的队友还做起了现场比分、实况报道，使所有群友都能同步获得最新信息。整个群随着比赛的精彩激烈而共同澎湃。当女排终于夺冠时，群里仿佛爆发了来自全球的欢呼和激动！



曾先生：周增棠最好玩了，中国女排比赛结束后，她专门在告诉大家什么时间重播。我问她，输赢都知道了，重播有什么看头？她说：“现场直播我不敢看，我心脏吃不消，重播我可以细细地看。”这些男孩子也起劲得不得了。看看这些学生如此热爱排球，想想我从小把他们带到排球领域来，这居然会变成他们的终身爱好，使他们真心喜欢这项运动。我做为一个中学教师，能把这批学生带成真正的排球爱好者，这真让我体会到，做中学老师其实很有意义。



曾先生在79年被调回体院，回到了本该属于她的职场，担任了体院女排主教练、教授、国家最高级别的国家排协级裁判。她一如既往地拼命奋斗，取得了职业生涯的辉煌，为国家培养出一批批的排球人才。但她与位育的感情及排球情结却从未中断。



曾先生：虽然与体院后来的几十年相比，我在位育的17年不算长，但不知为什么我对位育的感情更深。我总觉得位育的氛围真好，那些老教师真是好，对青年教师又特别关心。新的教师进来后，老教师就去听课，真是掏心掏肺地教导帮助。这都是额外工作，没人要求他们这样做。这种认真真、诚心诚意的氛围在其他学校不一定有。好多人还是在位育读书毕业，后来又回到位育教书，潘益寿、张庆英等等都是，继承这种好传统。



在位育女排队友心目中，曾先生的形象更是无法被时光抹去的。



姚方方在《难忘的五十一中学排球队》一文中这样描写她钟爱的教练：“当时的她二十刚出头，风华正茂，高挑的身材，梳着流行的运动头，清瘦的脸庞上长着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她的训练以严格著称。哪个队员偷懒了，哪个队员使小性子了，哪个战术不到位了，她的大眼睛会狠狠地盯住你，直盯得你羞愧的低下头。每堂训练科

目她总亲自带领我们去做，不论烈日炎炎的酷暑，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不完成预定指标决不下课。她很少训人，遇到谁有问题就会找来谈心，言语是和风细雨的，目光是充满期待和厚望的。平日里她喜欢和我们开玩笑，尤其和高年级的老队员们嘻嘻哈哈打闹的，仿佛姐妹一般。”



吴培回忆道：“我记得当年曾先生训练我们发球，要连续50个好球，当中有一个坏球就要重新来过。曾先生对我们严格，我们却很开心，个个努力训练。现在想想真怀念这段日子！”

周增棠谈到：“我记得曾先生怀孕了还挺着大肚子训练，事业性很强。抓训练同时对我们的学业也关心。在她的言传身教下，排球队的队员都是品学兼优的，球队有良好的氛围。”确实，在位育的大氛围及教练们的督促下，当时的位育排球队一直由于队员们的学习成绩普遍优秀而在上海中学业余运动队中突出醒目，一改人们对“运动员=知识浅、学习差”的偏见。

即使是训练业余的中学生队，曾教练在技术体能训练中也对队员们始终严厉，而在心理和精神上却坚持关心鼓励。她总是从每个队员的本身条件中寻求发展和提高技能的空间，为她们指出切实可行的努力方向，却从不让她们因与专业运动员的生理差距而受到歧视和打击。正是这种出色的人格和智慧，赢得了球队的成功和队员们的心，也使这份情感延续了几十年。

近十几年来，曾倩老师的生活坎坷不平。她遭受了疾病的多年折磨，经历了两次重大手术的风险，承受了失去相濡以沫一生的爱人的彻心之痛；但她还是那么努力，那么阳光，那么真挚。

队员们也是一如既往地关心着、依恋着自己的教练。大家经常去看望她，有机会就凑在一起聚聚。海外的刘仁、徐慧丽、尹慧庄和我，回国时也总要探望曾先生，与队友们相聚。去年乘65届毕业生50周年纪念之际，男女排十多人与曾先生欢聚一堂；今年十月正值张庆英和杨正心回国，近20个队友又和教练相聚。在“位育排球之家”微信群中，当队友们回忆着当年的种种趣事，交流着当今的泛泛思绪时；曾先生也一直与大家开开心心地互动。在不



久前曾先生接受手术期间，女排队员频频前去探望、帮助护理。每谈到这一切，曾先生总是抑制不住地激动。

曾先生：我们这个排球圈子中大家都想常常聚聚谈谈，真好！这次聚会最老的75岁，最小的盛芳漪这批67岁，这是几代排球人啊。

我手术时，虽请了护工，但早上还是需要有人替换一下，她们就来帮忙照顾。我生病时盛芳漪也积极报名护理。她说：“曾先生，我医药常识是没有的，我一点也不懂的，不过这把年纪了，事情还是会做做的。”还是像小孩一样。

谢谢大家的关心鼓励，这对我也十分重要。特别是周增棠、杰杰冒酷暑来探望。罗鸿仔、甘克森、盛芳漪在病床前悉心照顾。五十年的师生情让我及病友们十分感动。真不是一个谢字可以表达的。但还得说谢谢谢谢！

曾先生，请静心休养，好好保重！愿我们之间的欢笑长长久久；愿这份五十多年的排球情结为我们的余生继续增添快乐、光彩和鼓舞。

## 小重山

敦煌莫高窟

66届高中 汤沐黎

高僧昔日过敦煌，  
鸣沙山顶站，  
受佛光。  
千年香火此隆昌，  
窟五百，  
彩艳莫高墙。  
国破痛人肠。  
经书三万卷，  
尽失亡。  
而今国富治安良，  
普天下，  
何处画廊长！

# Our Life After UConn

## A Story of the Tortoise and the Hare

Yu Zhenzhong Class 65 Sr.

Looking back at their career paths, Yu Zhenzhong always liked to call himself the Tortoise and his wife, Xu Cien, the Hare. He completed his Ph.D. degree in Metallurgy in May, 1987, at th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Conn) and started working as a research scientist at Advanced Fuel Research, Inc. (AFR), a small company in East Hartford. He worked there for four years while Cien worked on her advanced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t UConn. She completed her Master's degree by early 1990. They then decided to move to Canada to start a new life. In early May, 1991, they settled down in Toronto, the biggest city in Canada.

Due to high demand for computer majors in the 90's, Cien (the Hare) was "nimble" and enjoyed the opportunities of moving between programming jobs with various companies, large and small, some permanent and some by contract. This was back then considered a quick way of moving up in career and described as conventional wisdom. The companies she had worked with included Bell Canada, Toronto Police, and Manulife Financial, just to mention a few. However, the swirling style of intense and competitive work had finally taken a toll on her health. She had developed serious hypertension which eventually forced her to take early retirement.

Zhenzhong (the Tortoise), on the contrary, suffered from lack of market demand for his original training in metallurgy. For every job he took, he needed time to prove his worthiness in the new trade. While working in East Hartford, he had already deviated from his major and been forced into use of computer modeling, a research skill developed as a byproduct while working on his Ph.D. thesis. At AFR, his first assignment had been to integrate the company's propri-

etary software with a large coal combustion computing model developed by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fter moving to Canada, despite his dream and effort of moving back to the field of his Ph.D. training, Zhenzhong landed on a new job, parting again from everything he had done before. He became Senior Research Associate and later Operations Manager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and got involved in a satellite instrument project. The project had been designed and proposed by a Professor of Atmospheric Physics. Through a fierce competition, it was selected by NASA and funded by Canadian Space Agency as CSA's participation in NASA's first ambitious "Earth Observing System" for remote sensing of global pollution and climate change. The Professor became an instant star overnight for winning multi-year, multi-million-dollar funding. He built a team around him and a high vacuum lab, embarking on this huge endeavor. Zhenzhong was chosen as his right-hand man in "software", not because of his specialty, but because of his experience in computer modeling. From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o satellite launch, control, and operations, including the post-launch data processing, Zhenzhong spent 10 full years on the project with countless trips to NASA's Goddard Space Flight Center near Washington, DC, until he got tired of a frequent flyer's lifestyle. Notwithstanding NASA's glory and glamour, the ten years cultivated Zhenzhong's discipline and rigor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left memories of some shining moments when his quick thinking and troubleshooting expertise had helped to avert a U.S. instrument crisis during launch and amazed his Goddard colleagues.

After the much-dreaded entry to Y2K, the earth remained calm and the satellite instrument in orderly operations. Zhenzhong, at age 53, became increasingly restless in thinking of a career change. Not so much that he did not

like the experience with CSA and NASA as that he was pondering over exploring something new before his career ended. He sent resumes to various job agencies and used online websites such as Monster.com for posting his profile. He applied to some dot-com companies, in hope of joining those startup ventures, very trendy and seemingly exciting at the time. Those dot-com dreams did not materialize, though, which in hindsight

*Yu Zhenzhong couple in front of Ontario Legislative Building*



might have done him a big favor after all. One day, he met with a headhunter who had found him online. This smart guy made invaluable suggestions on how to enhance his selling point and predicted Zhenzhong's experience would lead him to a government position. In 2001, this agency helped him land on a contract job (later turning into permanent) with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under Ontario Provincial Government. The job's responsibility was to manage mission-critical (7x24x365) IT systems for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 natural step forward from his operations experience.

This time Zhenzhong found himself in a new situation where he needed to supervise a team of IT professionals, many of whom being computer majors with B.S and M.Sc. degrees. A few years later his area of responsibilities expanded from purely technical to additional HR and staff performance management. Here he also witnessed a similarity to China where many managers act as "outsiders" leading "insiders". Such practice oftentimes leads to bad decision-making or waste of money due to lack of understanding of technologies which in turn results in wrong judgments. So his approach was to become an "insider"

in order to provide effective leadership from both technical and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Again, he let time prove his worthiness and he gained the trust of the people around him. What he was proud of was the fact that he became a "Go-to" person or a troubleshooter when IT people were looking for answers to tricky problems. He was surprised time and again how he could identify the root cause of an issue faster than the people who worked on it. Just as people say, "It is not a rocket science". After working closely to (but not really doing) the rocket science in NASA/CSA, the subjects he had to deal with nowadays seemed easier to tackle. He was also proud that he had never shied away from telling his boss how he saw things differently and that time had proven he had stood on the right ground. He thinks one's track record speaks louder than eloquence.

At 65, Zhenzhong saw light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of his career although he remained fit for working a few more years. He feels he still has something to offer as a "public servant". As one fellow UConn alumna jokingly put it, he's still got some "residual heat" to release. Thus the Tortoise moves slowly but surely, keeps going and going towards the

finish line. Over the past 26 years after UConn, he took only three different jobs, and each time the new job posed a challenge to him with a drastic change of the field, drifting further and further away from his original major. In retrospect, he is convinced that this is his fate and destiny. He enjoyed the journey and had no regrets whatsoever. He believes he has earned himself a title: "a Doctor without Borders".

Zhenzhong and Cien only have one daughter, Yu Jie, who came to Connecticut at age 9 and barely knew the English alphabet at the time. When arrived in Storrs, she was encouraged to pick her own English name. She chose Jessica. Now Jessica has grown to be an independent young woman, who made important decisions in her life entirely on her own, including profession as well as marriage. A graduate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Medical School, she now practices family medicine in Toronto. She married a 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 named Dave Bouttell, but kept her last name intact.

This essay was written in 2013 as a family profile in response to the summer reunion organized by the UConn Chinese Alumni Association. Refinement had been made before this publication.

# Crossing the Finish Line

## Unforgettable 90 Days before My Retirement

Yu Zhenzhong Class 65 Sr.

In Canada, the legislation, as a measure against age discrimination, has phased out mandatory retirement after age 65, virtually allowing people to work long into their retirement age. Since my health has been in a good shape, a decision for retirement was not on my agenda until a turn of events happened in the past two years.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my classmates in high school, college and even graduate school had retired in droves. No doubt the constant impact of such news did create a reverse "peer pressure". However, the tipping point for my decision was the fact that my employer, the Government of Ontario, made a policy change to drastically cut the retirement benefits in health care, effective January 1, 2017. Any eligible employee with more than 10 years of service who retire before this deadline would be entitled to life-long health benefits they enjoy during employment together with their spouses at no cost. This gener-

ous policy had been in place for many years, but now it was ending for obvious reasons. Not willing to pass up this opportunity, I started countdown to my retirement.

I joined the Justice Technology Services (JTS) under the Ontario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spring 2001. Late that year,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made a huge stride to convert the legacy mainframe system into new Web-based multi-tier applications. Over past 15 years I was responsible for several large-scale mission-critical IT systems used 24x7 by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mong those was a major application called OTIS (Offender Tracking Information System) with up to 10,000 users in all jails and probation & parole offices. In the first two years, OTIS had gone through a painful teething process, suffering per-

formance issues due to problems ranging from software design to network bottleneck. The situation even made it to the media and the system was teased by users as “SLOWTIS”. As a remedy, we then visited various user sites, large and small, collecting data and listening to users to understand their problems and the root cause of their dissatisfaction. After months of continuing improvements, OTIS began to get back on its own feet and entered a steady state of operations.

In the subsequent years, about a dozen peripheral applications and interfaces were built around OTIS, which became one of the pillars of the Justice IT systems. The team under my responsibility had matured over years and received several rewards for technical innovations and operational excellence. The OTIS application had gone through numerous upgrades in the past years. One thing worth mentioning was that we succeeded in a bold leap of faith, converting all OTIS applications from the Windows-based platform to the Linux-based one. This made OTIS the first mission-critical application in the Ontario Government to adopt the Open Source and thus saved huge operational costs.

However, it’s not always a smooth sailing. There’s an old saying: If it’s not broken, don’t fix it. It is true in a sense that any change involves uncertainty. For instance, when we made an upgrade for the Oracle database version, OTIS ran into serious performance issues in one key module. It took us three days to identify the culprit which was attributed to a change in the Oracle optimizer. In fact, Oracle recommended this change for the new version. So, who is to say that the textbook is always a bible to follow! Another recent example was an application called LSI-OR in our Branch that suffered a setback in its overhaul. It was one of the early adaptors designed by and hosted in the government’s .NET Center of Excellence. Regardless of tests that had been passed before production, it became inoperable and had to reverse back to the old application. It took nearly a year to relaunch and make operation stable.

There was another major OTIS upgrade (nicknamed OTIS Elite) to be launched before my scheduled retirement. This one was the most complex uplift in its 15-year history, as it would involve data model change. Not only would it be necessary to introduce multiple new modules and functionalities, but also must OTIS and all its peripheral applications modify their codes accordingly. This huge project had been several years in the making. Irene, my boss and Branch Director as well, was aware of its scope and impact. There was no comparison with any of the previous projects. She made it clear that she wanted the upgrade done before my retirement, because I had been managing OTIS since 2001 and become the subject matter expert. When all was set to go, there was about 90 days before my retirement.

Irene is a boss for whom I hold a lot of respect. She is capable, tough, and resolute, for which she earned a nickname Tiger. She and I had worked on difficult HR issues several times. Never once has she been shy away from making tough calls and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Although she oversees multiple lines of business, this time she placed priority on OTIS Elite. She said literally: “There’s no room for failure of OTIS Elite. Otherwise someone will lose a job.” I gathered that was because of the high visibility of this project and the bitter taste left by the recent LSI-OR setback. In short, the Branch’s reputation was at stake.

Most people would normally slow down before retirement and wait out the remaining time. But for me, the last 90 days before retirement was more like a 100-meter dash to the finish line. I was a lot busier than before, focusing on getting the production support team ready for the challenge. Every time we launched a new product, our team wa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its implementation in actual production. And this time, we were not just uplifting one, but a dozen interrelated applications all together.



*Irene & Zhen*

As in the past upgrades, any oversight could lead to a serious failure. The entire team needed to operate as one for precision and accuracy. But the odds of missteps were considerable as the experience told us. No one could afford to be overconfident and everyone knew uncertainty might raise its ugly head unexpectedly.

There were countless brainstorming and planning sessions, followed by numerous dry runs and dress rehearsals. Each member of my team was assigned tasks for various applications, either being the primary resource or the secondary in case the primary became unavailable for any reasons. Regardless of several years’ preparations, there were still new defects and bugs uncovered by testing. Teams were working feverishly to get fixes and fast-track them through a test and approval cycle. When the



clock was ticking towards the launch time, the mood was tense and nervous for everyone involved. It became more so when the CIO of the Justice Cluster started daily briefings with our management team. The CIO even made a call for a 3-week launch delay due to the unsatisfactory speed of user training that failed to ensure a smooth transition to new OTIS Elite.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It was six days before the final launch, when the Data Center team reported that they've noticed error reports: the SAN (Storage Area Network) showed metadata errors in the disks hosting the Elite data. They were however not able to remove the errors with ordinary tools. The Oracle Support suggested two options: (a) live with it since it was just the errors in the metadata area, not the actual data itself; or (b) backup all data and conduct a full repair. When I broke the news in the management meeting Friday afternoon, the atmosphere turned somber. Irene exclaimed: Why now! She recalled that 7-8 years ago, the OTIS SAN switches had suffered a catastrophic failure, which brought down production to stop and triggered for OTIS a disaster recovery period for days. The spectre of a looming disaster seemed to weigh on everyone's mind. The meeting resulted in no decis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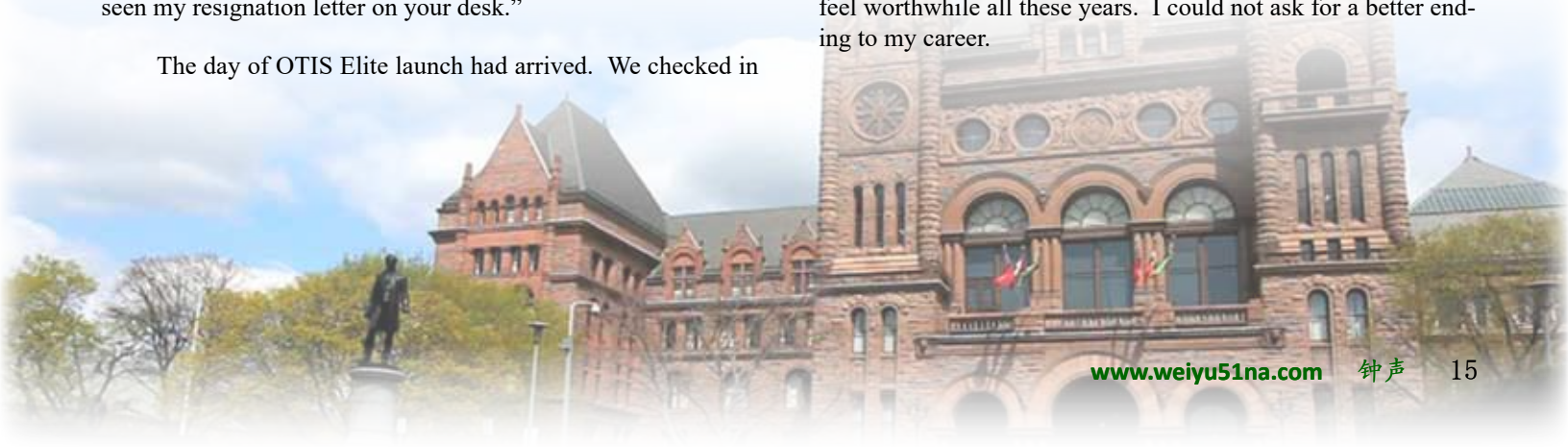
On Saturday, I organized joint meetings between our technical team and the Data Center team to analyze the pros and cons of both options. After each meeting, I sent a report to the management for assessments and directions. But no response came from Irene, nor from other managers. Apparently, we were in a dilemma and any wrong decision would adversely impact the launch. Some members were hesitant in taking a side without a senior manager's endorsement. I could feel the pressure on everyone, but time was running out. It was indeed a "to be or not to be" moment. Then I said I would take a sol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SAN repair. I reasoned that if we did not resolve the issue, we would be second guessing the storage defects any time the go-live ran into unexpected problems. Together the two teams discussed in detail the action plan for the repair with all precautionary steps in place for the worst-case scenarios. After technical brainstorming, all participants reached a consensus to face the challenge. Immediately after the decision, the Data Center team started the SAN repair. I kept sending emails to the management team, reporting the progress. Finally, after three hours, we succeeded in removing all the SAN disk errors. With a huge sigh of relief, I sent Irene and others my last email of the day, reporting the good news on repair. We could move forward again with no cloud overhanging the launch. Next Monday, Irene was very thrilled and appreciative of what we had done. I smiled back at her, saying: "If I'd blown up the whole thing, you'd have seen my resignation letter on your desk."

The day of OTIS Elite launch had arrived. We checked in

at a nearby hotel for 5 days (including the post-launch support). The team worked around the clock in two shifts. We completed the data conversion with a minor delay, uplifted all apps successfully and ahead of schedule, and finally the user testing gave a pass. In the Command Center dubbed "War Room", we sat around the table and started a Go-No GO vote among the chiefs representing JTS, the Ministries and the SW vendor. It was a unanimous thumbs-up by all parties. Photos were taken of this memorable moment for which we had worked so long and so hard. Around midnight, the OTIS Elite opened its gate, welcoming business users for the new era.

As we knew by experience, the decisive moment was the first business day when a few thousand users got into the system for business. We deployed all teams from app support to developers, from service desk to server monitoring. A flood of incident tickets was usually anticipated to be coming after each major upgrade. But to everyone's surprise, the number of tickets appeared normal as any ordinary day. The how-to questions were also low in numbers, thanks to excellent user training. No one imagined that the first day ended so uneventfully. The second day was the same. We deployed staffing around clock for three days. The night shift staff wrote on the board: "OTIS Elite War Room -- But it's so boring!" By this time, we realized that a miracle had happened. Never in the past 15 years had any major product scored such a smooth launch. This was a huge win for all involved. Our business partners were more than happy to welcome this pleasant surprise. JTS CIO and my Director, Irene, were all smiles, congratulating the staff members. What brilliant team work!

In the remaining 20 days, I accomplished two things. One was to complete another hiring competition in my area, and the other was to fulfill a promise I made, i.e., to deliver a Lunch and Learn seminar in our branch with the title "Achieving Work Life Balance". I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share my experience on how I maintained high productivity through healthy living, as shown by the fact that in my sixties I had not taken even one sick day in eight years. At my retirement party, the CIO praised me for setting the bar high for operations that inspired others to follow. I was deeply touched and humbled by the heartfelt words and good-wishes from my colleagues. Most overwhelming was my conversation with Irene. In addition to her impressive opening speech at the farewell party, she came to my office and had a long chat with me not as my boss, but as my close friend and colleague. What a parting moment! Her genuine friendship and appreciation was heartwarming that took me a couple of days to recover. She left me with a congratulatory card that made me feel worthwhile all these years. I could not ask for a better ending to my career.



# 说说在美国收藏的趣事

朱奎午 66届初中

跳，声音非常纯净甜美，这就是製琴大師们说：“小提琴用的木料，没有一百年是出不来声音的”原因。其次，就要看它的琴

来美三十年，经历的事情多，故事也多。

70年代，曾在上海的長宁区少年宫教小朋友拉小提琴，其中很多小朋友琴拉得非常努力，可惜琴不好，声音不悦耳，父母责怪之，回曰“琴不好，我有什么办法？”父母说：“明明自己不努力，还要找理由”，小朋友争辩说：“我们老师讲的！”这才堵上了父母的口。凭良心讲，孩子们说的可真是大实话。看了很多制琴大师的书，知道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哪里有旧的房子要拆，那些旧的房梁、柱子是最吸引他们眼珠的，因为他们知道那些已有几百年历史的木材才是做小提琴的最好材料。

来美国后，住在新英格兰的麻萨诸塞州，接触小提琴的机会多。看上的第一把小提琴是在波士顿近郊的一家古董店里发现的，那把德国琴，声音穿透力强，G弦深沉浑厚，E弦铿锵明亮，A、D两弦声音甜美，当即把它买下了。哪知这一爱好一发不可收拾。波士顿有个叫Skinner的拍卖行，一年两次的乐器拍卖会我都会去参加，那可跟参观博物馆大不一样。博物馆你是可以看，不能碰的，这拍卖会的预展非但可以摸，还可以让你尽情地去拉。那一把把名家小提琴背后，都有着厚重的历史，试着那一把把音色各有春秋的小提琴，犹如和历史有着面对面的交會，其中的韵味，非笔墨所能喻。若在其后的拍卖会上拍到了你所中意的琴，那个开心劲更不用说了。这样二十几年下来，竟收藏了三十多把琴。这下子事情就多了。

我收藏的绝大部分都是古琴，英，法，美，德，意大利，捷克的，各有千秋，在我的收藏品中，最年轻的是一把美国人哈第（S. Hardy）1930年制於纽约的琴。它选料非常讲究，琴軀、拉线板处都是镶金的，一拉，声音非常透彻亮丽，果然是把好琴。琴有年代了，就像人一样会有老年病或损伤，如面板有裂缝了，指板过高了，琴頸脱胶了，音柱移位了，这就需要及时修缮，若你送琴行修，化费不菲。我就认真地学修琴，多年下来也就练就了一身修琴的本事，也积累了很多提琴的知识。一把琴在手，首先要看它的材质，好的琴就是一件艺术品，製琴師绝不会馬馬虎虎用料，有的意大利琴，底板一点都不起眼，没有楓木该有的虎皮纹不说，有的甚至还有木节疤，但是一拉，声音就会吓你一

头（Scroll）了。古代的小提琴都是手工雕刻出来的，琴头是一切雕工的开始，每个大师雕的琴头都有他特别的风格，所以拍卖行做的小提琴目录，每把琴一定会有一張展示它琴头的照片。再下来，就得看它的button（即底板顶部中央和琴頸相胶合的半圆形处），行家把这button看为小提琴的身份证，每个国家，每个製琴師的琴在此处都留有其独特的特征。接下来再看面板的木纹是否均匀，F孔雕得是否规范，尺寸是否规范，一把琴若各方面条件都好，而声音不好则不用着急，可以慢慢调好的。我这里说的调控是指调整琴桥，音柱，指板，拉弦板或者面板内部特定部位的厚薄度，弧度，可千万别去动琴的漆水，一动就全完了，那琴就没有价值了。

一年二次的Skinner拍买对弦乐器的爱好者来说可谓二次盛会，参加者不但可以幸会很多好琴，还是琴友重聚的机会。我在那里认识一位小提琴发烧友，60岁左右，頭髮基本全白了，原先以为他是日本人，后来交往深了才知道他是波士顿的华裔建筑师。每次预展碰面了，都会拿着他相中的琴来要我拉Butterfly（即梁祝小提琴協奏曲）给他听。待到第二天拍賣會，他的太太一定會跟著來，在旁邊敲木魚，即不許多買，每次只能買一把，所以對他來說，拍賣會前一天是最開心的，因為可以玩很多琴，拍賣會當天是最痛苦的，因為太座在旁監軍，再喜歡，也只能買一把。

1912年英国 Hill & Son 小提琴



1884年的有罗文島尔签字的德国小提琴。琴头背面刻有Old Bull（声音洪亮如老牛的吼声）Concert Violin（獨奏小提琴）。



大凡喜欢艺术的人都不知不觉地会发思古之幽情，有时拿着自己收藏的小提琴，看到F孔中贴着的标签，“Louis Lowendall Dresden Anna 1884”，（路易斯·罗文岛尔1884年製於德累斯顿）；“W. E. Hill & Son, London, 1912”（威廉·埃伯斯沃思·希尔父子1912年於倫敦），心里感到惆怅不已。1884年，1912年，这是什么年代啊！日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生於1884年。那时蒋介石，毛泽东都还没有出生。1912年，滿清皇朝宣告逊位，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其后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杀戮和迫

害都还没有发生。如今，这些英雄也好，不可一世的枭雄也好，都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然而这些积聚着人类智慧的艺术品却还是那样的完美，那么令人叹为观止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真是不可思议。

行文至此，由于篇幅的关系，不得不考虑收尾了，希望下次能再和大家分享在美国收藏中国艺术品的故事。

2016年12月30日写於费城

小的时候总是最喜欢过年了。那个时候物质贫乏，过年就意味着有新衣服穿有零食吃。我记得有一年在北京工作的姑姑回上海过年，在市百一店给我买了一条纯白有很多花边的合身连衫裙，拿回家包装纸都还没有打开，父母就已经决定要去退掉换棉袄罩衫。后来看我哭了起来，他们才折中替我换了一件大好几号的草绿色军装，说大一些能多穿几年，军装又耐穿，长了个穿不下了还能给妹妹穿。后来姆妈又帮我在领子上绣了二块红丝绒，那件军装就更成了过年出客穿的好衣服了。

那年代过年才有配给供应糯米、白糖、芝麻、花生、核桃、瓜子之类的南北杂货，所以常常在过年前帮姆妈大扫除的时候，就已经清理出写字桌的抽屉，和妹妹两人一边一个，单等大年初一，祖父、祖母、叔叔、婶婶取代压岁钱而用糖果盒子给我们装的各类吃食，我和妹妹两人总是如获至宝地把玩良久，再用各种瓶子和罐头分门别类地装好，藏到抽屉里慢慢享用。我这人嘴馋自控力又差，所以我的吃食总比妹妹的吃得快。妹妹总是精打细算地要等我吃了两次才去开一次抽屉。大人们总是嘲笑我老鼠不过隔夜食，年年过年拉肚子，又一致不相信妹妹小小年纪那么有定力，为此好几次父亲趁妹妹走开或睡觉时去偷吃妹妹的定粮，妹妹也有本事每一次都能察觉三角包包法变了或是橄榄或糖粒少了，每一次她都在向姆妈汇报的同时，斜眼白我几下。

多年以后父母带了我们另立门户，可是每年过年的年夜饭，却一定是在祖母那里吃的。我现在对上海过年的记忆，多半是在祖母的老式石库门房子里。大年夜下午祖母的厨房就是一片嘈杂纷乱，叔叔婶婶围着祖母给她打下手，常常是越帮越忙最后给祖母哄出来。我们小辈的顶多只有帮忙摆桌子、排椅子、放碗盖的份，因为家里人多，总是大人小孩分两桌。我算是长房长孙女，破例受邀坐大人桌，可是我却一惯人在曹营

心在汉，敷衍不过几口就混到小孩桌上去插科打诨了，还冠冕堂皇地号称去管教弟弟妹妹。我记得有一年妹妹和堂弟弟拼老酒，妹妹酒量惊人，几杯绍兴加饭酒下来，就把堂弟弟吓得钻到饭桌底下去死活不肯出来了。

酒足饭饱之后，就和妹妹一起耍赖要住在祖母家，祖母总是安排我们睡三层阁楼，新缝的被子总是刚刚晒过香喷喷暖融融地好入睡。大年初一老虎天窗的阳光极早地射进来，总是兴奋地一跃而起，楼梯一路跑下去，祖母和婶婶总是已经双手沾满了糯米粉，炉子上的水也煮得沸腾腾了，祖母的宁波猪油汤团是顶讲究的，一定是自家石磨磨出的水糯米，沥水滴干，芝麻是石碾子自己碾的，和上猪油绵白糖，一手一手捏出来的。

年初一吃过汤团，父母就来接我们去好婆家拜年了，好婆是纤巧精细的苏州人，年初一茶几上总是一排放了吃食，并且每样都取一份塞给你，瓜子是开口和合，长生果是长命百岁，芝麻是节节高，糖是甜甜蜜蜜，桔子是一团福，每样都有个讲头。一会吃午饭，满桌的精美的小菜里保准有黄豆芽，好婆说那是如意，每人都要尝一口的。菜虽然多，饭却也必定是要盛一小碗的，好婆说那是新年里捧牢饭碗，一小碗饭三口两口能就吃完，碗底下又照例有个荸荠，好婆又有说法，说那是元宝。

来了美国好几年，读书的时候，中国年总是已经开学了，忙起来就无暇顾及了。可是每一年的大年夜，却总有办法从别的州弄来鞭炮，驾了车出去漫无目的地地开，找到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空地，就跳下车来放一百响，然后又不敢等到炮仗全放完就落荒而逃，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了。

到了美国来，象象样样地过阴历年，就成了永远的梦了。

# 过年

孙雯

81届初中

微散文

# I Had A Heart Attack!



Benjamin Chang Class 61 Sr.

It was a bitter cold night on December 5th, 2009. The clock struck 9:25. I stepped out of a hot shower, ready to get dry and dressed, when all of a sudden I felt a stabbing pain in my chest. I thought it would come and go, as had happened before. But this time the pain stuck. As the pain grew worse and more uncontrollable with each passing second, I knew I was in deep trouble. The next moment I was seized with a sudden urge for the bathroom. While there, I looked at myself in the medicine cabinet mirror, only to find my face death pale. Meanwhile my top pajama was wet through as if soaked with water. I was alone at home while the rest of my family wa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I had nobody to turn to except myself. The pain was so bad that it almost knocked me out. But I managed to pick up the phone and dial 911. The operator instructed me to chew two aspirin tablets, assuring me help was on the way. She kept talking to me so that I would remain conscious.

There was no delay for the ambulance. Within five minutes or less, one arrived together with a fire engine. A female aide showed up with a portable EKG unit. I took a test and my heart wasn't working properly. She gave me an injection plus a few drops of nitroglycerine taken orally to reduce pain. She explained that my pain had to be down to 1 or 0 on the scale of 1 - 10 before I c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ambulance and ER. What followed was more nitroglycerine and more waiting until the pain was gone. Only then was I carried downstairs to the waiting ambulance. I had previously seen so many ambulances speeding by with shrill sirens. But least did I expect myself to be in one of them some day. While the ambulance was moving swiftly in the quiet night, the aide lost no time in calling to alert the emergency room of UCSF that a patient was on the way. UCSF is one of the best hospitals in the nation, ranking 5th probably.

Twenty minutes after the initial symptoms of the heart attack, I was wheeled into the ER where a team of ten medical personnel, from doctors to

nurses and assistants, had already been assembled, waiting for my arrival. I was given a repeat EKG test for confirmation and the on-call doctor declared that I had suffered a heart attack! So devastated was I on hearing this that questions were racing through my mind. How bad was the attack? What were they going to do to me? Would they cut my chest open? Would I die on the operating table? I was so stunned and didn't respond to a question from another doctor quick enough. She turned to ask somebody nearby, "Does he speak English?" What a question! Did I speak English after teaching English in both countries for nearly 40 years? Then I was informed that I would be transferred to the procedure room. I couldn't figure what kind of procedure was being contemplated for me. Then and there two pretty nurses approached me from either side, electric shaver in hand. They were going to shave off my body hair as the procedure required the insertion of a catheter to drain urine. But I felt too embarrassed to let the girls touch me. What if one of them was to do the insertion for me? You know what I mean. The two nurses backed down with a puzzled look, thinking what a weird guy I was!

Around 10:00 p.m. I was in the procedure room where an interventional cardiologist was waiting for me. He was a young promising deputy director

at UCSF, originally from Armenia. Both his first and last names were so long and difficult to pronounce, as is the case with Armenian names, that he was simply addressed as Dr. YY, taken from the first letters of his names. I learned later that the procedure was called angioplasty which involved inserting a balloon to expand the blood vessel for a stent to be put in place. Dr. YY worked hard and in the process he exchanged a few words with me, asking me if I was on Viagra(伟哥), which is known to have induced heart attacks. But I wasn't a sexually active person. At the end of the procedure, Dr. YY stepped up and said to me, "You're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How come I

wasn't out of danger yet? He added that the complication came from my main artery which was calcified, or hardened; and that he had made three attempts in vain to expand the completely blocked artery. The fourth time he tried, he made it, barely planting the stent in place. I was lucky enough to be in the hands of a very experienced, determined cardiologist. What would have happened to me if he had chosen to give up halfway?

By the time I was in the ICU, it was 11:00 p.m. I had a sleepless night. I thought of many things: my uncle who died of a heart attack at the age of 54 in 1948 when the stent procedure was non-existent, the efficiency and competence of the ambulance and medical staff, and the most advanced medical care in the world that saved my life. More than ever before, I had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a better place to live not because of its high living standards, material wealth, or all the finer things in life; but because of its superior medical system that makes quality care available to all the common folks alike.

However, that's not the end of the story. In the following days at the hospital I suddenly became a "celebrity", busy meeting with med students, residents, fellows, and well-known doctors, you name it. There was always a stream of visitors. So I never closed my door.

One doctor stopped by and said casually to me, "You're really lucky. You called 911 soon enough and your heart muscles suffered little damage." Another time, a couple of students asked if they could come in. "Sure, by all means," I replied. "Use me as a guinea pig." They checked my heart and disappeared without a medical opinion. I was literally treated like an animal in a zoo. I had no clue why they were so interested in me. Perhaps I was a rare case worthy of research. The experience was both annoying and interesting. I was annoyed by lack of privacy, but interested to meet people.

Since I wasn't cured yet, what was next? Three options were presented to

me. The venerable Dr. Crawford suggested the conservative method which involved the use of the best available medicine (\$400.00 for a 30-day supply of Effient) to protect my heart and keep it from worsening. The second option involved the use of a tiny router (钻头), very much like a carpenter's router, for drilling to enlarge my artery. Who was capable of such a delicate complicated procedure? It was Dr. YY, for sure. For he was a rising star. By-pass was the ultimate option, all failing. It was finally decided that further treatment through drugs would be best for me. But it didn't work well long, as proved later on. I ended up with option 3 three years later.

I was discharged from hospital after spending four stressful days there. And you can imagine how happy I was when I was helped by wife back into the familiar house alive! As the saying goes, 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

I wish to conclude with a word of advice for you. In the case of a heart attack, may God forbid, don't be your own doctor, don't prick to let out blood, don't believe the first three minutes are crucial, and don't listen to any ideas that have no scientific bases. Instead call 911 without delay to save your bacon.

昨天晚上是奥斯卡之夜，看AVATAR和TATANIC的大导演James Cameron和他的第N-2前妻冤家路窄地互掐最佳电影最佳导演，真地很过瘾。大明星大卡司在科达影院济济一堂，也是真的闹猛，只不过人堆里面没有看到李安，说来也不奇怪。李安最近拍的那个" TAKING WOODSTOCK"几乎拍成了文献资料片，虽然我是喜欢的，但是这样一个嘻皮的故事拍得很沉闷很拖沓，不入主流也是很可以理解的。李安奥斯卡之夜不在LA，那他很可能和我们一样，磕点瓜子汨口红酒，坐在自家沙发上好奇他1/6000的投票到底是个啥结果。

前些日子去法拉盛玩，东王朝酒足饭饱后，去找到图书馆对面斜街里兰兰发屋的阿福。阿福开始帮我剪头发要追溯到十年前，那时老大还只是BB，老老小小一家人浩浩荡荡去法拉盛吃喝玩乐。阿福那时候刚从上海丢下老婆女儿跑到美国不多久，安顿在法拉盛做剃头师傅，他的美国梦自然是破灭了，我老爸老妈至今都记得那个口口声声“天天杀人天天杀人！”的阿福，那个时候离兰兰发屋不到二个BLOCKS的勉街WENDY 'S刚刚发生了灭绝人性的凶杀案，每个人都吓得绕道走。

十年以来只要去法拉盛我们肯定会去阿福那里找他，即便我自己的头发有时不用修剪，老公儿子女儿总能找出一个来让阿福修一下。阿福的手艺是真的好，剪我的羽毛式发型，他不是象美国店里用剃刀削而是用剪刀把头发拎起来一撮撮地修，同是上海人总能聊得来，他剪头发耐心很好，一边剪一边会告诉我一些他上海家里的琐事，也一定要骂一骂克扣小气的老板娘，对于我对自己发型的任何幻想，阿福基本上给予全盘否定，照他的说法，我的脸型发质身份年龄，还是目前的发型最太平，其他的就纯属是

## 李安和阿福

孙雯

81届初中

异想天开浪费钞票。

有几年没有去法拉盛了，没想到阿福还在兰兰发屋，还是靠门的头一把交椅，阿福也还是老样子，除了顶上头发少了些。阿福见到我们也高兴，还能记得我们是新泽西去的，我问候阿福，“女儿很大了吧？”阿福既高兴又惊奇我居然能记得他有女儿，回答说也到美国了和他同住呢。阿福说起近在咫尺的女儿好像还不如从前想女儿的时候眉飞色舞。我忍了一下没忍住，“孩子大了自己有主意也是正常的，女儿心里跟爸爸总是最亲的。”阿福说，“昏倒啊，侬真结棍，侬哪能就看出我对女儿有不满意了？侬晓得的呀，我十多年来撑在这里，为来为去就是为这个女儿，可是她到好，居然英文都没过关，跑到这里来还要补语言，二十多岁来，打工都打不下来。。。。。。不瞒侬说，我自己还欠了好几万的赌债呢。”这一下轮到我要昏倒了，接不下话题我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墙上贴的那几张照片是李安吧？”阿福也轻松起来，“是啊是啊，他是我们老板娘十多年的老主顾了。”“侬也帮伊剪过头发啦？”“其实谁帮他剪都可以的，李安是个老好人，他跑来自己就坐在那里。撮气的是我们老板娘，要是她人在就一定要亲自出马，不肯让我们别人碰的。”阿福说，“那两张照片都是我想到的，李安坐在当中大家围着他，他一点意见也没有，是很客气的好人啦。”

这正是很多媒体所报道的和我想象中的李安，虽然是身处好莱坞风口浪尖的大红人，却更像一个“荣辱不惊”和“去留无意”的学者文人。我敬重也喜爱这样的李安。

三月九日，2010 奥斯卡之夜

# 法国游，同学情

蒋青 65届初中

今年（2016）我参加了我们65届初中同学的两周法国游。

是原四班的韦文采同学去年最早提出想法，主旨是去法国南部游，观赏薰衣草——这当然是女生们的尤爱。经我们这届的优秀组织者、大管家田总经理——八班田易同学安排，与上海华夏旅行社筹划而成。（数年来田总从同事、客户、同学组团，已与华夏一起组织了多次世界各地景点精彩、行程舒适的旅游，团员中往往都有一部分位育同学并家属。）而这次共24名团员全部都是我们位育65届初中的同学（其中一半以上又都是当年永嘉路第二小学的同学）及家属。去年我们刚在上海举行本届毕业50周年会聚（见上期《钟声》我的感怀报道）的激情尚未完全平静下来，某些未能参加去年聚会的同学又是毕业后50年未见过面，不难想象我们在（大部分人）退休之后能结伴异国畅游该有多亲热，多开心！

按说我们这次旅游的时空条件并不怎么好——为赶薰衣草盛季，7月上中旬正是西欧的大热天；旅游旺季所以费用也不菲；欧洲尤其法国今年因经济、罢工、难民、恐怖袭击等问题不大太平；恰逢足球欧洲杯在法国，更增加了些骚动的可能性。法国已警告仍有恐袭威胁并延长了紧急状态。中国驻法领馆提醒中国人在法出行注意安全，美国也警告近期欧洲会遭恐袭。对这些我们不少人也顾虑过，犹豫过。但是与这些“天时”、“地利”条件相比，我们的“人和”太好了，与同学同游的情意欢欣压倒了一切。正如四班王师尧同学出发前在微信群里所说的，我们颇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气概！

大部分同学是5日半夜从上海出发的。前一天起沪上台风暴雨，取消了不少航班，大家的心都揪起了一——这出发就有险啊？直到当天晚上才较平息，得以按时成行。原四班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恒达同学则从北京起飞，在巴黎转机时汇入大队。而我们从美国前去的五位——王师尧夫妇先经马赛小游一日，八班的我经由德国法兰克福，再加六班的薛嘉禾、熊谊民（66届初中）夫妇，于当地时间5日傍晚抵达首站——法国东南角的尼斯（Nice）。6日早上在机场全队亲切会合了。嘉禾谊民夫妇尚未退休，2016年已几次外出，假期不多了；而且嘉禾近年晕机呕吐较严重，但他们还是决然请了假要与同学同游。谊民说嘉禾平时在家较沉闷，只有与老同学见面或通话时，他才会眼里绽放出发自心底的自然笑靥和光彩，滔滔不绝讲个没完。这不，他落地尼斯后因机上大吐，搞得身心俱疲。但休息一夜，第二天一见大队同学，果然马上神气十足，寒暄调侃，谈笑风生。早就听说是中国研究尼采专家的杨恒达与我在永嘉路上“上海职业妇女会幼儿园”（后“康健幼儿园”）时就是同学（那里还有后来初中四班的项日槐，六班的陈维），初中毕业后仅近年才在美国和上海见过一二次；现在一见面就说这次跟我将住宿同屋很为高兴。算来全团包括了原初中二、三、四、六、八班的同学，其中三班最多共5人。

进入尼斯，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望无际地中海的长长海滩，马上被它的美丽吸引住了。我们在滨海的盎格鲁大道上漫步，首次全体合影。在小山顶临海眺景，然后漫游城区。当时谁都不会想到这个城市，这条大道后来也算是我们的一个惊心动魄之地。第二天游建在悬崖上的埃茨镇（Eze），崖顶有仙人掌类的小植物园。大家都沿挺陡峭的石头小道努力陆续爬上了顶端眺望小憩，但不久发觉只有杨恒达未达顶而在半道小店与人攀谈“采风”。后来导游说当年尼采就是在这里边爬边构思出了他著名的《查拉斯图如是说》，此小道也因而得名“尼采路”。于是我“恍然大悟”地告诉大家，看来恒达之盘桓而未登顶是有其原因的！

尼斯的滨海大道上



紧邻尼斯，倚山而建的世界第二小国摩纳哥公国仅略大于梵蒂冈，是南濒地中海，其余三面被法国包围的“国中国”。我们的大巴车沿绕山弯曲起伏的公路入境时不由想起原美国影星，后嫁给摩纳哥兰尼埃三世的格蕾丝·凯莉王妃驾车出游时就是在这样的公路上，因心脏病突发，导致车祸殒命。议会、法院、教堂紧挨在一起。我们入教堂参观，在里面格蕾丝的陵墓前凭吊。“大王宫”不能入内，也不算豪华，门前广场上卫兵严步往复巡行、换岗。摩纳哥的蒙特卡洛因赌场及F1大赛而闻名。大赌场挺气派，我们未细看内场，未参赌。见大厅近门口处一女郎塑像，双手在身后托捧一巨大牛角，里面满满的钱币似将滚出。我们冲上去，作势用包接住照相“发财”。赌场外就有一处全世界角度最小，最急最险的赛车弯道，世界顶尖高手都以此完赛为荣。

来到法国，香水还是要关注一下的。第三天我们路经格拉斯(Grasse)的名牌“花宫娜”工厂，大致了解了香水香精的制作过程，少不了各人选购了一些馈赠亲友。然后来到了影城戛纳。海边的电影宫线条简明色彩亮丽，虽然没赶上明星们走红毯的时机，还是看到了门前据说比好莱坞中国戏院前那条还长的“星光大道”，且据导游指点找到了唯一华人——王家卫导演的手印。在蓬皮杜总统塑像前留了影，逛过棕榈树掩映的时尚街区后，大家来到沙滩上。我们挽起裤管裙摆走进海水里，拉手搭肩成一排，朝晴朗的天空振臂呼喊，踢腿溅水，好像要一起重温少年同窗时的天真烂漫，放飞心情玩疯了！

以往与华夏旅行社合作的多次出游，他们的老总——经验丰富，热情爽朗的潘先生常亲自前往，带领、打点一切。这次他不去（也是为节省我们的费用），任务就全落到了田易“田大队长”身上：联络地陪，一起商讨调整每天行程细节，知会大家注意事项，安排餐馆旅馆房间，协调照顾各人某些特殊需求。同学们都看到她每天打足精神，非常辛苦，同行的她丈夫徐先生、弟弟田超、在英国工作的大儿子小徐博士也不时要帮帮忙。同时她也赋予原三班同学，曾任上海戏剧学院党委副书记的葛朗（注）“副大队长”的职务，一起照看、帮助同学们。此外跟以前随华夏的几次出游一样，这次行前潘总还请六班的同学，曾是上海金山石化总厂领导成员的陆志明担任“安全员”。他负责地在各旅馆景点集散上下车时清点人数及行李，还特别关照大家鉴于法国时有偷扒，下车卸箱包时别拿到自己的就走，最好仍围在车边待所有行李都被我们团友领完再一起离开，以防一时未领走又无人看着的箱包被偷儿趁乱牵走。所以这样几位原领导过大单位的同学带着我们这个小组该是得心应手的了。葛朗尤其因工作的关系参访过世界很多国家的文化活动，见多识广，这次游程中还帮大家增长了不少知识。

天天说安全，还真碰上件意外了——在尼斯第二天的傍晚去就餐时，因一天活动后都有些疲乏，虽餐厅只在二楼但见有个小小的电梯大家就分批搭乘。不料我随七八位

同学首批挤入关门按钮后，电梯老不动，再想开门退出却怎么也打不开了。我们只能打手机让外面的同学导游找当地负责部门来救援，还不知什么时候、会不会来。时间十分，十五分地过去，逼仄的电梯内空气越来越闷热浑浊，彼时说大家一点不紧张那是假的。原二班的汪仕清同学夹在我们几个大男生中间，已口燥头晕吃不消而蹲到地上了。我想今天真是碰上小说电影里才看到的情景了，也只有尽量冷静下来，积蓄精力，准备长时间坚持吧。最后，一直在电梯门处琢磨鼓捣的葛朗忽然发现那门似可撑开一条缝，于是几个同学再一起奋力把它撑大些，大家赶紧挤了出去，这才脱险！外面的团友们早已急坏了。

我们最早三天入住的那家四星酒店基本都是海景房，条件挺舒适。在阳台远看是无垠的地中海，眼前则是游艇列泊的港湾，各国旗帜飘扬的船只络绎进出。我们每天活动完毕回来晚餐后常结伴趁着“长天落霞”在港边散步叙旧。名叫“摩纳哥门万豪”的酒店仍位于法国境内而紧靠着摩纳哥，靠得近到何种程度？直到我们第四天一早要上大巴出发前才知道，居然酒店停车道旁的一条白线就是两国的国界线！于是大家争先恐后地留影，过了一把“脚踏两国”的瘾。

别了“摩纳哥”酒店，我们便在较近地中海边的法国南部一路向西，开始进入大普罗旺斯(Provence)核心区。



瓦朗索勒的薰衣草田里

区。7月9日中午途经一家漂亮的小餐馆，在它顶棚绿影婆娑，四周鲜花围绕的庭院里享受了一顿特别美味的西餐。下午在圣十字湖(Lac de Ste-Croix)，分乘几条脚踏式自助游船游弋于湖湾深处，高崖下石洞口。黄昏前终于在瓦朗索勒(Valensole)见到大片的薰衣草田了，犹如一道道弧形起伏的淡紫色波浪，汇成一望无际的花海。大概除了我似乎不大感兴趣以外，不管男女同学都没入这“海”里狂拍海照了。10日观光阿尔勒(Aries)，到了梵高的名画《夜间露天咖啡座》所画的那家外观黄色的咖啡馆，

和他最后精神失常割掉自己耳朵后休养的那家医院旧址。

游法以来当然天天从电视等媒介中被欧洲杯的消息环绕着，11日决赛法国以0比1输给了葡萄牙，让原先兴奋非常的法国人沮丧不已。让我们在此旅游的外国人好象也有点为他们惋惜。

我们11日进入尼姆（Nimes）地区后，从公元前罗马开始统治时期留下的遗迹——伟岸厚重的古建筑物便多起来了：在层层高大的看台和走廊围绕起来的椭圆形竞技场里，配上机里传出的解说录音，让人不难想象昔日场上人与兽、人与人血肉相搏的勇敢和残酷，场外的斗牛士塑象也吸引了我们与之合影。建于公元一世纪，此后即为尼姆市民供应了五个世纪自来水的嘉德输水桥（Pont du Gard）巍峨雄壮，起码十几层楼那么高，横跨三百米且全由巨大的石块筑成，不由人不惊叹外国古人的匠心伟业。建筑工程师薛嘉禾一路上常结合景点给大家讲解一些有关知识。12日参观的奥朗日（Orange）的古剧场跟竞技场有些相似之处，观众看台呈环半圆形；它最触目的特点是舞台宽延至近百米，而其背景是一整面好几层楼高，嵌有雕塑的墙。外观古朴的阿维尼翁（Avignon）教皇宫（Chateauneuf-du-Pape）在十三世纪住过7任教皇，有如小型梵蒂冈，也曾是要塞和城堡。内部却是座大殿小厅，廊道迂回的迷宫，后改造为国家博物馆。宫旁罗纳河上的贝内泽桥建成后因毁于洪水遭废弃，原20多个桥拱仅4座残存至今而成为有名的“断桥”。



旗袍秀

象前几次与华夏旅行社合作出游时做过的那样，这次田大队长出发前就关照每位女团友至少带上一件旗袍，准备在法国适当的场合，来一场彰显我们东方女性风韵的旗袍秀。12日傍晚，大巴车从大路拐入一段幽深小道，停在一座旧庄园楼房前，这是我们将下榻两晚的“鲁珊城堡”旅馆。下车四下观望，入楼登记，只见花园池塘雕塑，古色房间家俱布置，一切都透出昔日精致，但如今稍显颓圮凋零之势。据说楼房建于十八世纪末，几年前“修旧如旧”的。可能我不大会欣赏也不太懂吧，不少团友尤其是田易那来自英伦的大公子说就是喜欢这洋色古香的韵味而赞不绝口。难怪当时车还没停稳，田大队长就高声通告大家：“我一路上一一直在留意旗袍秀的地方，现在看这里氛围不错，就是它了！请大家明天早些起来到这花园，男生们‘长枪短炮’伺候！”于是次日大家特地早了一截起床早餐，然后身着各色旗袍的女同学和夫人们如只只彩凤款款飘入花园。虽说都是上了点年纪的妈妈、奶奶、外婆了，但大家都落落大方，或绿荫下三五成群各摆pose，或庭院门前并肩排开，燕瘦环肥尽展风姿——如今华人大妈广场舞都满世界跳呢！男士们当然忙着摄影摄像，唯有杨教授恒达特享了一项殊荣，被邀站到中间，接受两旁美女们的注目礼，乐得他嘴都合不上了。虽然旅馆里除了工作人员住客并不太多，我们还是引起了一些注意，有些欲罢不能，以致导游要给上午约定参观的葡萄酒庄打电话道歉迟到了。



奥朗日的古剧场内

几天来沉浸于这些古迹的我们却被又一件险情再次拉回到了现实：在进教皇宫排队时，或因杨恒达略显发福象个大款又背了个比较别致的皮包，身边一个戴头巾的女人老贴着他，最后用手上挟着的衣服作掩护在摸他的包。恒达惊觉后责问她干吗？她才“王顾左右而言他”一会后讪讪离去。大家得知此事后更加提高了警惕性。

看了葡萄田，参观车间大致了解了酿酒过程并少不得品尝几杯后，中午到达了傍泉流山溪而建的“泉水镇”，这泉水是法国最大，世界第五。游客不少挺热闹，门窗洞开的餐馆就靠在溪边，在旁枕清流，四面来风的舒畅中用完午饭，先就快意了。饭后三三两两随游人沿着溪边渐次入山，右手边时急时缓的碧流澄澈见底。弯曲之处，或是小桥栏杆，或形成个小瀑布，或有一截流棚屋里不知作何动力的木水轮。虽然天挺热的，上坡还得费点劲，但我不觉甚累，何况随时可往右下几步到水边树荫下，看那溪水以阵阵涟漪抚过亭亭碧立的水草，鱼翔浅底，野鸭游弋……。渐渐觉得身边的同学越来越少，原来多在路边的饮食小店小坐叙谈呢。而平时有点懒的我那天不知怎的



倒有走完这近一公里路登顶一探泉源的决心。最后只有小徐年轻人一马当先，再加上王师尧夫妇和我到达了那巨石堆迭，深不可测的山泉洞口，留影存照。也许我属乐水一族，这是南法行程中我最感舒适的一个游点了。

此次游法行程中，老同学们都互相照顾帮助谦让那是不用说的了。首先是几位一路以来一直跑前跑后抢好镜头，热心辛苦为大家摄影服务的同学：有专业训练的三班“李大师”和铮，画家田超，以及四班陈博夏、王师尧等；葛朗和原六班的汪德铭行前都租了WiFi分享器随身带着，外出活动时就让走在周围的同学都分享了随时可用手机上网的便利；杨恒达说看葛朗常遇难而上吃苦在前，与陆志明等一起招呼、照顾同学们，尤其是那次“电梯险情”中，“这才是领导干部该有的样子”；大家也一再赞扬汪仕清的丈夫项先生的精神——他比我们年长，有肺气肿等病体质较差，这次上下飞机还要了轮椅服务的；但他乐观参游，走路、上山时大家怕他累着，常劝他多休息，可他居然都坚持下来了，而且爽朗热情，常主动为大家拍照。

团内大多同学是游过巴黎的，其中韦文采和三班赵为民、李和铮三位将在后天抵巴黎的首晚就先离团回沪，而杨恒达会更早离开重访他早年留学的西欧别国。所以13日晚餐毕回鲁珊城堡旅馆不久，大家又在庄园楼前庭院里拼拢简易桌椅，凑起了满满一长台红酒水果、蜜饯饼干，办一次欢送会。恒达又成了晚会的注意中心，大家坐了好一会儿怎么他还没出现？我上楼进房探看后回来汇报：“他极其认真对待此次欢送会，‘香汤沐浴’毕正在更衣！”当西装革履笑容满面的恒达步出楼门，全场热烈鼓掌。大家围绕着他谈起了许多小学、初中的趣事，忆青葱友爱，感世事巨变，喜此番同游，愿互珍晚晴，情谊长存。接着，当年就歌喉美妙的汪德铭同学先行献唱；恒达更兴致勃勃，继他特别喜欢的“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之后还唱了一个滑稽戏《三毛学生意》里的苏北小调。而陆志明夫人周女士当即和以稍有不同的另一版本；我则也应要求凑趣一个上海家喻户晓的“六月癩痢真苦恼”和评弹《三笑》片断，以为雅俗共赏也。我们还邀了一周来已很熟稔的导游小刘和意大利裔司机参会，当然司机先生可能因连日劳累又毕竟不谙汉语不久便退场了。是夜皓月当空，花园静谧，凉风习习，我们直谈到相当晚，最后惊觉不能影响了楼内其他住客和自己的休息，才意犹未尽地作罢。

14日先到的红土城的山土石因含赭石而呈红褐色，当地原

有个就地取材的颜料厂。绿树红岩各种角度相映对于首见者当然也是不错的景观，而我和田超因都在江西下过乡，看多了红土山，所以就不觉得有多稀奇了。因恰逢环法自行车赛，下午去“石头村”的路段两边有不少停了车，摊开野餐装备以观赛加油的法国家庭，很多路口还被警车封闭只好绕行，较晚才到达“石头村”。我们先来到一段刻意未设护栏，但据说是视野最好的山景点，由此果然看到了这个中世纪村落全以花岗石垒成的建筑紧邻错落地雄踞于山岗上。不无战战兢兢地在此“豁口”顶着大风照了相后，到了山顶的村镇里，一下子那风更是力大无比，稍不留神稳住脚真能把人刮跑。我只能猫起腰，像电影里躲避枪林弹雨那样，看准了从一处墙角迅速奔向下一个“掩体”——好像不比我待了五六年的风城芝加哥逊色。来到山脚下时风停了，只见映衬着黄昏的余晖和塞南克修道院（Abbaye de Senanque）的背景，面前一片虽不太大但比较整齐的薰衣草田显得格外漂亮。

15日清晨，媒体里传来尼斯盎格鲁海滨大道上欢庆国庆之夜发生卡车袭击的消息，八十多死成百伤，全法国、全世界为之震惊哀伤，而那就是一周前我们刚到就散步合影的地方啊！不要说什么侥幸躲过的话了，我们真切地感到恐怖袭击已将全世界的人们都联系到一起了，反恐和维护平安定真的不仅仅是一句口号！

15日早上先送别了杨恒达，我们在尼姆火车站上了法国的“高铁”（当然比不上现在中国的），三四个小时的车程让老同学们有了更充裕的休息、谈心机会（我就趁此时间向陆志明请教了海外同学常会好奇的一个问题：现在国内的许多朋友相当“有钱”，一般的来源是哪些？）。然后就是——巴黎！随大队步出火车站，我终于首次踏入了这时尚之都。

午餐后先驱车经过了气派不凡的荣军院，据说那里现在

#### 送别晚会



是在军事博物馆，还有拿破仑的陵寝。接着首访巴黎歌剧院，赞叹于那豪华精美的大厅，回廊，楼梯，以及剧场，包厢和宽大进深的舞台，仿佛就可以闻见一幕幕歌剧正在上演的情景声音。随后参观罗丹博物馆。看似比较平实的馆楼里收藏着他一生各时期大量绝妙的雕塑艺术品，看完可以感觉到，正象他最著名的作品“沉思者”那样，每一件雕塑都渗透着他对人性的深思，而后把其中最美，最深刻，最令人悸动的那一刻张扬出来，所以都能那么吸引震撼人。观毕我们在馆内漂亮的花园里漫步，在茶点室小憩交流观感。在埃菲尔的对岸，衬着铁塔的背景再次合影



埃菲尔铁塔下

后，我们就送别了先行回沪的三位同学，其余的团友登上了塞纳河夜游的渡轮。说是夜游，其实天还没黑故未见什么灯火。我们由西向东溯流而上，穿过一座座桥梁，初览了两岸边的景点：大小“皇宫”，协和广场，国民议会，奥赛博物馆，卢浮宫，西岱岛上的圣母院……，返程时则从西岱岛北而过。

16日上午我们驱车一个多小时先去了巴黎东南的枫丹白露，从最初的狩猎行宫开始，那儿住过多位国王，也是王室婚丧大典常选之地。可能地处偏远些，游客不太多，较为幽静。下午又赶回西南郊曾为法国宫廷贵族活动中心的凡尔赛宫。到那里还不算它最繁忙的时候，我们也在门口广场上烈日下排了近一个小时的队。两宫内部似有相象之处，都有国王王后的寝室，大套间，客厅，会议厅，舞会厅，大展厅，教堂等等，无不雕梁画栋，吊灯彩穹，金壁辉煌，极尽富丽堂皇之能事。尤其凡宫还有以阿波罗厅为中心的七星厅、镜厅……；而枫宫的特色之一是珍宝无数的中国博物馆。要说两边的花园，中午因未能尽兴游完枫宫花园的遗憾，下午随即消失了，因为凡宫那一百公顷略有高低层次的花园布局——运河，林荫道，花圃，大水床，遍布的精美雕像，一进一进的各色喷泉：金字塔，龙，拉朵娜，阿波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远远还望见最后似有个几层楼高架上的喷泉，下了狠心“怂恿”同行娇小的汪德铭同学一起终于走到了它面前，再也走不动了。据说凡宫可算欧洲乃至世界最宏大豪华的宫殿，在我很有限的旅游记忆里好象只有彼得堡的冬夏宫或稍可一较。

我们在巴黎住的旅馆算位于相当市中心了。听说前一天活动结束后回来嘉禾和葛朗挺晚还出去看了不在团游安排内但就在附近的总统府——爱利舍宫，所以凡宫返回后我与汪仕清以及田大队长的先生、弟弟田超一行四人也结伴自行出游，准备寻访附近一些不在团游日程上的景点。先找到了看来毫不富丽堂皇，就象一座普通机关的爱宫，门前有荷枪实弹的卫兵，但除了不准入内以外，态度非常温和友好，任我们很靠近地拍照也一无问题。随后我们按地图一路穿街走巷，观赏了不远处建于1900年世博会，现分别为展览馆和美术馆的“大皇宫”和“小皇宫”，以及俄

国沙皇赠送的那座漂亮的亚历山大三世桥。返程时还路过了美国大使馆。几天下来感觉巴黎的不少街景氛围跟上海蛮象的，尤其象位育所在的原法租界——当然这是废话了，或者这话该倒过来说吧。

17日，田易一家和薛嘉禾熊谊民夫妇各有在巴黎的大学同学陪同，分别去游览了较远郊的两个城堡宫殿（事后听他们说好象不比凡宫枫宫逊色呢），王师堯夫妇也开始在巴黎郊区自行漫游，田易特地关照下面两天大队就由队副葛朗带领。而那是我们大队在巴黎行程最紧凑的一天了。一早来到卢浮宫，不长的排队时间里先见识了门前广场上华人贝聿铭先生的得意之作大小玻璃金字塔。卢宫地处较市中心，范围并不太大，外观也不算很华丽，但内藏的是世界一流顶绝的几万件艺术珍品。那些名闻遐迩，从小只能从照片、媒体上见到的蒙娜丽莎、维纳斯、胜利女神……现在一一赫然在你眼前了，怎不让人震撼或觉如梦似幻？中午我们先在不远处的协和广场逗留了一下，据说大革命时期的断头台就设在这里。然后上车一边跟着导游吴小姐播放的著名老歌“哦，香榭丽舍”齐声哼唱，一边沿着这条著名的购物、休闲、游行大道由东向西缓缓驶行，饱览两旁的时尚街景。最后抵达大道最西端，“十二通衢”处雄伟的凯旋门下拍照留念。下午来到了巴黎圣母院，终于可以不但远赏她漂亮独特的修长挺拔哥特式造型，也可近处细细品味她门墙上精细的塑像雕刻了，只是没象爱丝美拉达和卡西莫多那样登上钟楼去。五彩的琉璃花窗映衬着暗黑肃穆的大堂，里面满是摇曳的烛火和虔诚的信徒们。接着，大部分队友愿意随导游去市中心有名的“老佛爷”和春天百货购物血拼；而因不少有经验同学的极力推荐，我们前一天自行出游的四位加上项先生就选择去了塞纳河南岸集中近代名画的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那是由一个老火车站改建的，按不同时期、画派、不同画家的作品分别陈列。现代主义、立体主义如毕加索等人的作品较丰富，给人印象较深。有本人是画家的田超在旁带领指讲，外行也能稍看出一些门道了。原供选择的游览目录上还有红磨坊，但没人选去造访。有人提出可否开车经过见识一下外景，导游说一是较远，另外那里街区环境也较乱就不建议去了。

18日一早先到埃菲尔铁塔，通过了特别严格的安检，乘电梯登上当天情况所许可的最高层——第二层，向下俯瞰美不胜收的巴黎市区全景。那各色建筑错落有致的南北两大块市区和西岱岛，由塞纳河上一条条桥梁节节相连着。大巴黎的景点多少啊，仅那几个宫要细看的话，每个宫花上几天都不够。下塔时不少同学就一阶阶地慢慢走下来了。然后我们立即驱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西郊吉维尼小镇（Giverny）的莫奈故居。首先镇子就很漂亮，明媚阳光下家家户户小巷幽静，鲜花出墙。进入故居就是大花园，那真是一条条由自挂标签的各色名卉连成的走廊，曲折环绕组成了一个花之大迷宫。花园一边莫奈的连排住房显得较普通，我们入内瞻仰了客厅、卧室，工作室里挂满了有些还未完成的画作。从花园进入“水园”就更是别有洞天

# 纪念我的祖父 杨汝梅博士

杨维德 65届高中

了：蔽天绿荫笼罩下，弯弯曲径小桥、樱树凉亭围绕着一湾莲塘。碧绿池水上，柳枝垂悬，莲叶田田，红莲粉莲黄莲低放。主人的名作《睡莲》写照的正是这幅图景，太美了！回程的车上想到较之莫奈的富足安定，梵高一生穷困潦倒，但这不妨两人都是天才的印象派大师。

因薛嘉禾熊谊民夫妇和我将在19日才离开巴黎回美国，所以大队离开吉维尼镇去戴高乐机场途中拐了一下先把我们仨送到过夜的旅馆。副大队长葛朗还特地下车进大堂帮助登记接洽，确认我们住夜没问题了才放心离去。

为时两周的法国游就此圆满地划下了句号，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也是“有惊”无险。回想一路上南法、巴黎两位已久居当地的华人导游都一再提起因为经济问题，因为人们习惯相对闲散的生活以及近年的入境难民和恐袭问题等，他们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前景有点担忧。（后来我们还知道，田易一家随后去英国小住几周，只要再晚一天去参观大英博物馆，就又会撞上恐袭。）我想我们在各自的班机起飞时或许都会在心里默禱：祝福你，文化灿烂的法兰西，我们或将再访重睹芳容！

同学们各自回家后的几周里，都还在微信，伊妹儿，云储存上整理、交流所拍的照片录像。怀念这次难忘的旅程，愿老同学一切顺利，有生之年能再结伴同游世界！

注：同一时期上戏院级领导中至少有三位位育校友，另两位是：66届初中曾与我江西同村插队的贺寿昌，党委书记；67届初中孙惠柱，副院长（参见《钟声》2015年期）。

凯旋门前



我的祖父杨汝梅早年毕业于北京铁道管理学院（交通大学前身），后赴美在密西根大学主修经济学。于1926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是中国获经济学博士的第一人。祖父著有“商誉与其它无形资产论”一书。美国Patton主编的Accountants' Handbook（会计师手册）中“无形资产”项下大量引用他的原文，在美国被推崇为James Yang's Principles，是世界著名的会计学者中唯一的中国人被列入世界名人录。他的书于1927年在美国出版，当即被美国各大学采用为教科书及参考书。1978年美国纽约时代出版公司出版近代会计学思想丛书，又将他的书收录其中，现收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中。

根据祖父英语原著“商誉与其它无形资产论”施仁夫文言文译本于1926年列入当时潘序伦主编的《立信会计丛书》出版，并定名为《无形资产论》。从此，无形资产的会计理论以及它的会计处理方法，开始在我国广为传播。会计学中关于商誉和无形资产的研究和实务处理，是一个很有理论与实践意义的重要课题。祖父的著述和研究，不但在时间上是相当早的，而且对于健全我国工商企业的管理与会计科学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时隔60多年后，2009年，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又将其收入会计经典丛书中重新出版。该丛书总序称赞该书是中国人在世界会计界产生影响的第一部著作。我的祖父是我国4位著名会计专家之一，对会计理论的造诣精湛，为我国会计事业作出巨大贡献。

祖父1926年底回国后任北京交通大学教授，讲授《会计学》。1927年夏调上海国立暨南大学，任教务长兼《会计学》教授。后历任光华、齐鲁、沪江等大学教授。

祖父被任命为盐务总局稽核主管会计，后任“四联总处”（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家银行的联合总管理处总会计长。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兵冲进银行，拍着桌子向他要钱。祖父断然拒绝，痛加斥责。不久他毅然辞官，去大学任教。

当世界人民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后，我出生了。“胜利”-Victor，是当时最响亮的名字。在上海话里，“维德”是相同的音。我一岁刚满，祖父应友人邀请去香港创办香港中文大学，1950年到新亚书院，院长钱穆亲自兼任文史系系主任，我祖父则任首任经济系系主任兼新亚书院会计长。香港中文大学成立后曾任大学商学院院长及系主任等职。后即转往浸会学院任教并担任商学院院长等职。

祖父任教已愈五十年，桃李遍及国内外。他对会计理论造

诣精湛，却为人处世低调，谦虚诚恳，从来不在任何场合下提到他的著名著作。1958年祖父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访问美国，获得一张头等舱机票。他换了一张普通舱，用省下来的钱在九龙尖沙咀漆咸道买了一套公寓。

在美祖父访问了国务院预算局，会见了局长Maurice Stans（内阁成员）和Richard Palmer，讨论了现代经济问题，又与主管，副主管们就预算，决算，会计，管理谈话每人一小时。他在国税局IRS International Division会见了Stanley Stockman 以及Russel Marrington, Commissioner of Internal Revenue，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祖父访问了Stanford U, U Penn, Harvard U, NYU, Columbia U, John Hopkins U, Northwestern U of Chicago, 和Yale U长春藤商学院进行了学术交流。在Yale 还出席雅礼协会年会争取到了十五万美元新亚书院筹建新校舍的经费资助。他更回到了他别后三十二年的母校U Mich, Ann Arbor, 重逢W. A. Patton 教授 及Peterson教授。以后祖父又去了欧洲，参观了布鲁塞尔1958世界博览会。

我在祖父导师Peterson 教授儿子Dr. Roger Peterson 担保及资助下1986年自费公派来到美国，来到祖父留学的

Ann Arbor密西根大学校园。活泼的松鼠在大草坪上栖嬉，快乐的小乐队在路边演奏，学生们在树荫下安静地读书。一场大火之后原来的经济系楼已不复存在，但我仍可想像出六十一年前年轻的祖父在附近的餐馆洗盘子打工，彻夜攻读学问的情景来。

1980年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会计管理司负责人去香港考察，晤及祖父祖母时，他们都表示要回归故国为四化出力。但终因年事已高，加之港校师生热忱挽留，未能成行。不料祖父于1985年9月8日遽然在港寓去世（享年八十七岁）。未几，祖母亦病逝于港。Dr. Patton 在美得讯后曾来信给我父亲，称“杨博士为我二十年代的优秀学生，其博士论文卓越。他的逝世不仅意味着世界失去了一位著名人物，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近年来长相通的好友。The Death of Dr. James Yang Means a Great Man is Gone”。祖父留下家训：“遇事须胆大心细，对人须心平气和”。我家大女儿5年前从波士顿学院毕业，现在在毕马威（KPMG）做商务咨询工作，继承了她曾祖父的事业。2010年6月，香港设立了杨汝梅博士暨夫人纪念奖学金来奖励优秀的经济及会计科学学生。



杨维德 - 本校五年制65届高中毕业，65-70，复旦化学系。70-76，河北吴桥高中化学教师。76-78，无锡电影胶片厂中心试验室。78-81，华东化工学院照相化学研究生。81-86，上海感光胶片一厂彩色相纸课题组长。86-89，自费公派赴美国罗彻斯特理工学院攻读影像科学。先后加入了3M公司，国际造纸公司，柯达-保丽光公司，Randolph军队及工业产品，ITW依利诺服装印刷，和Cross高盛制笔公司。

大家都知道DNA（脱氧核糖核酸）是生物的遗传信息，也是具有识别性的标记。美国“应用DNA科学公司”的生物学家，生物化学家，药物学家，和应用化学家，花费了十年时间发明和发展了提炼植物DNA制成记号笔的方法。

单2014一年全世界因造假损失的金钱达231亿美元。在航天工业，航空工业，汽车制造，武器制造，制药工业，交通运输，电力输送，计算机，钱币，名牌服装，名酒，手袋，手表，乐器，手饰，化妆品，艺术品，食品，造成重大事故，生命损失，产品召回，经济损失不计其数。

我任该公司的资深配方科学家。运用高分子量热塑型丙烯酸树脂，松香树脂，硝酸纤维树脂，交联的热固性聚胺脂，环氧树脂，三聚氰胺-丙烯酸共聚树脂，和乙酸乙烯酯树脂，在不同的有机溶剂组合下，配合荧光染料，制成快速干燥，少环境污染的水溶性，有机溶剂溶性，油水杂化，以及紫外幅射固化的墨水和涂料。产品可以涂在金，银，铜，镍，不锈钢，玻璃，陶瓷和ABS 塑料上，耐家庭清洁剂 与酒精。可以长期保存，可以在多年后再检出DNA。

我们的DNA墨水为政府部门所订购，部队用来鉴别武器的关键电子部件，警察部门做法医鉴别，缉拿凶犯，识别赃物，名牌公司保卫品牌，银行部门识别假钞，识别假药，家庭标记贵重物品等等。

我家大女儿5年前从波士顿学院毕业，现在在毕马威（KPMG）做商务咨询工作。小女儿正上高一年级。我们住在马萨诸塞州。

# 难忘的邂逅

周国辉

59届高中



谁能保证你所帮助的或你所信托的人不是阶级敌人？而眼前这位长者的举动，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与他素昧平生，他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必尽心信守承诺，不但为我保管了手套，还为我保留了挂号的位置，在那传统道德丧失殆尽的年代里，实属难能可贵。

队伍慢慢地朝前移动，只见这位老者从棉衣口袋中，掏出一张特约就诊的记账单，在他身后好奇地瞄了一眼，只见上面赫然印着的单位名称是“上海电影制片厂”，就姓姓名栏内填的是“孙道临”三个字，当时我不由地大吃一惊，以致于很冒失地往他肩上拍了一下，并兴奋地招呼了他一声：“哎哟，您就是孙道临啊？”他回头冲我一笑，“嗯”了一声。我又问他今天来看什么病？他说他几周前配了假牙，今天来试戴一下。我一时也想不起别的话，只觉得有一种悲怆感油然而生。当时孙道临才四十多岁，应该是在银幕上风华正茂的年代，可如今怎么会变得如此苍老憔悴，到了让人当面都认不出来的地步？我脑海中不断闪现出我国这位优秀的电影艺术家所塑造的许多光彩照人，令人难忘的银幕形象：“渡江侦察记”中的李连长、“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

侠、“早春二月”中的萧润秋、“不夜城”...，耳边似乎又响起他为莎士比亚名剧改编的电影《哈姆雷特》中王子配音的美妙潇洒流畅的音色，这么一位中国近代电影史上的著名艺术家，在他年富力强，创作力旺盛的年龄，却无法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是多么可悲啊！

想当年，每天傍晚当他一走出位于淮海中路瑞金路口的“上海电影局”的大门，门口早就挤满了慕名而来的中学生和女青年，就是如今的“追星族”。她们只为一睹孙道临潇洒的身影，或获得一个宝贵的签名，不惜在骄阳或寒风中苦等几小时。可是在十年动乱期间，他却被打成文艺黑线干将，戴上鼓吹封、资、修的帽子，被剥夺了表演的权利，下放到奉贤海滨的“五七干校”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美其名曰“脱胎换骨改造旧思想”。但他没有颓废，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当文艺的第二个春天来临时，他又青春焕发地活跃在银幕上，为祖国、为人民、为新的时代讴歌，塑造出李四光、孙中山等感人的形象。当他已八十高龄时，还站在舞台上精神矍铄地朗诵时，我的脑海中不由地又会浮现出当年我在牙防所与他邂逅的那幕情景。正是他那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他永葆了艺术的青春。正如他生前对女儿孙庆原的教导：“你的承诺，你要兑现，要做一个可信任的人，说话就要算数。”而诗人西川的的评价更为孙道临的一生做了最好的注释，诗人说：“在孙道临身上，集合了一个时代的道德、修养、热情和才华。”谨以这篇短文表达我对这位大师由衷的怀念与敬意。

这是发生在人妖颠倒、斯文扫地十年动乱年代的一件小事，但至今我还是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记得是在一九六九年的春节前后，我因学校放寒假，回到了上海父母的家中。那年上海的冬天格外阴冷潮湿。清晨六时左右，天还是黑沉沉的，因为劳累或是着凉，我右下颚那颗补过多次的大牙，又犯病了，足足疼了一个晚上，吃止痛片也不解决问题。实在熬不下去，打靶第二天索性起个早，赶去离家不远的复兴中路口的“徐汇区第二牙病防治中心”就诊，同时顺便带上豆制品卡及菜卡，去嘉善路菜场，把一天的菜买回来。

于是天还未亮，我就顶着西北风，忍着牙痛，骑着自行车出发了。到达“牙防中心”时，大约是清晨六时半，只看见医院挂号室外的走廊上，早已排了七八个病人，大家都默默地低着头，安静地坐在靠墙的长凳上。昏黄的灯光下，每个人都睡眼朦胧，愁眉苦脸，神情萎靡不振。我赶紧把自行车锁在门外，紧挨着前面一位男子坐下。百无聊赖中，我打量一下身旁这位牙病患者：他中等个头，穿了一件黑色或是深兰色的棉上衣和同样是深色的肥大的棉裤，身材显得很臃肿，头上戴了一顶带遮耳的棉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脚上穿了一双硕大的可以缚带的既保暖又防水的胶底黑棉鞋。我估计他已年过六十了，因为他的鬓脚上，已露出不少灰白色。这身毫不起眼的打扮，我猜想他大概是哪个工厂的老师傅或是哪个郊县农场的老工人。他佝偻着背，低着头，半眯着眼，耐心地等着。

我一边捂着牙痛的右脸，一面抬起左手看了下手錶，快七点了。我想今天菜场的豆制品怕是快要卖完了，反正挂号要七点半开始，我还是抽空打一个时间差，去一次菜场，买菜挂号两不误。于是我站起身，用道地的上海话对身边这位男子说：“师傅，对不起，我想去菜场买些豆制品，马上就回来，请您帮我看一下我的位置好吗？”，他微微点点头，轻轻地“嗯”了一声。我怕后面排队的患者不认账，就把自己戴的一付黑色仿皮手套脱下来，放在长凳上我坐的地方，就急忙赶到菜场去了。

十几分钟后，当我赶回牙防站时，虽然还不到七点半，但人们已从长凳上站了起来，队伍开始缓缓地朝前移动了。我停好自行车就急忙朝前挤，发现那位穿黑棉衣的师傅一手拿着我的那付黑仿皮手套，一面频频向后张望，并且尽量地拖慢脚步，脸上露出等人的焦急神情。我赶紧挤到他身后，连声道谢，并接过他还过来的手套，同时心中暗想：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我身旁的这位长者很有修养。因为在十年动乱那段特定的年代，人与人之间是充满着猜疑与仇恨的，头脑中始终绷紧着阶级斗争这根弦的。

# 家人的礼物

王家斌 65届高中



大哥毕业后分到北方工作后经常往家里寄当地土特产。那些年日用品供应紧张，他凡买到一些紧缺物品，也往家里寄，有毛线、绒衣、绒裤等。大约是1964年，正是中国乒乓球

在欧美国家，有在圣诞节和情人节、父亲节、母亲节送礼的习惯。许多人常常为送什么礼物伤透脑筋：买了礼物还要包得漂漂亮亮，扎上彩带，有时还要附上一张精美的卡片。收到礼物的人不一定喜欢，但还是要表现出很喜欢的样子。于是就有节后百货公司里排队退货的情景。这让我想起许多我自己小时候的事。

从小到大，我从家里人手里收到过很多东西。这些都算不上是礼物，没有花花绿绿的包装纸，外面也没有彩带扎着。然而这些东西给我的童年、少年时代添了一份乐趣、温暖，让我的回忆更带上一点温情。

小时候外公、外婆跟我们住在一起。一天外公从外面回来，跟我说，“我送你一样东西。”打开旧报纸，里面是一只陶器夜壶。很古拙的造型，很朴素的陶器的本色，部分上了绿色的釉。这件物件陪伴着我一直到我高中毕业。

有一天，外婆从菜场回来，给我带来两个葫芦球。一大一小，染成了紫红色，大的那只上刻了图案，小的那只上刻了字。葫芦是外婆从地摊上买来的，是民间艺人的作品。我那时还在上幼儿园，葫芦成了我喜爱的玩具。

外婆有时会在济南的舅舅家住一阵，回上海曾带给我棉袄、棉裤，颜色是山东人喜欢的黑色。我还有过一付小小的无指棉手套，用一根带子拴着，可以挂在头颈上，所以手套不容易丢失。因为这付手套，我在弄堂里跟小朋友打闹时很占了点上风。那些年的冬天，我就穿成了一个“小山东”。

外婆还带来了一点北方的文化、生活习惯。我们家喜欢吃面食，有时做菜会用点大葱、蒜，有时还吃点辣，就是受了这个影响。从外婆那儿听到了济南的大明湖、趵突泉，学会了说“咸鸡子，一包油”（山东人用鸡蛋腌咸蛋），“南方蛮子，爱吃肉丸子”。

我阿姨在北方工作，有一年送给我一顶帽子，材料是银灰色的剪绒（上海人叫海芙绒），形状是扁平的圆柱形，有点像哥萨克人戴的帽子。这种设计在当年的上海是很少见的，而且戴着很暖和，我特别喜欢。以后又发现周围一圈可以翻下来成为护耳，前面翻下来就成了帽檐。这顶帽子我一直戴到我长大了、戴不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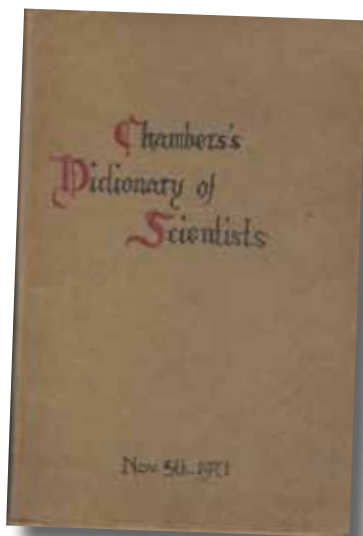
球接连得冠军的时候，大哥送了我一双乒乓球鞋。我理解是特地为乒乓球运动员设计的。这双鞋当年的价格是十多元，比一双高帮的篮球鞋还要贵。低帮白色帆布鞋面，靠底部是一圈橡胶，帆布与橡胶之间是窄窄的一圈红色，很漂亮。衬底的是一层弹性很好的海绵。鞋底是绿色橡胶，花纹比较特别，不容易打滑。最特别的是走在路上会发出一种很好听的“吱吱”。我很喜欢这双鞋。有时我特地从学校的红楼前的一条坡道往下奔，就是要听那“吱吱”声。正是少年人，一路跑下来，像是要飞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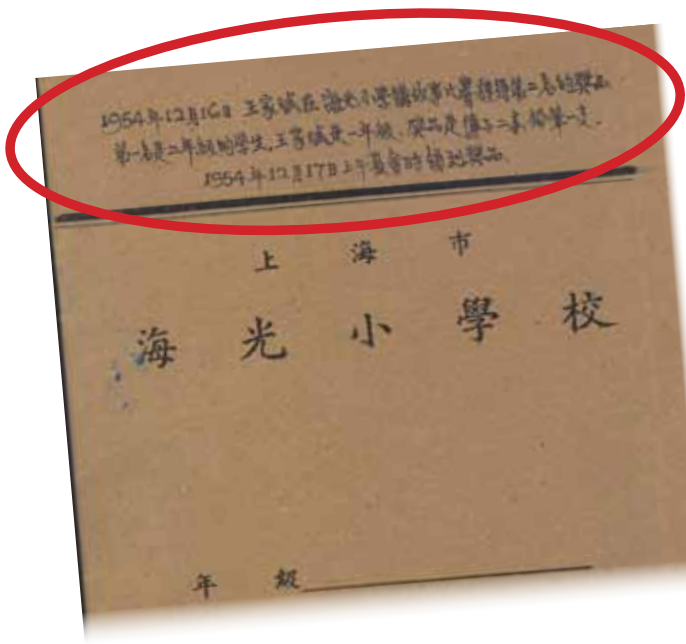
二哥上学、工作都在上海，所以我跟他在一起的日子更多。他是学工的，而且心灵手巧。一次他用手工做了两只皮夹，一只给了我。有拉链，有透明窗口，里面分隔了许多小格。用的原料是一件旧雨衣。这个皮夹我用了好多年。他还自己做了一本相册，我小时候和青年时代的宝贵照片因此而得到了保存。

后来我还跟着二哥玩照相。他买了一台老式的127型的照相机，倒还是日本货。市面上买不到127的胶卷，他就用135的胶卷配上衬纸、卷轴，一样能照出很好的照片。他还自己做了印片箱、冲片罐、放大机和切纸刀。所以我现在保存着的老照片都是放大的了。我还帮厂里许多老师傅放过照片。

二哥大学毕业后在上海一家大厂工作，厂里的食堂供应很好吃的卤菜。知道我喜欢吃鸭颈、鸭膀，二哥常常用大茶缸买了带回家。那时我在郊区的工厂工作，周末回家，弄点酒，就着二哥买来的菜，自斟自饮，再拿过一本书随手翻看，真正是上海人说的“小乐惠”。看着我这样怡然自乐，二哥也挺高兴。有时妈妈再炒个鸡蛋给我助兴。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因为工作关系，早出晚归，所以家里的事管得少一点。但是他还是把我们兄弟几个放在心上的。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很想要一只扯铃





(即空竹)，但没有跟大人讲过。做父母的都有这个本事，看得出孩子想要什么。后来爸爸特地到城隍庙去给我买来了一只扯铃。刚进中学，爸爸给我做了一套英语单词卡片，一面是英语，一面是中文，很

好用。有时我买了书，爸爸会帮我用结实的牛皮纸包上书皮，再用漂亮的字体写上书名。如果是外文书，他则用哥德体写。

到他老了，有一天他给了我一个大大的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他保存着的我从小到大的许多东西。有我满月时摆满月酒的请帖，有我幼儿园到中学的成绩单、学生手册，有我小学一年级参加学校故事比赛得的奖品，两本练习本，一支铅笔。在一本练习本上他写道，我得的是第二名，得第一名的是一个二年级的学生。

妈妈在家做家务，照顾一家人。逢到有人过生日，一定吃面，还要加菜。妈妈做的红烧肉和红烧大排骨是最好吃的。我上幼儿园、小学的时候，过生日还有奶油蛋糕。

不用我说，妈妈总会想到我需要什么。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年年代表学校参加区里在徐汇中学操场举办的小学生运动会。家里条件好的小学生会有比较好的装备：白跑鞋、背心、三角裤等等。妈妈用手工替我缝了一条三角裤，穿上也觉得很神气。中学里参加田径队，队里发一双钉鞋，平时放在家里，训练的时候带到学校里去。妈妈用布替我缝了一个布袋，正好用来放钉鞋；袋口可以用一根细绳子收紧，然后挎在一边肩上。这有点像上海当年流行的马桶包。

大约是1963或1964年初，上海下了一场大雪，一时间对交通造成了很大影响。当时也没有人发号召，上海市民自发纷纷走上街头扫雪，街头一片红火景象。新民晚报的报道用上了“暖冬”这个词。我那时是中学生，也投入了扫雪活动。正好套鞋破了，干脆穿上一双解放鞋就上街了。回到家，鞋已经湿透了。妈妈见了，赶紧带我到附近的鞋店买了一双套鞋，回到家又倒了热水让我洗脚。我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少年郎，湿了脚也不在乎，但妈妈几次提起这件事，说我当时双脚已经冻得通红了，让她心疼不已。

在我成长的五十、六十年代，整个社会还处于物质匮乏的阶段，我的家也不宽裕。但是我的父母替我遮风挡雨，家里人呵护着我，给我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让我高高兴兴地健康成长。成年后经历过风风雨雨，但都过来了。每想到这一点，我就要感激我的家，我的家人。

# 海内外校友共赏超级明月



## 赵景波 66届初中

“超级大月亮”又来了，想北方的朋友了。就来了三位，赏月，叙友情，很快活。这么大的月亮我在黑龙江农场经常看到。几次出差赶夜路，在稀疏的白桦林后，就有这么大的月亮，当时人都看呆了。这次二次曝光拍了十几张相片，很不容易，很喜欢。刚上载到五班微信群，立即得到老同学们的点赞。刘小真同学欣赏超级月亮与日晷雕塑的融合，让世纪大道增添一份自然的美；刘得胜和过树金同学赞不迭声。裘谷仁同学是摄影高手，提了不少技术处理的建议。他说，无论是前期多次曝光，还是后期的电脑合成，都有着广阔的创作空间等待开拓。谷仁还说，摄影摄像最能对眼睛形成视觉冲击，好的作品的确能给我们带来视觉享受，希望各位能多多发表自己的佳作。林嘉陵同学远在美国，这么快就看到了照片，大家一起高兴，真好！她写道，2016年是我们离校五十年的盛大纪念日，年终岁末，罕见的超级月亮又给我们送来了珍贵的祝福。嘉陵说，她不懂诗歌的韵律，但情不自禁，送上一首即兴短诗，愿与海内外校友共赏浦江明月。

共赏超级月亮 - 林嘉陵  
 超级月亮何处看，海内天涯共此时。  
 五十聚会叙旧思，浦江明月添新忆。

2016年11月13日摄于黄浦江边。



# 吴哥窟随记

张人德 65届高中

雨季的  
最后一个月，  
决定去趟吴哥窟。

A320在亚热带的丛林上空飞行。我低头俯视绵延不绝的树冠，琢磨半个世纪前那场战争中，从B52往下扔黄色的落叶剂或者集束炸弹会是个什么心情？而后的丛林又掩盖着多少杀戮和罪恶。这片神奇又苦难的土地。

与好莱坞《古墓丽影》，《变形金刚》的追梦者不同，也和《花样年华》藏秘树洞的寻迹无关，去吴哥窟看看绝不是心血来潮，对世界的好奇心一定会把我最后带到这里来。古老版本的人类到底对这个世界做了些什么？古埃及和玛雅人，还有吴哥的高棉人都是最神秘的一族。

扶南王国早在东汉已经记录在册，真腊王朝的开国国王于8世纪漂洋来到这片土地，他的国师们是从印度来的高僧。而神秘消失的印度河文明即使不经过航海，隔着阿富汗和伊朗，不远就是西亚的两河地区，即古埃及的近邻。文明的穿梭力怎么估计都不算高，埃及古文明在被伊斯兰彻底代替之后两三百年，某些神秘的影响力未尝不可能西风东渐72经度来到东南亚丛林。再说再前进两个72经度，就是墨西哥玛雅文明的大致地盘。让人脑洞大开的360进制，就是玛雅人的发明，是72的整数倍。这三个古文明对于数学和天文知识的精密熟练一再让现代人瞠目结舌。为了追求灵魂的永恒，古人虽然温饱可虑，却依然执着地思考宇宙哲理。

与古埃及或者中南美洲的玛雅人、奥尔梅克人相比，高棉都算得上是新生代，可是正因为如此他的某些能力就显得更难以理解。埃及金字塔已经被官方认定有四千年历史，可是它和人面狮身像的排列相应着公元前一万零五百年春分时节黎明的猎户座和狮子座。无独有偶，与金字塔相隔奇妙的72经度之吴哥窟，寺庙排列却也是相应公元前一万零五百那年黎明苍穹下的天龙座。不约而同对一个远古时间点的执着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在没有精密计算工具的去，古代埃及、高棉、玛雅人是如何得知这些星座的远古位置？他们各自的历法和其所指世纪的毁灭都有神秘的异曲同工之震撼。

挚友已经去了墨西哥，对玛雅文明作了详尽报告。太



阳金字塔，  
月亮金字塔之  
间犹如埃及金萨  
金字塔一样，都  
是太阳系行星数  
据的比例，甚至  
小行星带都划分  
出来。那么去吴  
哥窟一探究竟，  
于我是责无旁贷。

浏览在女王宫，圣剑寺，塔普伦寺，巴戎寺，大小吴哥，蟠龙水池，崩密列.....对吴哥窟表现出来的宗教，雕塑，建筑，艺术，历史，无不由衷赞叹，洋洋洒洒的讲座和论述百多年来时有发表。从没有见过同一处文物表现出来宗教连续的异行，从印度教到大乘佛教；所有建筑全部由材料块堆砌，从红砖到石料，没用一点粘合剂；所有墙面的浮雕繁复又不错乱，层次清楚。相传戴高乐总统任期的文化部长，年轻时因为痴迷过度，神魂颠倒地偷偷运走四尊神女浮雕，被边境截获而坐牢。法国人的浪漫和东方蒙娜丽莎的致命魅力可见一斑。尤其是真腊王朝伟大的闍耶跋摩七世虽然经历了长期残酷的战争，拯救了帝国，却没有一丝君王的傲气，进而转尊大乘佛教，慈悲天下。他建了100多所医院，主持几百米的壁画画卷里都是夫唱妇随、斗鸡煮肉的浮世绘。除了建造纪念父母的圣剑寺和塔普伦寺，还主持建造了全部用金箔包裹的巴戎寺，留下了两百多座曾经金碧辉煌的高棉微笑。闍耶跋摩七世本人的头像雕塑现存巴黎的吉美美术馆，那种发自内心的慈悲，低垂的双目和微笑的嘴角，给人文字万不能描述的震撼。黎民苍生需要的无外乎平静繁行的生活，一位古代的君王，深知一将成名万骨枯的虚名和悲剧，自觉地回归以人为本的境界。尊他为君主，不如是一尊佛陀。

“摩柯婆罗多”和“罗摩衍那”是不朽的印度史诗，也是印度教衍生的神话。印度教的三面佛梵天（Brahma），他的坐骑孔雀鸟人手握两条搅动着的巨蛇那嘎（Naga）以控制它们翻动着乳海的力量，因此创造了天地万物。这是印度教的创世纪，和能量质量一元化的现代物理宇宙弦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印度教徒们推崇的湿婆神（Shiva）和毗湿奴神（Vishnu）从乳海生出，掌管天下万事。和其他创世纪神话不同的是，翻动乳海的蛇神那嘎（Naga）被善神提婆（Deva）和恶神阿修罗（Asuru）首尾相持，这里没有正能量和负能量的褒贬，只有宇宙平衡的智慧。有趣的是和希腊神话一样，诸神都有自己的配偶，崇拜生殖，世界因生殖起。而中国的多神信仰除了玉皇大帝有王母娘娘，其他诸神都是单身，窃以为因此才能忠孝两不误吧。



除了奇特的砖石累加的技术，吴哥建筑的设计彰显了东方美学和哲学的精髓：留白。宽阔的护城河，笔直无尽的走道，终端景致的召唤，蓄水池，无不给人精神开阔又思想集中的宁静和虔诚。七十度的攀登和一米二的门洞无处不提醒你神明的崇高和你肢体的卑微。和埃及金萨金字塔一样精密，寺庙南北几百米的墙基，只有一厘米的差别。如此精确的建造，甚至让自喻有科学武装的现代人汗颜。与建筑风格相反，吴哥窟墙面的雕塑却又无所不用其极，繁复细微得让人不可思议。乳海卷起的波滔化作个个仙人，一篇篇神话故事，一幅幅神态各异的女神浮雕布满了几百米几百米的围墙，在初升的阳光里特殊砂石的浮雕墙反射出一片粉红的光辉。靠堆砌建造出来的宏伟大厦居然层次丰满，边角轮廓清晰简练；砖石先堆砌，后雕塑，难度之大，要花费多少匠人毕生的精力和专注？在欧洲的大教堂里我们会叹服能工巧匠的孜孜不倦和高超技艺，其中不少米开朗基罗、高迪等高山仰止的大师们；同样的高棉匠人甚至默默无闻。高棉的王侯贵族绝大多数住在高脚屋，茅草篷里，石料的建筑都是供神明奉先祖的。印度教出世的思想依然占据已经返依现代生活的百姓心理。是不是只有贫瘠的肉体才能寄托崇高的精神？这和那些身着名牌豪服激情高歌解放全人类的君子淑女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埃及有座阿布辛贝神庙，位于阿斯旺水坝以南290公里处，由拉美西斯二世下令直接从岩石上挖掘出来。每逢春分，秋分日清晨，初升的太阳把一缕阳光投入到六十米庙宇深处的拉美西斯二世和太阳神的塑像上。水坝扩建之时把庙宇整体提高几十米，可是现代科学工匠无论如何都不能准确重建此效应，都有一天的差别。无独有偶，从小吴哥西大门看，每年春分秋分早上的第一缕阳光，能够准确地从小吴哥的中间尖顶上升起，降临恬静的庙宇；阳光可以准确地从黑暗穹窿顶部的缝隙直接照亮圣剑寺中部的阇耶跋摩七世父亲的骨灰灵柩。同样的日子，阳光会在中南美洲的玛雅金字塔上显现巨蟒的身影悄悄爬过。什么样的古代智慧会注重这一个日子，而且把他们的天文哲学思想诠释在旷古的建筑上？

玛雅文明最不能让人理解的就是，他们祭祀也好，行政也好，为什么把金字塔城市建造在远离河流和海湾的丛林里？他们的消失到底是因为战争，瘟疫，饥荒还是因先人说好的重返地球的上帝迟迟没有兑现而对信仰的失望和放弃？因失望而放弃倒是一种品质的高贵，犹太人选择继续等待。与其不同，古埃及文明是依仗尼罗母亲河水的灌溉、泛滥，年复一年让文明延续。高棉人的选址就明显技高一筹，都选在有个几十米小山包的平原，第一考虑的就是建造自己的信仰中心，过去的吴哥和现在的金边都是如此。开国的阇耶跋摩二世从一开始就尤其注重水利。蓄水池、护城河是先修必修之重，雨季可以蓄水排洪，旱季可以供水防敌。据水利建筑专家说，蓄水池还能防水土流失，维持石堆建筑的稳固。小吴哥前的平静水面除了给出完美的倒影，每日霞光满照之时也吸引成千观众，天水一色、天上人间一定让虔诚者遐想无限。

除了空间的挥洒，最震撼的是吴哥窟千年流逝的时间。不像时间在别处留下褪色的壁画、古样的建筑，吴哥窟的时间就是眼见得参天的大树。十五世纪泰国的阿育陀耶王国灭真腊，搬走了黄金和珠宝，留下洞洞密布的空

壁。在1860年被法国人按“真腊风土记”发现之前，吴哥窟在东南亚的雨林中默默无闻了500年。一颗小小的种子落在石头缝里，假以时日就长出粗壮的根系，镶嵌在建筑的所有界面，在彻底摧毁它之前，与建筑纠缠共存。看到大树，就看到了时间。吴哥窟的时间是活的：活的黑檀树，活的空心树，榕树和空心树可以绞成一棵新的大树，向世人证明植物的爱情远胜人类那颗脆弱的心。

说句题外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配各个寺庙给各国领养。中国负责的周萨神庙维护得最直截了当，灌下水泥，补上缺损的砖石，让当地人见识国人的高效率，一所崭新的寺庙就此获得了新生。再过五百年，绝对是真古董。法国人的维修一丝不苟，凡赝品砖石一律刻上C，以示童叟无欺。德国人讲究文明施工，蒙上大罩子，不知道里面干的什么勾当。最黏糊的是印度的领养。印度人认为应当保留废墟与时间的共存才是吴哥的原汁原味，所以最小限度地裁去树根，留着破损建筑以不倒掉为准。孰好孰坏，见仁见智。不过当眼见当地维修人员在女王宫拿着小鞭子抽打墙缝里的树苗野草时，心痒难熬，恨不能立马从B52上洒下落叶剂，让美军武备也能为联合国文教事业做些贡献。

雨季的阴天，面对满目疮痍的寺庙，静静滴坐下来，细细品味时间的不朽，难免有感沧桑，可惜不见星空。错目看去，突然会见到在灰色石块的背景里，永远绿色的树影中突然泛起一抹红色，像一簇火焰在跳动，是某人鲜艳的服装。生命的活力在时间长河里横空出现。鲜活鲜活的生命，胜过一切艺术、宗教、神秘，强烈的对比让你不忍移开目光。人类文明千百年，或许上万年，就鲜活在眼前的火焰中。如果你爱历史，爱艺术，爱宗教，那么你不爱生命。无容置疑，这一定是可爱同胞的行为艺术，不能不承认，恰到好处。突然体会，苦读经书的书生在后院的废墟里突然发现一只千年的灵狐，是什么感觉？一定是时空穿越，精神恍惚，身不由己。蒲先辈松龄一定早早就感同身受。

抬头望了望密布的云层，想体会半个世纪前听到云层上面B52轰轰声的心情；看看远处的沼泽和密林，想象那里后来发生着骇人听闻的罪行。小国寡民，佛教净地也不得宁静。这么郁郁葱葱的生命之地怎么和死亡有联系？这也是人类的历史，离我们并不久远，当地人说来依然声泪俱下，遍地的地雷把人都逼到湄公河-洞里萨湖上。古人的智慧和感悟要多久反复才能植入我们的基因？一种文明能被我们看到，摸到，体会到，一定经过了腥风血雨，不然早就湮灭。一个生命能被你看到，摸到，体会到，一定也是多少代的偶然，躲过了多少次意外。

记得几周前在科罗拉多高原上的黄石公园，从西门进去，老远就见到黑烟蔽日。是北美黑松林在大片燃烧，要到九月初雪才会自灭。读懂了他们的这种悲壮行为后，公园的维护部门不再纠结如何灭火。数月的燃烧自焚了成年的黑松，给它的后代重新覆盖植被的机会。这是种族的新陈代谢，一种伟大的生命。可惜人类只会不断毁灭别人，动物、植物、环境，换取自己的生。我们这些生存着的人，却有着那样的祖先。重回文明世界的吴哥给了一个不同的启示，只有爱才能传承，才能震撼我们的后人。

高棉的微笑在丛林中永恒。

# 遗憾与惊喜

周国辉 59届高中

去年夏天回国探亲旅游，短短两个月，却经历了一悲一喜两件大事，令我印象深刻，迄今难以忘怀。悲的是痛失了与我分手五十六年的恩师见上最后一面的机会，留下了终身的遗憾；喜的是意外见到了阔别六十年的另一位恩师，不禁喜出望外。真是悲喜两重天，让人感叹世事的无常。详情容我慢慢道来：

自一九五九年秋我从位育中学高中毕业，至去年整整五十六年，我从没去拜访过当年的班主任张嘉荃老师，其中有不少主观的原因。一是毕业那年的政审给我带来的心理阴影，至今挥之不去；其次是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远郊南汇县一个农村小镇的中学内，自觉低人一等，因此极少回母校看望老师和联系老同学。仅在十年动乱期间，记得是一九六六年夏秋之际，我回沪偶然路经襄阳南路与复兴中路口时，远远望见恩师张嘉荃老师被红卫兵剃了阴阳头，而在大暑天却不得不戴着一顶绒线帽，遮住参差不齐的短发，低着头匆匆地向母校大门口走去。在当时红色恐怖肆虐的年代，我也自身难保，更没有胆量上前去招呼或安慰恩师几句，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祷她能挺过难关，没想到那却是我与恩师的最后一面。

张老师除了担任我们高三（2）班的班主任外，还教授化学课。她讲课重点突出，条理清晰，板书严谨规范，实验准确安全，很受同学们欢迎。上课时她不苟言笑，操着一口糯糯的无锡方言，尤其动听。而课后她则笑容可掬，平易近人，对班上每个同学，不论出身好坏，或是成绩优劣，都是一视同仁，关心爱护。对我因为家庭成份不佳不得报考一二类大学，而必须重填志愿分入师院体育科的境遇，她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学老师，也无能为力，除了安慰我要正视现实不要消极，争取在进入师院后再设法换专业外，还把她正在师院体育科就读的外甥女尤赐圻介绍给我，要我进了师院后，若生活或学习上遇到困难，就及时找她帮忙。正因为有了师姐尤赐圻的关心与帮助，才使我能熬过两年自己并不喜爱的专业学习，顺利毕业。又在师姐的推荐下，我还成了上海师院广播站的播音员，并与她组成搭档一起播音。她不但教会了我如何操控广播器材，选择合适的音乐素材，还在语言朗读技巧上给我不少帮助，为我以后在语言朗读的教学实践上不断取得进步，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这一切也是恩师悉心安排的结果，让我终身难忘。本想去年一定要登门向张老师道谢，并顺便打听一下师姐的近况。岂知我到沪后，惊悉恩师刚于几周前因病去世了，而我也痛失了向恩师道谢的最后一次机会，悲催之情油然而生，更为自己优柔寡断的性格而深感内疚。而今只能默默地祝祷恩师，能在天堂欣喜地看到她的学生们，如今都工作顺利生活安定，并会永远铭记她的谆谆教导，用自己的知识与能力造福人类，以此来纪念她。

回国后的第二件事却是一件大喜事，九月中旬我刚从西安华山及湖南张家界旅游回沪，即接到原高三（2）班老班长谭树杰先生来电，他告知我当月廿六日下午一时，在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原位育中学的朱瑚老师将要举办他九十四岁的个人画展及〈富春山水画〉长卷首展，这个消息真让我大感意外，又惊又喜，惊的是朱老师能以九十四岁高龄举办个人画展，这在全国画坛也是罕见的；喜的是年逾古稀的我还能见到阔别六十年的恩师，这种机会也是十分宝贵的，因此我们这批他的老学生商定一定要前去为他祝贺。

记得一九五三年我刚考入位育中学初一时，朱瑚老师就是我们的音乐老师，他也是老班长谭树杰先生当年初一甲班的班主任。当时每周仅两节音乐课，所以与朱老师接触不多，但我对他的印象颇深，一是因为他的身材高高瘦瘦，站在讲台上犹如玉树临风，乌黑发亮的长发向后梳得整整齐齐，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时刻关注着每个同学。二是他高亢嘹亮的嗓音更吸引了我，每次他教歌时，我就盯着他的喉头看，因为他的喉结很大，突出在皮肤下，每当他示范演唱时，喉结就会随着歌曲的旋律上下跳动着，煞是有趣，令我印象深刻，至今难忘。当时我才是个十二岁的少年，好奇心特强，总想搞清楚发声的奥秘。从小爱唱歌的我也参加了学校的合唱队，“少年先锋队队歌”（由原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作曲的）是我们每次演出必唱的歌曲，朱老师每次都为我们的演出认真地伴奏排练，并担任演出时的指挥。初中时朱老师音乐教学的熏陶，也为我以后走上音乐教学道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但是当我升入高中时，朱老师却在学校中消失了，我们都不知道他去了何处。时至今日我才知道他在五七年，与我父亲一样被错划为右派，开除了公职，下放到浙江桐庐农村劳动改造。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他是一九四五年上海美专毕业的），仍在

朱先生和我在老师的画展上



艰苦的条件下，孜孜不倦地钻研艺术，积累素材，提高素养，最终在九十四高龄还能举办《富春山水图》长卷的个人画展，真是我辈终身学习的榜样。

九月廿六日下午一时许，我与老班长等七八位老同学相约去为老师的画展揭幕祝贺，当我们提早赶到番禺区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时，只见展厅门前已人头攒动，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我们位育中学老学生送的大花篮，与其他单位及个人送的花篮，从大厅一直排到门口，场面十分壮观。画展是由上海市美协及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政协等单位联合筹办，并由长宁区文化艺术中心协办的，那天到场祝贺的嘉宾亲朋约有三四百人。朱老师站在门前，容光焕发应付自如，热情地接待着来自各地的新老朋友。年逾九旬的老师，仍似当年一样，身材挺拔，精神矍铄，头发乌黑发亮，神采奕奕，动作敏捷，说话声音还是那么洪亮高亢，看了真让人高兴。我挤过人群紧紧地握住朱老师的双手向他祝贺，并激动地对他说：“朱老师，还记得我吗？我是您六十一年前的学生，还是一个您真正的嫡传弟子啊！”朱老师露出疑惑的眼神，我接着告诉老师：“您是我的老师，我也在中学执教了二十九年，您当年教我音乐，我走上工作岗位后，也通过自学成了音乐老师，并被评评为中学音乐高级教师，1990年移民美国后，在“华特迪士尼世界”的“明日世界”主题公园的中国馆内，担任专职的美术师，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工恤上画龙画马画山水，这也是，继承了您的衣钵啊！”他听了非常高兴，并与我合影留念。在我们这批老学生与朱老师合影后，各界代表都一一上台致词祝贺，当年的学生代表上海外语学院的窦晖教授也代表我们老学生上台祝词。在朱老师致过答词后，大家鱼贯而上到二楼展厅参观，画展室外长桌上还准备了一些饮料点心，供大家选用，气氛非常温馨。

展厅内展出了约三四十幅朱老师近年的作品，有水彩花鸟写生，也有工笔国画扇面，而其中的重头戏，是一幅长约十三米的水墨山水长卷“富春山水图”，它如实地记载了闻名遐迩的富春江两岸秀丽的风光及人文景观。真可与当年名画家黄公望的国宝级名作“富春山居图”媲美。发源于皖南山区的新安江，流经浙江省，最后由钱塘江口流入东海，而其中由富阳至杭州段称为富春江，是全程景色最美的一段。而富阳正是朱老师的故乡，这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朱老师怀着一颗热爱家乡的赤子之心，以九十岁的高龄，爬山涉水，亲自走遍了富春江两岸，画了几十幅的写生，积累详细的资料，如实地记录了富春江两岸改革开放后，城乡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如今崭新的面貌。依江而建的每座古城名镇，两岸的青山翠竹，江上的渔舟渡轮，江边的行人车马，都被朱老师的画笔忠实地摄入画中，不同形态与动作的人物栩栩如生，整个画面气魄宏大，场面壮阔构图严谨，呈现出廿一世纪中国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观众看后无不击掌赞叹，均称此画可以入选吉尼斯世界记录。我用相机分段拍下了这幅长卷，还录了像，回到美国后，还常常拿出来欣赏或向亲朋好友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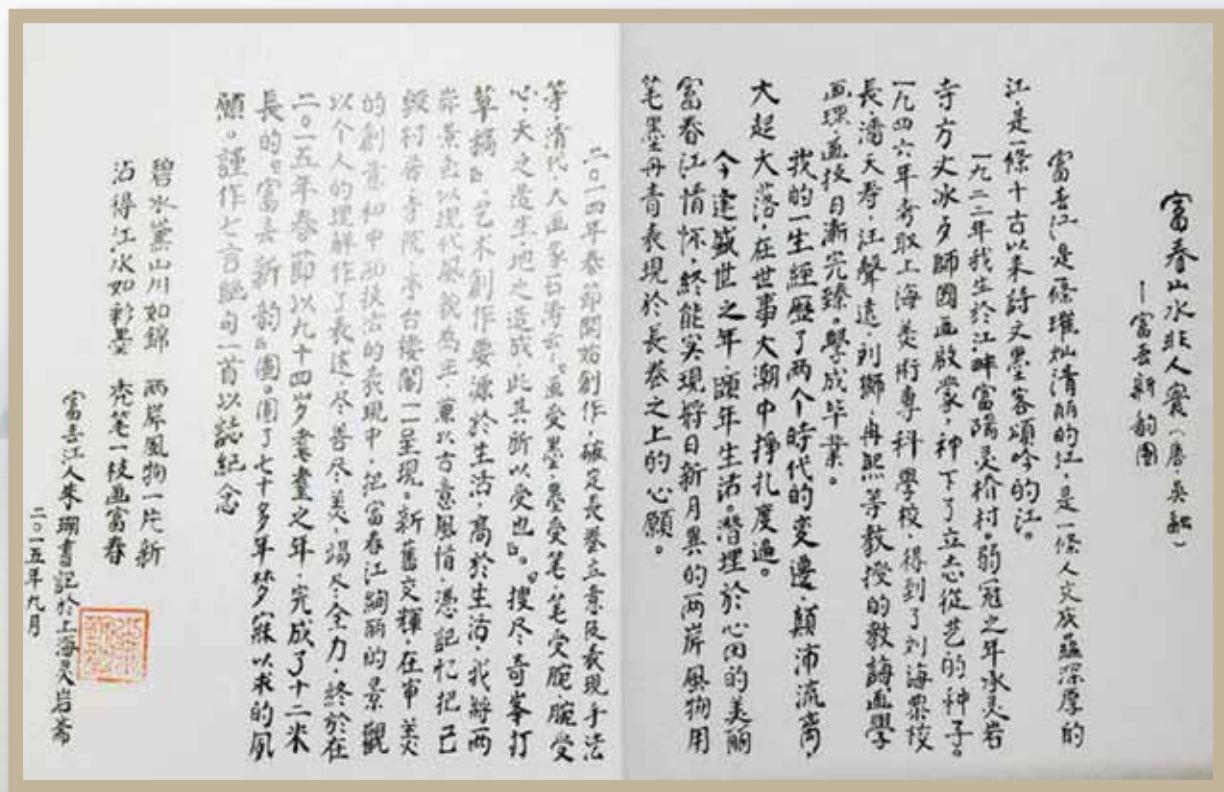
在参观结束后，我们几位老学生向朱老师提出一个要求，希望能去他的家乡富阳一游，亲身领略一番富春山水的神韵，并请朱老师为我们提供一些信息。朱老师马上一口答应，并热情地表示欢迎我们去看看，而他一定会事先与当地的政协联系，安排接待我们。果不其然，一个月后，老班长谭树杰、上海外语学院的窦晖教授及由美国回沪的戴宗瑾先生与我一行四人，应朱老师的邀请，结伴乘火车抵达富阳，在朱老师的故乡玩了三天。一下火车，朱老师早已安排了他的好友当地文化名人骆吾林先生驱车前来迎接，并住进了

富阳政府的招待所。以后的三天，在骆先生的全程陪同精心安排导游下，我们游览了富春江上最著名的景点——严子陵钓台、纪念“富春山居图”作者的黄公望公园、三国时吴国国君孙权故里、富阳区的鹤山公园等名胜古迹，还乘坐游船饱览了富春江两岸秀丽的风光，而沿途所见美景，正如朱老师长卷中所描述的一样分毫不差，可见朱老师对艺术执着的追求。这种锲而不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着实让我们晚辈钦佩，更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更登上了骆先生家附近的鱼山，在山顶茶庄内品茶观景，居高临下可以俯瞰富春江北岸的富阳、杭州及江南岸的萧山绍兴等城市。远眺秀丽的富春江，犹如一条银色的项练，把沿江的每个城市象珍珠般串起，挂在富饶的吴越大地上。我们拍了不少照片与录象，如实地记录这三天难忘的朱老师故乡行。离开富阳回沪前夕，朱老师又托骆先生送给我们每人两大盒富阳的特产一豆乾，情深意切不忍谢绝，回到上海一打开礼盒，一股浓郁的豆花香扑面而来，又让我们回忆起三天难忘而愉快的富阳行，真是托了朱老师的福。

今天，我们在大洋彼岸，遥祝老师健康平安，永葆艺术青春，为家乡为人民创作出更多更美的画作。写完此稿时，我又接到上海老班长谭兄的电话，得知朱老师的“富春山水图”长卷已被富阳博物馆永久收藏，让子孙后代都能欣赏到这幅旷世巨作。我们期待着朱老师百岁画展的隆重举行，一定不远万里，飞回中国去祝贺。



富阳一游



富春江人寰（唐晏秋）  
——富春新韵图

富春江是條瑰麗清醇的江，是一條人文底蘊深厚的江。是一條千古以來詩文墨客頌吟的江。

一九二二年我生於江畔富陽是村。弱冠之年承吳若寺方丈冰月師國畫啟蒙，種下了立志從藝的種子。一九四六年考取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得到了劉海粟校長潘天壽、江聲遠、劉鄴、冉熙芳教授的教誨通學。環遊畫技日漸完臻，學成畢業。

我的一生經歷了兩個時代的變遷，顛沛流離，大起大落，在世事大潮中掙扎度過。

今逢盛世之年，踴躍新生活，潛埋於心田的美麗富春江情懷終於能實現將日新月異的兩岸風物用筆墨丹青表現於長卷之上的心願。

二〇一四年春節開始創作，破足長卷五景及表現手法等清純大氣墨石考究，墨受墨，墨受筆，筆受腕，腕受心，天之造地之運成，此其所以受也。搜盡奇峯打草搗白，藝術創作要源於生活，高於生活，我將兩岸景色以現代版式為主，兼以古意風情，憑記憶把已經村舍寺院，亭台樓閣二呈現，新舊交輝，在審美的創意和中西技法的表現中，把富春江絢麗的景觀以個人的理解作了表述，不吝盡美，竭盡全力，終於在二〇一五年春節以九十四歲耄耋之年，完成了十二米長的《富春新韻圖》。圖了七十多年夙夕以來的夙願。謹作七言絕句一首以誌紀念。

碧水蒼山川如錦 兩岸風物一片新  
滿得江水如彩墨 亮筆一枝畫富春

富春江人朱瑚書於上海入岩齋  
二〇一五年九月

# 朱瑚先生和他的弟子們

汪維雯 59屆高中



位育中學的學生生涯，始於1953年。初中三年是我少年時代最幸福難忘的三年，剛從長期臥病的石膏床中站立起來，邁入正規的學校生活，帶著旺盛的求知欲，其時家庭也尚未遭到致命的變故。在這極其美好的時候，我特別幸運地得到了恩師朱瑚先生的教導和指引。

朱瑚老師是我們初中時的美術和音樂課教師，初三畢業班那年又擔任了班主任，無論是他在專業課程的教導或是班主任的工作，都展現了特有的教學魅力和组织亲和力。當時的初三甲班可是全校的尖子班，學業成績總是第一名，全校大合唱比賽得冠軍，六個班級的黑板報評比期期第一，每天的晨會上總有初三甲班的先進事跡！他的美術課是我們每週最期待的課程，從最基本的鉛筆素描開始，深入淺出，三年里把我們帶進了水彩畫的迷人世界，連最頑皮搗蛋的同學都會安靜下來聽他的課！

朱先生關愛我們學生，從不擺什麼師道尊嚴，和我們是亦師亦友。他會請我們這些愛好美術的同學去他華山路的家中作客，欣賞他的畫作，講述他作畫的意圖，學習怎樣取景和構圖，怎樣運用技巧。在他給我們創造的這種藝術氛圍的環境和熏陶下，好多位同學走上了畫畫的專業，並有所成就，成為了名畫家。如以畫仙鶴成名的留日畫家

舒家鼎，上海廣告美術公司連環畫畫家張仁康，香港女畫家唐乙夙和那一舉考取北京中央美術學院的倪紹舜。我雖不才，最最辜負先生重望，但也注定了終身都沒有離開過畫筆和色彩、圖案與時裝！

記得，在我投考浙江美術學院時，當天一大清早，朱先生趕到我家中，只為叮囑我一句話：記住畫人物時，千萬不要把女人的眼睫毛畫得太長！為此，我母親被深深感動，嘮叨了多年，一直都不斷提及，“這樣盡心的好老師實在難得，妳要沒出息，對不起他啊！”

以後和朱先生斷了聯繫，直到文革前夕，記得我已經結婚並有了3歲的兒子濤濤，當時住在富民路210弄14號外公所捐的藏書樓宅院裡。一天，兒子在樓下叫我：媽媽，有個公公找妳！當我看到那個“公公”居然是神情落寞、眼神渙散、黑瘦又憔悴的朱先生來訪時，真是驚喜和意外，因為自升入高中第二年後，57年恩師就被打成右派，在學校裡便再也未見過他的身影，沒一個同學知道老師去了哪裡，也無從詢問，更不敢到處打聽。當朱先生抱著濤濤走上樓來坐下，我們師生淚眼模糊，無言以對，良久想要開口，但是一切都不知從何說起！待到臨別時候，我牽著兒子送他至弄堂口，突然間小小年記的兒子趕過去一把

# 平凡一生

朱瑚 老师

紧紧抱住他的大腿，哭喊着“公公勿要走！勿要走……”好不容易掰开儿子的小手，待朱先生消瘦的背影慢慢渐渐远离去时，我不禁悲从中来，蹲到地上，紧紧抱住儿子，和他一起放声大哭起来！“为什么啊？这样正直善良，淳朴有才华的老师竟然遭受如此境遇，为什么啊……”

从那一刻起，我下意识地，手把手教儿子开始画素描，就像当年朱先生教我一样循序渐进。在整整十年动乱中，涛涛始终沉浸在画画的氛围中，直到文革恢复高考进入了美术学院，然后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又是经过朱先生的推荐，曾在他所任教的上海教育学院授课，帮助培养新一代的美术教师。就在这段时间，更加深了对油画和西域丝绸之路领域的认识，从而画出了“丝绸之旅”的细腻黄沙柔美曲线的成名之作。这是我们母子两代人在朱先生的艺术涵养和人格境界教育影响下的成长历程。

在朱先生人格品质魅力的影响下，我们几个热爱画画的同学，尽管离开母校已经有多年，却仍然被一条强大无形的纽带紧紧地连结在一起，围绕在朱先生身旁，这是一种坚韧的凝聚力，让我们不离不弃地团结在一起。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年代，在那动荡的岁月里，是一件非常难能可贵的事！

首先是已经患有轻度忧郁症的舒家鼎，他应该是初三戊班的，因经常在课外写生，故熟悉起来。我们有着相同家庭背景。他因为成份不好，被所有美院拒之门外，无奈之下才随女友移民日本。他在国画领域却是深得先生真传！他以画仙鹤闻名日本，曾几次带领学生回沪游学，在上海宾馆内教学，先生会邀我们去听他讲课。我们虽然都不太懂日语，但却都会在最适当的时候给予他热烈掌声，让他好为高兴！他也经常邀请老师来共同作画留念，每次都是以仙鹤为主题，请先生反复指教，有时候在舒的哥哥愚园路家中，有时也会在儿子所开的小客厅里聚上一聚。后来听说他因忧郁症逝于日本，他是接踵倪绍舜离我们而去的第二位画界同学！

我和朱先生、舒家鼎、张仁康



童冠妄爱丹青志， 灵岩古刹师水餐。  
方丈启蒙牡丹授， 梦寐以求艺术缘。  
倭寇入侵山河碎， 逃亡闽芝历辗转。  
半饥半饱教书匠， 异地他乡苦熬煎。  
抗战胜利返故里， 申城赶考入美专。  
蔡公元培校训颂， 兼容并蓄校风源。  
师从大师海粟老， 中西贯通神韵添。  
画理画技日完臻， 时逢学潮掀波澜。  
秘密参加地下党， 出生入死革命干。  
迎来解放宇宙新， 组织分配执教鞭。  
好运不长劫运降， 五八年代右派贬。  
下放农村去改造， 世态炎凉好凄然。  
七九年代得平反， 枯木逢春好景观。  
八四年代回申城， 聘入高校登艺坛。  
老有所为荣离休， 九三年代续婚缘。  
老夫少妻结秦晋， 相濡以沫廿余年。  
丹青重振夕阳景， 国画水彩出国展。  
牡丹碧桃信手书， 挥毫绿水与翠峦。  
盛世安居老夫福， 知足常乐颐晚年。

同学张仁康是朱先生的另一位得意门生，他绝顶聪明，为人处事精明沉稳！虽早早的在高中二年级时就休学，却刻苦自学成材，成为连环画界里的一位后起之秀、一位奇葩画家。文革时期他的家后门在嘉善路菜场，离我永康路91弄住处只有几步之遥，我们二家人相处亲似一家人，张的儿子张磊一直以妈妈称呼我，我得到他的相助也甚多。90年代前后的2次时装秀都是由他穿针引线才得以有机会在深圳展露头角，我的品牌商標也由他亲自为之设计。他当时已是上海广告公司总经理，却念念不忘在文革被冤屈而几进山城时期，我曾帮助过他和妻儿，对我的那番患难相助之情谊心存感激。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善良与纯樸！

朱先生有二位女弟子，唐乙凤和我。他不仅仅在美术学识上谆谆教导我们，影响了我们一生，还给予了像家长似的关怀和爱护，一直关注着我俩的生活和工作。我们俩人非常相像，有着共同的爱好：对绘画，对音乐、对书籍、对爱美的追求，对浪漫情怀的向往！并且还从事相同的职业。唐乙凤在高中一年级时便移居香港，考上了凤凰影业公司培训班，毕业

后加入長城电影公司，拍过很多电影，并且主演了“群芳谱”。息影之后便改行去学习时装设计，并创造性地在真丝衬衫上手绘山水花卉。而最巧合的是，当我参加上海文汇报举办的第一届时装比赛时，也是设计了第一件蝙蝠衫，并用手绘画卡通人物在衫上，而取得名次。不久她又再次改行，回归到了绘画专业，在北京举办过个人画展，展示中有一幅工笔画重彩金鱼图，便是得之于朱瑚老师的真传！每次她回到上海，我俩都邀请朱先生到家中，亲自下厨欢聚叙旧。先生总是笑容满面宁静地倾听我俩的交谈，适时给予一些意见和建议。那些建议都是最中肯的。我和唐乙凤曾经在長途电话中相邀2012年4月在西安古寺廟相聚，而她却逝於2011年秋季。

朱瑚先生一生坎坷，历尽沧桑，跌倒后又站起来，從不气馁！他在57年被打成右派后，经历了22年的农场改造生涯，身心都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摧残，却從未对生活失去信心和激情。他仍然乐观、开朗，心胸开阔，坦然面对所有现实对他的不公平。热爱家乡山水的先生在93岁高龄时更创造了奇迹，用了将近二年的时间，走遍富春江两岸，画了无数張的写生，汇集了江畔景色，最后创作完成了12米長的“富春新韵”巨作。他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只是为了一个信念，覓得人生一份收获。朱老师现已95岁了，岁月從没在他身上留下痕迹，精神面貌仍然是何等的光彩焕发。他把握住了人生的精彩，创造出了人生辉煌，就像那富春江畔的劲松，无论暴风骤雨，永远屹立在那里，他的精神將千年不倒，万年不衰！

我荣幸能够成为朱瑚先生的弟子。我将遵循先生的步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我和唐乙凤

朱瑚，1924年生，浙江富阳人。毕业于40年代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为美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的高足，现为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

- 摘自《百度百科》

# 当联邦陪审员有感...

叶善章 67届高中

2016年初，我被随机地挑选为联邦陪审员。有人告诉我，“这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年龄超过七十，一般就不会再被选上了。”正当我在庆幸还有机会进一步了解美国这个老牌民主国家的司法体系和制度时，却得悉此一职责所延续的时间不仅将长达18个月，即一年半之久，而且在18个月后又非常有可能继续延长，这实在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每周一天要到费城法院大楼办公，不得无故缺席，否则可被追究法律责任，想起来还真有点让人担忧。不过，在有生之年有机会尽公民的义务，增长见识，丰富人身阅历，还是觉得十分荣幸。

陪审制起源于古代英国，并逐渐被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域的司法制度所继承。美国的陪审团分为两种：在刑事案件中决定是否对嫌疑人提起公诉的大陪审团（grand jury，又称“起诉陪审团”）；在刑事诉讼或民事诉讼的审理中参与其过程的为小陪审团（petit jury，又称“审理陪审团”）。大陪审团和小陪审团的名称来自两者陪审员人数的多寡（传统上，大陪审团由23人组成，而小陪审团有12人）。

所有成年公民都可能被选为陪审员，陪审员的选任需要遵从一定的选任程序。因为并不了解各州是否有差



异，所以只能根据我所了解自己所居住的费城地区的选任程序作一简单介绍，大致如下：首先地方法院根据两个名单，即从在机动车辆管理局DMV注册的驾驶员名单（driver license）和选民（voters registration）名单中，在费城周边居住的各个郡随机挑选陪审员。寄一份表格给候选人，让他/她诚实地填写自己的姓名、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有无犯罪记录等等，作为第一步的筛选。

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公函请合格者去费城法院作第二步的筛选，也可以算是面试吧。先由主持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和各候选人单独谈话，如果没有恰当并令人信服不能承担这一职责的理由，这位候选人就被选定了，一共从100多人中选出23位互不相识的陪审员。然后再挑选了两组替补团员，每组八人，共16位，以备不时之需。被选中的陪审员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这一公民义务。接下来是Orientation，由大法官亲自主持。他告诉我们费城法院设立了数个陪审团，分别审理不同类别的联邦案件。我们这个陪审团将参与刑事诉讼案件的审理，审议的案情不能对任何人讲，包括父母，配偶或子女。我们的责任是根据费城地区联邦检察官（U. S. Attorney），或联邦助理检察官（U. S. Assistant Attorney），或联邦调查局特工（FBI Special Agent）所提供的证据，或其他相关证人的证词等，审议并决定是否对嫌疑人提起诉讼，所以是Grand Jury，即前面提到的“起诉陪审团”，而不是像许多电影播放的那种参加法庭审理的“审理陪审团”。

因为有纪律，案情不允许对外讲，我只能在此写一些自己的感想体会与大家分享。我们这个“起诉陪审团”审议的案件大致和以下刑事案件有关：

- (1) 抢劫银行，抢劫便利店
- (2) 抢劫私宅，即“target robbery”，主要对象是小企业主或毒贩子，因为知道他们家里藏有现钞
- (3) 枪支贩卖，毒品贩卖
- (4) 递解出境的非法移民再度入境
- (5) 从事未成年人的卖淫交易
- (6) 在网上浏览儿童色情的视频或照片等等

我们所见到的证人有联邦调查局特工，被抢劫的受害者，与案件有关的人员（包括亲属或朋友），争取将功赎罪的犯罪同伙，甚至关在监狱里的罪犯……见到的证据有照片，犯罪现场由摄像头录下的视频，罪犯抢劫银行时的穿戴、面具、写给收银员的纸条，和案件有关的邮件、电

话或手机的通话记录、笔供，以及下载到电脑或手机的儿童色情视频、图片等等。差不多每个案子都有联邦调查局特工（FBI special agent）提供调查的详细过程及证据，并由地方检察官对所有的细节、疑点等向起诉对象或证人提问。作为陪审员，我们也可以对所有的证据，证人，证词提问，或者提出有关证据不足，嫌疑对象不足以被起诉的个人意见；或者对相关的司法条款不解或有疑惑等等向检察官或FBI特工提问。十个月来，使我比较有感触的大致有以下几点：

尽管在新闻里也偶尔会听到或看到司法不公的例子，但依我看“绝对公正公平”，在这个世界上是根本不存在的。总的来说，美国的陪审团制度的设立是基于公正公平的理念设计并贯彻执行。我所在的陪审团的成员都是从费城周边的各个郡/镇挑选的，近的居住在费城城里，远的居住在50英里之外，本人的理解是尽量做到随机挑选，互不相识。陪审团有严格规定，每当审议一个案子，必须有十六位陪审员出席，少一位都不行，否则审议活动取消。当审议一个案件完毕，需要投票表决嫌疑人或嫌疑团伙是否要起诉时，除了必须有十六位陪审员出席外，还必须有陪审团的绝大多数，即起码四分之三的成员（也就是超过十二位），表决同意起诉或不同意起诉，否则表决不能成立。这点是非常严格执行的，贯穿于始终。今年夏天，因为种种原因有几次不能保证有十六位陪审员出席，法院宁肯取消陪审团的案件审议，也不会因此而开一先例来破坏这一原则。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回避制度，凡是认识，哪怕是听说过被告，证人或涉案有关人员名字的陪审员，一律必须回避，以免影响陪审员对案件作出客观公正的判断。

虽然我所在的陪审团讨论的都是刑事案件，但每一位检察官对于任何一个被告或嫌疑人，即使是有前科的罪犯，或收监的罪犯，带着手铐脚镣出席的，都十分尊重。从未见过一位检察官因为身份的差异，而对对方吆五喝六，颐指气使。充分体现了只要是个人，无论贵贱高低，都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每个FBI特工，每个证人或罪犯进入陪审团的房间，都必须先举手宣誓（Oath）：

“I do solemnly, sincerely and truly declare and affirm that the evidence I shall give shall be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每当检察官询问任何一个证人或罪犯时，都会郑重其事地向对方陈述，“你有请律师为你辩护的权利，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替你安排一位律师。”“你有不回答我

所提问题的权利。如果你觉得回答某个问题会给你带来麻烦，或你想和你的律师讨论后再回答，都请随时打断我。”“你必须非常诚实地陈述事实或回答我的，或是陪审员向你提出的问题。如果你不如实阐述事实或回答问题，你会被指控为‘伪证罪’，或‘妨碍司法罪’（罪责很严重，你可能因此而遭逮捕）”这些阐述，是每一位律师对每一个被告或证人反复强调的，也是我们每次在陪审团反反复复听到的，可见诚信对美国的司法系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能够观察得到，有时，被告或证人会有意回避一些事实，或避重就轻，但很少发现有人故意撒谎。如果公诉人有怀疑，当证人离开后，有时他/她也会问我们觉得此一证人证词的可信度。除此之外，所有律师或陪审员的提问和一切供词证词，不仅都由法庭书记员记录在案，而且还有录音，可谓双保险吧。可见在陪审员前的证词是绝对有法律效用的，一旦记录在案，翻供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我所见，“逼供”或“体罚”是根本不存在的。当证人或嫌疑人离开时，公诉人还都会礼貌地对他们说“谢谢”。由此可见，检察官给了被告，或将要起诉的对象足够的尊重和应有的权利，让他们相对难以找到不说实话的借口。

另一点让我比较有感触的是“对生命的尊重”，这与我们从小学习并树立为毕生榜样的大大小小的英雄人物的行为准则：即为了保卫或抢救国家/集体财产而奋不顾身，或战天斗地，或以血肉之躯与歹徒搏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是非常不同的。我们前后审理了不少抢劫银行的案件，银行抢劫在美国被视为十分严重的联邦罪。在无数例抢劫银行的案件中，我们看到银行和相关部门如何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以彰显对生命的尊重。当抢劫犯进入银行，通常会递一张纸条给银行出纳员，将他索要现金的诉求写在纸条上，并要求将钱放在一个信封或纸袋内，其中有些劫匪还持有枪支。面对这样的险峻情况，用“硬碰硬”的方法对付他们，后果将不堪设想。为了不要让劫匪伤害银行雇员的生命安全，也为了让银行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的程度，不少银行会让出纳员准备一份特殊的现金给抢劫犯以应对这种危急的局面，尽量避免激烈冲突，甚至枪杀。随着高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各种越来越有技术含量的措施相继而生。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比仅在银行设有虎背熊腰的警卫更行之有效。目前使用的大致有以下几种：

1、染料包（dye pack），钞票瞬间变“彩票”。“染料包”是让劫匪抢走的钱在很短时间里作废的一种方法。染料包由无线电控制，目前的高科技可以让它制作得非常薄，且有一定的柔韧性，很难被发现。藏身于一捆钞票里，看上去与一摞十元或二十元的美元无异。平时被放在银行柜台内一个磁碟旁边，以“待命”模式随时静候劫匪敲门。在抢劫发生时，银行雇员会把它混入真钞递给劫匪，染料钞票的战斗模式即被启动：只要罪犯走出银行大门，装在门框里的无线电发报装置会启动染料包内部的定时器，染料包会自动爆炸，并放出一种气溶胶，这种鲜红色的染料不仅能把劫匪刚得手的钞票染得一塌糊涂，还能

顺带让劫匪也全身挂彩。如警察能及时赶到，也能很容易地识别狼狈的劫匪。如果劫匪想迅速地洗去身上的颜色，可不是容易的事。同时，染料包爆炸的化学反应能使它达到将近400°F（相当于204°C）的高温，想要把它从钱堆里挑出来扔掉，那也非常困难。所以，染料包不仅能大大增加银行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而且对抓捕罪犯也是很有帮助的。

2、诱饵钞，劫匪上钩的诱饵。既然钞票被做成了诱饵，它就既不会爆炸也不会将你烫伤，而是一捆真正的钞票，只不过钱上的序列号事先都被抄下来存档了。一旦劫匪拿走了这些钱，钞票的详细信息就会被提供给警方，只要追查谁拥有或正在使用这些钞票，警察们就不难顺藤摸瓜抓到抢劫银行的劫匪了。难怪有人戏称这种诱饵钞为“烫手的山芋”。

3、GPS定位仪：平时它和现钞一起躺在抽屉里，所需电量很低，可在非激活的待机状态下待命18个月。一旦险情发生，追踪器和现钞一起被带离特殊的磁盘可读区的银行，追踪装置就会立即激活，并同时通过电邮、电话或短消息向警察局发出讯号。GPS定位仪除了必须够轻薄，够柔软，不被轻易察觉外，更重要的一点，它要有一颗“强劲的心”。即使静静待命18个月以后，一旦被激活，必须能保证在未来的45分钟内（追捕罪犯的关键时期），保持高昂的战斗状态。2006年，宾州一家钞票GPS仪厂商发文宣称，仅在11月一个月中，GPS定位仪就在超过30宗银行劫案中派上了用场，而且，这些银行里钞票的“失而复得率”创下了73%的高记录。

美国的陪审制，耗费不少，褒贬不一，我非常有体会的是此一制度的设立可以让普通老百姓参与案件的独立的、不带偏见的审理，从而尽量达到司法的公平和公正，以避免由各种各样原因造成的不公正的立案（起诉陪审团），量刑或裁决（审理陪审团）。任何人一旦进入法律程序，必须先“宣誓”，充分体现了美国的司法是以“诚信”和“必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为准则的，否则罪上加罪。我们审理案件的根据完全来自于证据、证人和证词，而且每一个证人，嫌疑人都被赋予应有的法律权利和足够的尊重。以上几条就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错案或不公正判决的发生。总之，十多个月的陪审员经历对于我是很有收获的，希望在余下的时间里能有更大的收获。



# 湖州南浔联谊

2016年10月8日，早晨。一场台风刚刚袭过南方沿海各地城市，申城上空还继续下着不小的阵雨。

上午七点半，我们一批上海位育中学65届初中毕业生，却已兴致勃勃集聚在上海八万人体育馆对面的华亭宾馆大厅里，准备出发去湖州南浔一日游。八点时分，这次联谊活动的组织者田易、周用、吴士玕看看同学们都到齐了，忙招呼大家上车入座。随着车轮的飞速转动，大巴载着我们一路欢笑，向湖州方向进发。

大巴所载的我们，是一群65届初中毕业五十周年筹备活动的志愿者。两年前，筹备组由几位热心同学发起，八个班级先后有近四十位同学自愿加入，大家尽心尽力，团结一致，贡献了自己的特长和工作经验，同时也得到海内外同学的广泛支持，才使纪念活动圆满成功。失联五十年后再相聚，让同学们感到格外亲切。纪念活动结束后，志愿者们又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本值得永久收藏的“纪念册”。两年来的筹备组活动，更增添了大家的友情。虽然纪念活动结束了，但都觉得意犹未尽，于是有了这次一日游活动。

为了操办这次谢幕活动，田易、周用等老同学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田易在旅游前一天还在微信群里发出信息，“通知，10月8日筹备组活动：上午7点50分集合上车，8点正从华亭宾馆出发，第一站赴湖州南太湖旅游区观赏。完毕去南浔古镇午步。午步后游览南浔古镇。下午再赴枫泾古镇逛逛，早晚步后回沪。请大家互相转告，准备参加。”

我们由此深深感受到友谊是一种美妙的情感，只有心甘情愿的付出者，才会收获快乐；友谊是一抹自然的色彩，只有独具匠心的艺术者，才能描绘完美；友谊是一个

## 记初中65届筹办纪念毕业50周年 志愿者活动

虞金良 65届初中

跳动的音符，只有感情细腻的歌唱者，才会展现纯真。美丽人生需要友情，就像生命需要阳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精彩，每一次光彩夺目都需要朋友的帮衬。牵手友谊，凝聚活力，你的生活就会绚丽多彩。

对于这次活动，陈博夏同学事后感叹道，“筹办纪念毕业50周年活动降下了帷幕，在这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历了种种不易，光为解决问题、难题而举行的大小会议就以两位数计算了。有付出更有收获，大家互相了解熟识，好朋友的圈子越来越广。纪念活动总有曲终人散时，但向快乐出发的劲头永不丢弃。”

还在旅行社工作的吴士玕同学担任本次活动的领队兼导游。他手执车载话筒，用热情幽默搞笑的话语向同学们开始了他特有的旅途主持。在他的主导下，我们年级八个班里每个班级都推派一名代表即兴发言或表演节目，车厢里气氛十分热闹，顷刻间洋溢起一片欢声笑语。



月亮环旁的合影留念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八班田易的提议下，请他们班丁晓燕同学在车上为大家讲授老年人如何养生的演说。丁教授说：老年人退休后没事干，便学会了微信，反正不花钱，每天乐于在手机上传养生帖子。其实，说到养生就涉及到DNA遗传因子了，因此我们特别须注意到后天生活方式上。我有学生学中医，讲养生，就会往表观遗传胚胎学上靠了。从我们70年个体上去检查，以自己身体客观上考虑如何高质量生活。我们不必太去讲究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还是顺其自然些为好。譬如吃红薯，不妨去了解尝试一下，反正既不要过度解读，也不要不当一回事……丁晓燕同学不愧是中科院的一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她深入浅出侃侃而谈，给我们不少启发和受益。

我们由此深深感受到友谊是一种美妙的情感，只有心甘情愿的付出者，才会收获快乐；友谊是一抹自然的色彩，只有独具匠心的艺术者，才能描绘完美；友谊是一个

活动结束后，范静在微信群里感谢田易，“田易，谢谢你这次活动请来了丁教授，在席间，我向她请教了很多问题（当然不是学术方面的），感觉她真是位博学、严谨、献身科学的学者。”陈博夏说道，“丁小燕同学在车上以养生的角度提到我们要过好以后的20年（对大部份同龄人来讲），20年其实不太长，我想最重要的是尽量过得快乐，为此要适当的体锻、旅游、消费，自己快乐，更要让周围的人快乐！”

老天真是太眷顾我们这批老人，大巴驶入浙江境内，雨过天晴，太阳从云层里露出了笑脸。两个多小时行程，我们抵达了湖州月亮湾的南太湖风景区。月亮湾以迷人的景观欢迎我们这批上海客人，我们在硕大壮观的月亮环旁摄影留念，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同学情缘。

时值中午，我们在南浔一家餐馆吃了午餐。下午游览南浔古镇风光。

在南浔，我们参观了小莲庄、嘉业藏书楼、张氏旧宅等名胜古迹，迷人的江南水乡和古镇南浔老街正在进行“中国魅力水乡”示范村和美丽乡村的创建工作，给前往的每一个游客深刻感受到古老典雅和现代时尚元素的强烈视觉冲击。

南浔古镇，被称为“中国十大魅力古镇”之一，因为从未去过，这次机会难得，我慕名而来。在小莲庄游览，映入眼帘的是一大片荷花池，虽然池塘里荷叶枯萎翻卷，荷花已经凋谢，没有往日盛开的美景，但风采依旧，吸引大家驻足举起相机连连拍摄。

深秋的水乡古镇下午，阳光照在身上暖暖的感觉，空气中还弥漫着阵阵浓郁的桂花香气。我们穿街走巷，行走在老街刻蚀着年轮印痕的石板路上，观赏着一幢幢古朴典雅、有着丰富历史故事的古建筑，但更重要的不仅仅是这些（感动）陶醉着我们心田，而是我们边走边看边聊，又情不自禁回忆起中学时代老师和同学间的趣闻旧事，重新唤起昔日彼此的悠悠情谊啊！

很有趣的是一路上我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昨天之前，可以说我和他素未谋面，虽然昔日是同校同级的校友，却不同班不相识。但在昨天的联谊活动中认识了，而且一路上我们一见如故，交谈甚欢。有同学上前问我，你们以前认识吗？我回答说认识，但同是位育人，却神奇地把我俩自然亲热的连在了一起。

他畅所欲言，告诉我他的人生丰富经历。他曾是一名中学教师，他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他有一个出息的儿子和一个贤惠的儿媳，同在一家德资企业，并派往美国分部，工作生活在美国费城。如今，已在异国他乡买了一幢房子……他热情地让我观看放在手机图库里的其儿子在美购置的四层房屋的外形图片，还满脸喜悦让我欣赏了他的活泼淘气的三岁小孙子在国外幼儿园的近照，那漂亮大大

的双眼扑闪扑闪十分惹人喜爱……

“那你和夫人为什么不前往美国待上一段日子，顺便去照顾他们一下？”我问道。“没办法啊，上海还有一位九十五岁老丈人需要我们照料，走不开呀！但儿子媳妇都很能干，独立生活能力强，又让我们宽心不少……”如今他身体很好，对自己的晚年生活十分满足。他又说，“我现在没什么过高的生活要求，钱再多也没什么用，房子再多也只能住一间，关键是自己身体健康，家庭和睦。”

多么朴实无华的生活态度！感谢李和净同学为我们俩和杨伟山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难忘的合影。不过我的烂记性，竟过后忘了他的尊姓大名。好在连瑞晶同学马上在微信群里告诉我说，他是初中七班的，退休前曾是淮海中学校长，叫郑中一。连瑞晶还告诉我，他是初中生物老师郑均碧的侄子，田丽云老师是他阿姨。哈哈！真是有眼不识泰山，我高攀啦。



自左至右：郑中一、虞金良、杨伟山

有人这样评论南浔，“江南的古镇，我已经去过周庄、乌镇、西塘和龙门，虽各有特色，但毕竟大同小异。论沧桑，他们不及平遥；论秀美，他们不如凤凰；论大气，他们不及丽江；论休闲，他们不如阳朔……不过，每一个古镇都有它自己不可替代的历史，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有空就去看看吧！”

来到嘉业藏书楼，我们被它独特的建筑风格所吸引，仔细参观走了一圈。我们回到藏书楼的入口，喜欢歌唱的吴士孔忍不住又开始他的男中音演唱，那浑厚高昂的嗓音在藏书楼四周回响起来，过往的中外游客纷纷对他翘起大拇指，拍手叫好……

郭惠君回顾这次难忘旅游，她在微信群里说，“我仔细地看了集体照里每张面孔，笑容都是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尤其博夏一身超人的戎装，怎么看我们这群人都与古稀不搭界，只要聚在一起，童心泛滥。”她又说，“五十

周年聚会筹备组活动历时两年，有始有终，画上了完美的句号，陈博夏为此做了系列专题片，记录了我们每一个脚印。虞金良富有创意的短片传递一个信息：曲终人将散去，但是我们两年来共同相处的点点滴滴将成为生活中抹不去的浓重的一笔。今后人或见，或不再相见，友谊天长地久！”

真正的友谊，无需约定，无需祈求，只愿赤诚相待，相辅相成。即使时间荏苒，岁月漫长，都会在各自己的繁忙中相互迁就，相互安慰。似水流年，时常相约一起游泳健身、唱歌跳舞、开心旅行、赏花照像、打牌聊天，等等之类，共寻快乐，尽显自在。友情，需要真心，也需要包容；友谊，需要感动，也需要让步。为朋友让步，友情会越来越真诚；懂得让步，友谊能让各自海阔天空。生命是一场懂得，懂得珍惜，你就会把平淡的日子，过成诗。

当天傍晚，我们驱车来到古镇枫泾享用丰盛晚餐。高潮说，“据同行同学介绍，枫泾三桥（枫泾河上几条支流汇集处建有三座桥：竹行桥、清风桥和北丰桥）是枫泾的特色景点。”我们一到达枫泾古镇，高潮所描绘的特点景色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只见两座桥（清风桥与北丰桥）簇拥着一座酒楼，倒影在水中清澈可见。

在清风桥上极目远眺，保存完好的水乡古镇，尽收眼底。

华灯初上，星光闪烁，热闹的枫泾古镇有一种别样热闹迷人的夜市景观。

汪仕清同学在微信中连连发声，“暮色中的枫泾，华灯初上，展现古镇美色（若白天到，还抓拍不到如此景），真好！陈博夏，你将暮色中入古镇至天色转黑，用照片一张张推出，处理得相当有意味，赞一个！”

为此，周南征同学诗情涌动，想起来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词：《谁说我们已老》：

谁说我们已老，我们离老还早，阅尽沧海桑田，此时感觉正好。

踏遍青山大道，一路风霜多少，人心豁达志向高，胸中更容万顷涛。

拥有一颗青春心，生活充满欢和笑，面对夕阳放声唱，迎来彩霞漫天飘！

参加这次湖州南浔一日游的位育同学陈晓华也在微信中发表了长篇感言，他深情地说：“旅途中秦醒石同学曾说赶上了筹备组的末班车，那我作为一名志愿者，则得到同学们的厚爱，也有幸成为位育同学南浔枫泾游的一员。10月8日恰逢24节气中的寒露，可同学们一路歌声一路情，驱散了寒气，增添了暖意。出发时的秋风秋雨（那天入秋）也丝毫没有愁煞我们，同学们相聚时的欢声笑语甚至感动了上天，不仅在我们抵达第一站时就天随人愿，到下午更是云开日出。”

“当然在欢聚的时刻，我们也面临着残酷的现实，那就是岁月无情，2014年10月9日我们在佘山相聚，2015年11月7日我们在党校联欢，2016年10月8日我们到苏南一游，8个班级的同学每一次见面，少则数月，多则数载，因此我以为，南浔枫泾游只能是我们初中毕业50周年纪念活动降下了帷幕，但同学的欢聚还不能算是划上了句号，最多只能是个分号，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后，到那时才终于可以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为此，让我们继续向快乐出发，共同期待再相会的时刻。祝好！陈晓华”

对于这次联谊旅游活动，醒石同学在微信中作了完美点评，表达了大家共同心声。他说道：“感谢田易、周用的辛勤组织，感谢老吴的周全安排，感谢丁晓燕发人深省的专家讲座，感谢各位摄影高手的热心相助，加上各位老同学的积极参与，使得我们这次南浔、枫泾之游圆满成功。一路上歌声、笑声、掌声不断，旅途中饭桌上互相交流，各景点相机手机竞相显能，留下一帧帧英姿倩影……使我们愉悦了心情，结识了不少老同学新朋友，巩固并扩展了位育同学的情谊。我们大家度过了开心而又有意义的一天。”

彼此懂得，心与心才没有距离。珍存友情，牵手友谊，你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各位老同学们，让我们用优美的姿态来印证那句时尚感言：“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 文中照片由陈博夏、连瑞晶、李和铮提供。



# 我的高尔夫伙伴

萧亦麟 67届初中



我的高尔夫伙伴是个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白人老头——爱德华·摩根，Edward Morgan。我们相识后在一起打的每一场球，基本上都会遇到几个似曾相识的球友，

同组的也好，前后组的也罢，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常常能在与别人打招呼的一霎那，走上前去直呼对方尊姓大名。上个月我们与一对南韩夫妻同组，互相打完招呼后，那女的走到我边上轻声地问：对不起，他姓什么？因为刚才爱德华在称呼他们时是连名道姓，搞得他们有点不好意思了。我这个人脑瓜子不灵，常常记不住新的人名，闲谈时就用帅哥，靓女，老黑，小白等胡弄代替了，所以对爱德华的这种特异功能十分钦佩，他风清云淡地说大概是年轻时军队里养成的习惯，一条舰上几百号人，有的天天见，有的周周见，有的月月见，有的到港口才一起出游，很像打球时遇到的球友们。

我们基本上每星期约一场球，大多由爱德华来议定时间，因为他比我更忙，每星期要去照看他的寡居富婆老姐。这老太听上去脾气有点古怪，不愿与外人打交道，过去都靠老公打发里外琐事，现在连看个医生，甚至打电话订个药，都得麻烦已经七十好几的老弟。爱德华的老姐住在六十八英里外的北新泽西，来回光是路上就要三个小时。有一次我们打到一半，爱德华破例接了手机，是因为老姐刚换了膝盖骨回家，怕有意外，他才开着手机。果真那天有了新的情况，午饭前老姐觉得脚底发麻，来电问老弟要不要打九一一，送急诊？爱德华告诉她这与你换膝盖没啥关系，是你的糖尿病在作怪，坐久了脚底就会发麻，应该先躺下休息，然后该吃中饭了。打完电话后，爱德华向我们一个个道歉，说是耽误了大家的时间。

高球场上有不少不成文的“潜规则”，比方说打到一半接听电话就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不仅是同组的球伴受影响，后面跟着的所有球组都会因为你的耽误而等待。爱德华是个十分守纪律的球伴，他从来不会在你进入击球状态的时刻开口说话、张嘴吃东西、抽杆做准备、拉着车先行，等等。球打进了沙坑，下去击球以前，一定先带上球场提供的整沙扒子，击球后尽量把沙坑恢复原状才上来。碰上艳阳天，人在果岭上会留下长短不齐的阴影，爱德华很注意自己的站位——避免阴影遮住洞口，妨碍别人推杆。如果自己不是最后一个推杆的，总记着在大家完成推击后，把旗杆插回洞里，自己才离开果岭。他看出我没有修复果岭上的球痕的习惯——因为碰上标准On (Green In Regulation) 常常是光顾得高兴，而忽略了百米开外飞来的小白球在果岭上砸出的两毫米至十毫米的圆坑，特别是过了白露，早晨果岭特别湿润松软，包你一砸一个坑。认识他一星期后，开球前，爱德华递给我一个修复果岭的小

叉，说：“我昨天整理球包时发现的，是你的了！”从此果岭上多了一个修复弹坑的“工兵”。

我属兔，今年六十五。当我告诉爱德华他大我一轮，也属兔时，他高兴地说，怪不得我们仍然能在草地上蹦跶。从认得爱德华始，我就再也不用为是开着电瓶车打球还是走路自拖犯愁了。原因是我的另一个球伴杰瑞，打球时不爱走路，只愿开车。他住在我家隔壁，称我“萧阿哥”，其实我与他父母同辈，但照江湖上的说法，称兄弟更亲热些。在球场上，很多次别人以为我们是正宗父子档：“儿子”特别新潮海派，球具日新月异；“老子”格外低调平庸，球杆老旧落后。平时见到他父母，我们也是根据杰瑞的提议，直呼大名，大家都觉得挺好；可是如果碰到他的两个活泼可爱的学龄前宝贝女儿在街道上玩耍，她们会先交头接耳一番，然后小声地、十分不好意思似的叫一声“爷爷”。

杰瑞小我足足两轮半，今年三十有五，但是每次约球，我们最难决定的不是天气原因，不是开球时间，也不是球场远近，而是他总要坚持开车打，我就愿意随性走路逛。正因为杰瑞很感冒走路打球，说是浪费体力（他与国内做生意，经常晚上没觉睡），常常为了这个纠缠不清的问题，他总有他的要开车的理由，其实主要是可以在球伴驾车的同时打电话、谈谈买卖、拍拍场景、发发微信。我们最后的妥协常常是，要借车，就谁输了谁付车钱——好处是这样会打得更加认真一点。我虽然十有七八不用付车费，但是总认为打球其实就是花点小钱、吸点氧气、聊点闲天、沾点露珠、晒点紫外线。停下来时歇一歇，看人家挥一杆，自己也挥一杆，然后背着包或推着车，继续往前逛。

十月的金秋时间，爱德华告诉我，他的儿子周六要请他打球，说是早在父亲节时儿子就许下的愿，要陪老子下场打球。但因为第二个孩子出生，太忙了就欠了下来。我说太好了，正好我的邻居杰瑞也有空，我们可以四人一组，老少搭配，没得话说！可是爱德华又告诉我，他的儿子说了，他请客付钱是必须的，但要老子先租好车，问我和杰瑞怎么办？我说Wonderful！太棒了，我正愁着又要开车打，这不解决了吗？爱德华说：我没听懂，你不是更愿意走路打吗？我说是啊，我们两老照走不误，让年轻人开车赶集。爱德华恍然大悟，当场与我击掌叫好！那天我先租下一车——六十二岁以上老人三分之二价——交给杰瑞，他还我十元，等爱德华的儿子一到，上车前再还我十

元。两位年轻力壮的小伙驾着电瓶车开始在绿草茵茵的球场上左奔右突，两个白发苍苍的老汉推着小车晃晃悠悠跟在后面有说有笑。那天的成绩是：爱德华105杆，杰瑞98杆，我91杆，魁士（Chris）80杆。

爱德华的儿子魁士球技了得，自己说打八十杆是“很不在状态”，他告诉我们这是他今年的第一场球。打自成家有了孩子以后，就很少抽得出时间摸球杆。现在老二来了，就更没得机会下场了。我悄悄地问一句，你的球是老爸教的吗，他点头称是。并说我们早在他七十过后就怂恿他打红梯了，可老头不服老，说除非轮到爱尔兰节那天，男人可以穿裙子上场时，才能打红梯。其实我心里也在揣摩，照爱德华的打球的架势，站红梯少说平均每洞减少一杆，应该是大八小九的水准。爱德华父子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几十年的球龄，虽然称不上完美无缺，但至少是潇洒倜傥，而在球场上除了对别人的赞美之词，我几乎没听见他们有一句评判其他球伴的话语，这大概也是高尔夫球场上的“潜规则”之一。事实上任何球场上的临时评判只能是越帮越忙——孙子兵法早就指出：临场换将（姿势）是兵之大忌。

业余球手的最大困惑是很不稳定，一场好，一场坏，一时好，一时坏，一洞好，一洞坏，一杆好，一杆坏。所以球伴之间的相互鼓励很要紧，爱德华就是一个十分会捧场的球伴，你发了一个好球，他夸你的表现是在“middle season form”；你标上了果岭，他称赞你跳上了“dancing floor”，你推进了一个十码球，他捧你的表现是“professional shot”；球落在正道上，他吆喝着“It is on NJ Turnpike!”，球出了边界，除了帮你大叫一声“Fare”之外，还会惋惜地轻声道一句“It is off the Parkway.”。你有机会抓鸟，他会先发出各种不同的鸟叫声，你碰巧一杆切进了洞，他走过来赏你一块巧克力。击深了，他自嘲刚挖了个洞；打浅了，他自认又剃了个头。拉左了，他狠命地自拍右面的臀和胯，飞右了，他自言自语：我可没投共和党的票啊！受他的感染，大选后的第一场球，当天和我们同组的汤姆表现神勇，前九洞打了个Even Par 三十六杆，换场时我点了个赞：你的水准够得上陪我们President-Elect 川普打球了（据说官方差点2.8）。这下可好，汤姆倍加精神抖擞，爱德华话匣子打开，一路上历数起往届美国总统打高尔夫的球场花絮。

半年以来，我们每星期都至少约一场球，老兵节的前一星期，爱德华告诉我下星期他要和结缡五十年的老伴去西雅图度假，老两口鹣鲽情深，儿女成群。每次打球，老伴都会把午饭替他准备好。有几次爱德华说饭包里的葡萄明显地增多了，是因为他老伴听说我平时就吃苏打饼干，喝白开水，似乎缺少一点营养，所以那十几颗多出来的葡萄就成了我的dessert了。为表谢意，中秋节时，老婆让我带了两个莲蓉月饼给两老尝鲜。爱德华的家庭理念是男主外，女主内，与中国的传统十分相近。两老都奔八了，一切事情自理，每星期还要去帮老姐一天忙，去女

儿家带一天外孙，去儿子家看一天孙女。春、夏割草，秋扫树叶，冬天铲雪，都是爱德华自己干。我忍不住向他打听：你那四、五十口袋的树叶是怎么装进去的？手扒？打碎？还是机器吸？爱德华轻描淡写的说：其实什么工具都比不上我一双手。我听了好有同感，同时钦佩他那笔挺的腰板！

我好奇地问过爱德华：这几十年来你的球伴是？他说曾经都是他的邻居，退休后有的去了加州投奔女儿，有的去了佛州享受海滩阳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这里越涨越高的地税。我们谈到新泽西州最近通过的一系列法案，取消了新州几十年来油价平实的好处，这对上班族影响不小。但同时提高了征收老人遗产税的上限，从六十五万增加到两百万；加上退休金免税额提升了五倍，从两万元起征上升到了十万元。州政府希望通过这样的调节，减缓退休白发族逃离新州的速度。爱德华说现在他和老伴谈论最多的话题不是人生的最后一站定在哪里，而是考虑要不要把已经住了四十多年的两层楼房换成一层的平房，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上下楼梯已经成了一种日增月长的精神负担和现实的肢体磨练。

我曾不只一次告诉爱德华，很羡慕他那熟记人名的记忆功能，但打球时他又常有丢三落四的惊喜。套在球杆上的球套是他不时寻找的物件，半年来，至少三次他为了丢失的球套，在球场上找，去遗物处寻，有时甚至返回两个球洞去问寻，真有不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毅力。奇妙的是，每一次都找了回来，我告诉他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用球套的原因。他儿子来打球的那次，我去帮年轻人租车的原因，是因为爱德华到了球场才发现，出门时为了预防万一借不到电瓶球车，临时多备一架手推球车替儿子应急，不留意就把自己的球鞋落在车间里了。他打电话叫老伴送到半路上的一家酒店，自己开一半路回头去取。我说回家你可要好好夸夸老伴，真不容易，这么大的人了，出了门还得被惦记着。最近的一次更有趣，老伴装好的午餐留在了车上，打了半场球，肚子饿了才发现，爱德华叫我们顺着洞照打，自己跳过一洞，蹭空一路小跑回停车场取饭包，回来后大大地自嘲了一番。

爱德华年轻时服役海军，风吹雨淋日晒，脸上，肩头，背后，手臂都呈现早期皮肤癌症状，最近的一次手术在背上。遵照医嘱，他七天没摸球杆，第八天就应邀下场了。他的球帽是四边正圆的英国式雨帽，再热的天，爱德华都是长袖长裤，没有例外。他说这是因为年轻时什么都不在乎，现在就要Pay the price了。秋分后的那个礼拜，他总算把英式雨帽换成了美式棒球帽，但却是一项美国大师赛官方通用的漂亮的全绿色 Master Cap，他告诉我前年和儿子去观赏大师赛买了两项。我连不及地夸他大气、有派头！爱德华说，下次把另一顶送给你，我接着连不及地摇头晃脑地打马虎眼：No, No, No, Please. Ed, I will tell you the Chinese story about green hat next time. 哈哈。

# 我所熟悉的几位中国物理学大师

朱邦芬 65届高中

我很幸运曾经跟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黄昆先生在同一个办公室一起工作了15年，又有机会跟很多中国物理学大师，像杨振宁先生、彭桓武先生、周光召先生、王明贞先生、黄祖洽先生等(图1)，有比较多的个人接触，有的还可以随意交谈。

王明贞先生是清华大学第一位女教授，是我国最有成就的一位统计物理学家，2010年104岁时去世；彭桓武先生是“两弹一星”元勋，1935年清华本科毕业；杨振宁先生是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许多物理学家认为，杨一米尔斯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足以让杨先生再次获得诺贝尔奖；黄昆先生与杨振宁先生1942—1945年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时是同学，是享誉国际的凝聚态物理学家，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祖洽先生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1950年从清华大学硕士毕业，许多人认为他是没有两弹元勋称号的两弹元勋；周光召先生1951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也是“两弹一星”元勋。这几位先生都是清华校友，他们都取得了非常大的学术成就。不过我觉得他们最值得称道的，首先还是为人，他们都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真正的人；其次才是做事；第三是做学问。这符合中国文化传统中“立德、立功、立言”的顺序，首先是人格的崇高，然后是认真做事并带来学术上的成功。

我与这些大师们有着较多的交往经历，希望从一个晚辈和大学教师的视角，与大家共享我对这几位物理学大师为人为学的一些观察和感悟，探寻他们是怎样做人、做学问，怎样成为大师的。希望对同学们有所启示。

朱邦芬，原籍江苏宜兴，1948年1月出生于上海市。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美国UIUC等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教授，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与黄昆先生一起确立了半导体超晶格光学声子模式的理论，被国际学术界命名为“黄朱模型”；建立量子阱中激子旋量态波理论；建立一个系统的量子阱中拉曼散射的微观理论；提出时间域介观物理概念。

— 摘自《百度百科》

## 1 物理学大师的为人之本

怎样用一个词来分别描述我所认识的这几位物理学大师？我想，用“淡泊”形容王明贞先生，用“单纯”描述彭桓武先生，“朴实”之于黄昆先生，“低调”对应黄祖洽先生，“平和”描述周光召先生；杨振宁先生很难用一个词来形容，我仔细想了想，尝试用“率真”这个词。

为什么说王明贞先生淡泊呢？她有句“三乐”的座右铭：助人为乐、知足常乐、自得其乐。我想她之所以能够高寿，除了遗传基因，跟她的“三乐”心态也很有关系。她一辈子经受了太多坎坷，包括求学时遇到种种障碍，“文革”期间曾与丈夫俞启忠在监狱分别被单独关了六年和八年，只是因为她的丈夫是江青前夫黄敬(俞启威)的弟弟。经受了这样的无妄之灾，她的心态依旧非常平和，很不容易。王明贞1955年留美归国，和她一起分配到清华物理教研组的还有一位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徐璋本教授。当时清华把徐璋本定为三级教授、王明贞定为二级教授，徐璋本有情绪，王明贞就说，把我也定成三级教授吧！如果把我定为二级教授、徐璋本定为三级教授，那我就离开清华。王明贞在物理学研究领域做出了很有影响的重要工作，坦率地讲，她是中国在1949年之前统计物理领域最有成就的一个人，回国后又辛勤从事物理教学，但生前在国内知名度并不算高，与院士这样的头衔也毫不相干。尽管如此，终其一生，她的心态都非常好，她的为人值得我们敬仰。

为什么用“单纯”来描述彭桓武先生？彭桓武的导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马克思·玻恩在回忆录中曾经说，彭桓武除了他那“神秘的”才干之外是很单纯的，外表像个壮实的农民。对另两位中国学生程开甲和杨立铭(后来也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玻恩的形容则是“高尚、文雅、有高度教养的绅士”。玻恩用“单纯”来评价彭桓武，我觉得确实很妥切。大家知道彭桓武有一句名言——经常有人问他，你在国外做研究这么有成就，已有正式教职，为什么还选择回国？彭先生的回答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句话表达了他单纯的赤子之心。再举一个例子，前些年有一个一度很热门的研究课题叫“冷聚变”(后来出现了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这有点赝科学的味道，这当然是后话)。当时的彭先生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请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的几位年轻人给他讲讲“冷聚变”是怎么回事，并且亲自探究这里面是否有道理。一位功成名就、年事已高的大师依然对新鲜的事充满好奇心，而且完全是以探索心态做

学问，我以为这很好地体现了彭先生的回归到科学、科学家“单纯”的本色。

再来谈谈黄昆先生的“朴实”。我跟黄昆在一个办公室相处了15年，跟他无拘无束，没大没小，是世上受他教诲最多的一个人。黄昆在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时说：“我是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没有什么神奇的和惊人的地方。”黄昆的内心可能还是比较骄傲的；但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他把自己的位置放得很正，总是觉得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有点成绩也是由于比较幸运。黄昆曾经说：“我做的每件事情都是有机遇，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不管有多有少，总是能使自己的力量真正使出来做点有用的工作。”黄昆1951年回国后在北大物理系任教，一直到“文革”结束，基本上没有继续从事他早前在国外开展的卓有成效的科研。后来有人问他，你当时在英国的好几个同学都拿了诺贝尔奖，如果你当年没有回国，或者回国后继续做科研，你也很可能拿诺贝尔奖，那么多年只做教学对你来讲是不是一种很大的牺牲？黄昆并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说，他是把教学当成科研来钻研，在教学中研究了很多问题，自己在教学中也得到了提高。更重要的，黄先生带出了一大批中国学生，后来这批学生成为中国半导体和其他科学技术领域的重要骨干，他觉得自己教学的成就并不比做科研的贡献来得小。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黄昆先生作为科学家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黄昆把科学研究经费看得十分重。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期间，他每接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时，都如履薄冰、睡不踏实，唯恐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省下来的血汗钱。他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值。在讨论研究经费时，他坚决反对有的人抱着“国家的钱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的科研经费。他特

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实验装置，然后做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他对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的昂贵的洋设备，做些测量工作，很不以为然。黄昆的一个朴素的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就应该相应地在科学上做出贡献。”从所长位置退下来以后，1986年，他带领整个理论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申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面上项目“固体的能谱理论”。这个题目囊括了理论组所有11位研究人员的全部工作领域，总额为人民币2万元。在这点上经费支持下，结合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工作的重点方向，黄昆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从事半导体超晶格微结构领域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全所乃至全国在这个新兴领域的工作。

我眼里的杨振宁先生的性格呈现多面：既有一位科学大师反潮流、大无畏的“气场”、洞察力和大局观，有时又像一个孩子，对周围一切充满好奇，时不时地会冒出几句“皇帝没穿新衣”之类的真话。我曾用“一个真人，一个童心未泯的科学大师”作为一篇追思彭桓武先生文章的标题，现在我觉得以此来形容杨振宁先生，也许更合适一些。请大家看看杨振宁先生的这张照片(图2)，他戴着红领巾跟小朋友在一起品味书香，怀有一颗率真之心。又如他曾在文章中写他父亲，“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这只有率真和坦诚的人才这样写。受“杨翁恋”和各种媒体的影响，外界对他的误解比较多，近二十年我跟杨先生接触很多，所以我想多说一点他的为人。

我印象最深的有几点。一是他的骨子里有深深的儒家传统思想。1934年，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请了当年清华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到科学馆，为12岁的杨振宁讲授《孟子》。杨先生自认小时候四书五经念得不多，但《孟



王明贞、彭桓武、黄昆、杨振宁、黄祖洽、周光召六位先生的照片



子》对他的一生都非常有影响。杨先生曾经形容他的老师费米是一位标准的儒家君子，永远可靠和可信，永远脚踏实地，不哗众取宠和巧于贬人。我觉得这句话也是他自己做人的座右铭。杨先生认为，像费米这种品格的物理学家在欧美凤毛麟角，成功的欧美物理学家绝大多数非常咄咄逼人 (aggressive)，行事奉行 one-upmanship (渴望取胜，为胜利甚至有时可以不择手段)，如奥本海默、泰勒、费曼、库恩 (T. Kuhn) 等；而他本人则更喜欢费米、周光召、米尔斯 (R. E. Mills) 这类具有君子风度的物理学家。为此杨先生提出，欧美多数物理学家的个性与他们的学术成就到底有没有关系，这是值得研究的；但是，很明显他自己并不赞成这种做人方式。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把杨先生的这个想法称为“杨振宁猜想”，值得我们的教育工作者和科学史研究人员研究。2015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纪念杨—米尔斯非对称规范场理论发表60周年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杨先生重新回顾了他与费曼50多年前对物理学发展前景的分歧，他把自己的洞察和审慎归之于“吾日三省吾身”的儒家文化的影响。

华裔美国物理学家戴森曾在纪念杨振宁荣休时写了一篇文章，说杨振宁是一个“保守的革命者”，既遵循传统文化、遵循历史、遵循科学规律，但又不守旧，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我觉得“保守的革命者”很符合杨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戴森还曾在《飞鸟与青蛙》中写道，科学家有两种：一种像鸟，飞得很高，纵观全局；还有一种是青蛙，守住一个区域，比如井底或者池塘边，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做得很仔细。戴森认为杨振宁是飞鸟，有大空间尺度的眼光，能够俯瞰很多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很注重细节，注重实验。我想杨先生在科学上之所以成功，跟他的这种“保守的革命者”、以及既有大局洞察力又注重实验细节的特点很有关系。

杨振宁先生观察中国事务，也具有这种历史长尺度和空间大尺度的大局观和洞察力。他早年身处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年代，1937年，他颠沛流离，从北平到安徽又到昆明，深感亡国奴的危险和耻辱，对“救亡图存”有刻骨铭心的感受。经历了旧中国、新中国和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他清楚地看到中国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大局历史观和对祖国有发自内心的热爱，使他对中国的历史性的进步深有体会，对中国的前景看好。在近作《曙光集》中，他说，他和西南联大同学们成长于似无止境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因而把书名起为《曙光集》。

现在网络上谩骂、造谣和污蔑杨振宁先生的话很多，我想他不在乎这些。他几十年来被人骂惯了。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盯着他，因为他是在中美中断了20多年关系以后、于1971年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回到美国后他到处公开演讲，称赞新中国的成就。中苏关系交恶的年代，苏联人也时常攻击他，说他是中共在美国的“第五纵队”。由于他说了很多大陆的好话，台湾和海

外许多亲国民党的华人一段时间内也一直攻击他，攻得非常厉害。杨振宁1997年在清华大学创办高等研究中心（现在叫高等研究院），2003年正式回到清华园定居，成为清华大学全职教授。国内一些人说杨振宁到清华是来享福的。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可以负责地说，杨先生之所以回到清华完全是出于家国情怀，是为了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杨先生回清华后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不胜枚举，这里我只简而言之。杨先生认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圆，起点在清华的科学馆，当时他只有7岁，父亲杨武之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在人生的终点又回到清华科学馆，画了一个圆。我认为，杨振宁回到清华后“画圆”的收笔之作十分出色，做出了一系列杰出的贡献，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 学术领导。**他亲手创办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在物理学和其他相关研究领域中做出了非常好的研究工作。他担任清华物理系的国际评估委员会成员和顾问，帮助清华物理系从根本上改变了面貌。2016年9月19日，薛其坤获得首届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我以为这与杨先生在清华物理系首次国际评估时强调要发展实验凝聚态物理，以及他所创建的高等研究院为薛其坤和张首晟两人提供了合作平台分不开。杨先生是“邵逸夫奖”评审委员会首任主席、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顾问，他的辛勤工作和慧眼，使得这两个奖项声誉卓著，评出了一大批优秀科学家和成果。例如，早在1996年，求是基金会就授予屠呦呦等10位青蒿素及其衍生物研究工作的主要科研人员“求是杰出科技成就集体奖”，而当时没有任何机构授予屠呦呦等人奖项。他还就一些重大的科学工程以及科技政策，发表了真知灼见。最近杨先生关于反对中国现在开始建造超级大对撞机的见解，旗帜鲜明，不管对此持有什么立场，毫无疑问，都可以看到杨先生热爱中国、心系人民的赤子之心。以他的学术成就和声誉，以他的博学和见识，杨振宁先生在科学界所起的引领作用非常显著。

**(2) 物理研究。**杨先生回到清华后，在冷原子物理和统计物理领域发表了13篇SCI 研究论文，亲自做了很多重要的研究工作。本世纪前10年，他已是耄耋之年，但全部研究工作都还自己独力而为，最多有时有一个合作者。他



有多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物理快报》上，我常收到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发件时间经常是晚上10点多、11点。

**(3) 教育家。**杨先生为清华培养出了多名杰出的青年物理学家，其中好几位已蜚声国际。为了推动教师上课，他还曾为清华物理系、数学系的200多位新生讲了一学期的大学物理课。

**(4) 科学史研究。**杨先生写了很多科学史方面的研究论文，特别是对一些他亲身接触过的物理学大师和数学大师的研究及评述，独具匠心、极其精彩并珍贵。杨先生回清华后一共发表了近30篇SCI论文，作者单位都署有清华大学，此外还出版了几本专著。

(5) 杨先生还做了许多其他事，包括就文化、教育、艺术等问题作了很多精彩的公共演讲，他还就学术诚信问题发出了声音。

黄祖洽是彭桓武的学生。黄祖洽说过，作为一名教授讲课是理所当然的，不讲课是不正常的，这跟彭先生“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这句名言的逻辑和思想方法是一致的。黄祖洽曾经为中国研制原子弹、氢弹、原子能反应堆和核潜艇做出过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没被评为“两弹一星”元勋。很多人为他抱不平，然而在一首题为《抒怀》的诗里他写道：“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麒麟阁是古代悬挂功臣画像的地方，黄祖洽的意思是，“山花”已经烂漫了，何必一定要去争功勋呢！这是何等的胸怀！黄祖洽还曾在一篇散文中特别称赞莲子，而不是人们通常赞美的莲花。他写道“莲实从

它初成实的时候开始，就默默地隐在花芯，藏身在由花托膨大而形成的浅黄色的小莲蓬中；就是等到莲蓬长大变绿后，莲实(莲子)们也依然让莲蓬的粗糙组织包裹着，不急于向人们表露，更谈不上夸耀自己。”这里的莲实就是我们前辈大师对待个人名利的一个隐喻。

再看看周光召先生。他曾说：“我一直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对成败得失并不是非常在意，尤其是我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始终努力，即使做不到也就算了，并不为此而烦恼，因为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他还曾说：“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一页的人并不多，希望清华的学生中能多出些可以毫无愧色地写在中国的历史上的人。”周光召的家庭出身和海外关系都比较复杂，没有彭桓武、钱三强这些师长的慧眼，他不可能从事原子弹研究工作。“文革”当中他曾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我想这种平和的心态对于他的成功是很有帮助的。

以上我只是简单介绍了几位大师为人的一鳞半爪。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执着于探究真理、不计较成败得失的精神，才有可能在学术上做出非凡的成就。

朱邦芬教授的这篇文章於2016年10月2日在《中国物理学会期刊网》上发表。其主体分三大部分。由于版面有限，本刊现转载了其中第一部分。

读者可前往 [www.weiyu51na.com](http://www.weiyu51na.com) “笔苑”一栏阅读全文。

## 词二首

吉力立 66届高中

### 满庭芳

访长沙岳麓书院。

时读“抗日战争中的细节”第三集长沙会战。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此行目染耳闻。  
高槐翠柏，庭院几深深。  
自古名山聚萃，算都是，满腹经纶。  
寻师表，八方学子，踏访破山门。

悠悠入世事，云烟草棘，尘埃纷纷。  
恨神州几度，陷落沉沦。  
但有忠肝铁骨，守岳麓，光照汗青。  
斜阳外，湘江似练，渺渺见归魂。

2016年6月18日草，9月3日抗战胜利日定稿。

### 念奴娇

重游边境湖区。丙申八月余携学生驱舟出入湖区四日，还二十年后重游之夙愿。

万湖争滟，问何时染得，银河澄碧。  
疑是嫦娥分宝镜，成就人间奇绝。  
湍急牵舟，波平荡桨，倦做观鱼客。  
登高一望，落霞秋水同色。

却忆倥偬当年，溪山情未了，游心频发。  
自许年行三万里，风雨不为归策。  
岁月无情，人生易老，锦瑟弦难切。  
回头堪叹，此身今夕何夕。

2016年8月5日初稿

边境湖区 (Boundary Waters)

系明尼苏达北部美加国境线成千上万大小湖泊分布之地。



# 杨一华先生

## 诗词选

1957年

### 《修改电影剧本〈陆游〉 后感》三绝

之一

“死去犹能为鬼雄”<sup>①</sup>，  
中原未复恨难穷。  
千秋自有史臣笔，  
亘古男儿一放翁<sup>②</sup>。

之二

平戎策略试无门  
铁马冰河梦里温  
潦倒江湖休有恨  
好为青史铸诗魂

之三

《菊枕》诗成只自怜<sup>③</sup>，  
沈家园里更缠绵。  
多情最是《钗头》曲<sup>④</sup>，  
一遍吟米一泫然。

注：①引陆游诗。  
②引梁启超诗。  
③陆游六十多岁作《菊枕》诗二首。菊枕：以菊花填充枕芯。  
④陆游与前妻唐琬相遇于沈园，陆游题《钗头凤》词于壁上。（陆游妻唐琬又名……）

1958年

### 《大炼钢》

铁水钢花夜未央，  
银须翠袖绕炉忙。  
资源民力虚抛掷，  
欧冶遗殃祸最长<sup>①</sup>。

注：①欧冶子，春秋时人，善铸剑。传说他夫妻俱投身冶炉以…剑。诗指炼钢大大影响人身体健康。

### 《反右有感》

百花齐放百家鸣，  
纳善从流剧可亲。  
谁识翻云复雨手，  
一时才俊尽沉沦。

### 《交心有感》

交心运动势无伦，  
慷慨陈词泣鬼神，  
收到红心应有憾  
世间尽是负心人<sup>①</sup>。

注：①“负”可作无、亦可作“违背”意解。响应交心运动的不少人后被扣上“别有用心”、“恶毒攻击”罪名遭打击。作为领导人都希望人民大众是善良的，忠诚的，假如群众都是无心的或坏良心的，那就难了。《左传》：“盟不以诚，多盟何益？”

1959年

### 《从参观马桥乡亩产将达十八万斤粮田有感》

信口雌黄夸短长，  
千斤棉与万斤梁。  
由来咳唾成珠玉<sup>①</sup>，  
泥土也能自化粮。

注：①《后汉书赵堂传》势家多所宜，咳唾成珠玉。

### 《庐山会议》

地本倾斜水不平，  
是非非是令人惊。  
英雄岂独始皇帝，  
自筑长城自毁城。

### 《读汉武帝罪己诏有感》

三面红旗白日昏，  
冤魂无日出愁城。  
武皇一诏真千古，  
宁为苍生不为名。

1960年

### 《闻马寅初被免去北大 校长有感》

当年骂将真豪杰，  
今日罢官也泰然。  
羞逐郭茅同俯仰<sup>①</sup>，  
萧萧白发要谁怜！

注：①郭沫若、茅盾。

### 《梅兰芳与程砚秋》

梅调程腔各擅长，  
蓄须躬耕美名扬。  
梨园谁道风流少，  
璧合珠联自有双。

### 《有感》

儿童学语便能工，  
黑白无分是非同。  
心画心声何处有<sup>①</sup>？  
行看四海只东风。

注：①杨雄《法言》：“言为心声，文为心画”。

### 《打麻雀》

倾国倾城为雀忙，  
停工停课也停商。  
谁知功过翻新案<sup>①</sup>，  
中外千秋笑大方。

1963年

### 《无题》

星槎有路疑无路<sup>①</sup>，  
苦海无边会有边。  
别样心情嫌蛱蝶<sup>②</sup>，  
依然气骨傲榆钱<sup>③</sup>。  
涧中恰有阴沉木<sup>④</sup>，  
岩畔偏宜不见天<sup>⑤</sup>。  
他日重温今日梦，  
定劳肠断唱催眠。

注：①神话中大海与天河通，有人乘槎（木筏）定期往返。  
②李商隐《青陵台诗》：青陵台上日光斜，万古贞魂对暮霞。莫讶韩凭为蛱蝶，等闲飞上别枝花。  
③榆叶形似古钱，常用比喻钱。  
④阴沉木为极珍贵之木材，传说紫檀在阴湿处或在水中浸泡多年而成。  
⑤“不见天”是乌龙茶中特殊珍品。

### 《端午》

彩丝三户话端阳<sup>①</sup>，  
角黍风流韵最长。  
莫道龙舟无音讯，  
荆江虽远一苇航<sup>②</sup>。

注：①战国时，楚谚：“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②《诗经》：“谁道河广，一苇航之”。比喻美好理想必然实现。

1964年

### 《夏历三月》

桃红梨白柳丝丝，  
三月春风也有私。  
莫道芭蕉无别恨<sup>①</sup>，  
根根叶叶是相思<sup>②</sup>。

注：①李商隐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古人认为芭蕉叶舒展，象征无忧无虑。  
②芭蕉根和叶都呈丝状纤维。

## 《七夕》

云迷星汉路悠悠，  
憔悴南冠两度秋①。  
愿人劫灰填恨海，  
彩堤万丈渡牵牛。

注：①《左传》南冠指囚徒。

## 1966年

### 《红卫兵》

借石他山攻璞玉，  
兴兵红卫乱乾坤。  
洪杨内乱天朝败，  
刘邓清除中共昏。  
元祐党碑今夏见①，  
东林旧案岂重温②。  
藩篱撤尽长城毁，  
日暮西风催断魂。

注：①宋徽宗和蔡京为进一步打击祐党，立碑镌刻司马光等三百多人名字，称党人碑。  
②明万历时，一批学者讲学于东林书院，魏忠贤乱政，大兴党狱，予以残酷打击。

## 1967年

### 《见报载【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一评【清宫秘史】电影有感》

清宫旧案谱新诗，  
飘渺御香起梦思。  
“甘露”成灾嗟已晚①，  
瀛台泣血恨何迟②。  
能忘西子泛舟日③，  
应悔蒯通和背时④。  
同是桃花风雨里，  
毛林先后复谁知？

注：①唐文宗时，宦官仇士良专权。宰相李训等谋杀之。以“甘露”降临的祲祥异兆，诱宦官注观而伏兵杀之。事败李训等三宰相被杀，株连千余人。史称“甘露三变”  
②光绪戊戌事变后被囚于瀛台。  
③即指刘少奇访问亚洲诸国，双指越灭吴后，范蠡与西施泛舟五湖事。  
④《史记·韩信传》蒯通相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相君之背，贵不可言”。

## 1968年

### 《西宁》

青海夏天宜避暑，  
西宁秋月胜江南。  
牛羊遍野鲤鱼美，  
独少清流水蔚蓝①。

注：①青海地理如此。蓝色象征自由。此年到青海服刑。

## 1969年

### 《月》

晓月浑如梦，  
清疏别样惺。  
此时虽寂寞，  
夜伴万千里。

## 1970年

### 《有感》

秋月长劳南国梦，  
春风不解玉关寒。  
昆仑脚下黄河水，  
怎信奔腾破万山。

### 《有感》

望断春回春未回，  
朔风吹雪伴愁归。  
休看银海难腾浪，  
须信金鳧终会飞①。

注：①何逊《行经孙氏陵》：“银海本无浪，金鳧会不飞”。秦始皇骊山墓中以水银灌池称银海，以金鳧浮于银海上。

## 1971年

### 《有感》

血雨腥风扑面多，  
英雄铁网自酣歌。  
头颅掷处能无价，  
万里寒冰长绿莎。

## 《闻陈敷噩耗》

惊悉陈敷赴鬼都，  
满襟热泪痛如何？  
成仁取义原无憾，  
时日俱亡愤慨多①。

注：①《书经》：“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

## 《晚霞》

晚霞真比朝霞艳，  
夜月何如晓月娴？  
爱看夕阳无限好，  
光辉犹照万重山。

### 《无题》二首 之一

返顾破甑也可怜①，  
女媧采石本徒然。  
苍弘热血能虚洒，  
好为黎民铸碧天。

注：①《后汉书》孟达字叔达客居太原，荷甑堕地，不顾而去。郭林宗见而问其意，敏曰：“甑已破矣，视之何益？”

### 《闻林彪“9.13事后咏林彪、江青各一律”

#### 之一

长征开路功勋大，  
首战平型威望高。  
智取卫陈全殄蒋，  
力排刘邓独尊毛。  
四呼伟大心机尽，  
一怒夫人梦魔劳。  
博浪未成应揭杆①，  
今将何语话阴曹！

注：①《史记》张良与力士于博浪沙以锤击秦始皇，中副车。

#### 之二

弥漫龙燄日月昏①，  
坑灰能绝《过秦论》②？  
难从女界称魁首，  
且就文坛掣大幡。  
武后前程原是梦，  
韦妃后影岂无痕。  
中南海冷伶官少③，  
演到《长生》总断魂④。

注：①指女媧。传袖似诞生与神龙吐的沫有关。  
②秦始皇焚书，汉代贾谊写《过

秦论》三篇，后世的批判是无法阻止的。

③伶官指当时中央文革成员已凋零殆尽了。

④《长生殿》剧写唐玄宗与杨贵妃在长生殿海誓山盟，仍免不了马嵬坡的悲剧。意指毛泽东也保不了江青。

注：1977年被判无期徒刑，以上二首诗是主要罪名。

## 1974年

### 《闻周信芳死讯》二绝 之一

台后台前双海瑞，  
戏中戏外两昏君。  
千秋功罪何须说，  
怅望巫山一段云①。

注：①《巫山一段云》词牌名，原咏巫山神女事，神女自称早行云，暮行雨。喻江青等翻云覆雨在文革中的表演。

## 1975年

### 《见报载评〈水浒〉事有感》

恩恩怨怨未关情，  
煮豆燃萁太不平。  
底事今朝评《水浒》，  
前身本是宋公明①。

注：①评《水浒》以周恩来比作宋江，进行批判。事实上毛泽东当年对张闻天就用了宋江对晁盖的手法。

## 1976年

### 《周恩来逝世有感》

不劳班马传青简①，  
自有英名载碧波。  
此日《甘棠》邻国颂②，  
他时子产路人歌③。  
贤如诸葛勋尤大，  
迹比萧何忌更多。  
千古奇谈评《水浒》，  
是非功过岂能磨？

注：①指班固、司马迁。  
②《甘棠》，《诗经》篇名，歌颂召公德政。  
③春秋时，郑国宰相子产被路人歌颂。

## 《闻石挥死讯》

泉路更应谈《夜店》<sup>①</sup>，  
银坛终会赞《虚凰》。  
《天仙配》好人间厄，  
绝代优伶《我辈》伤！

注：①《夜店》《假凤虚凰》、  
《我这一辈子》皆石挥主演。《  
天仙配》为其导演。黄梅戏自此  
大噪。

## 《为白杨、王丹凤、张 权 and 郭兰英赋一绝》

### 之一

电影风流数白杨，  
几番凌辱路人伤。  
不知多少辛酸泪，  
说到当时洒两行。

### 之二

古戏新妆俱有方，  
朝阳丹凤不寻常。  
《桃花》演后休成憾<sup>①</sup>，  
银史他年记一章。

### 之三

休奏南朝旧管弦<sup>②</sup>，  
依然月色照窗前。  
晚年谁道凄凉甚，  
甘蔗根梢老更甜。

### 之四

雪压冬梅分外香，  
春来病燕也翱翔。  
胡兰老去风情在，  
一曲犹能动帝王。

注：①王丹凤因演《桃花扇》电  
影被批斗。

②指张权过去在沪演唱的歌。

## 1979年

### 《陶铸》

刀笔付秋风<sup>①</sup>，  
可怜百战功。  
慰情才女亮<sup>②</sup>，  
赴义夕阳红。  
病马仍嘶嘶，  
枯葵自表忠。  
《羊城晚报》在<sup>③</sup>，  
遗爱话陶公<sup>④</sup>。

注：①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为刀  
笔吏。

②陶铸之女名斯亮，亮与粤语靓  
音同。

③陶铸曾说羊城有三宝，陈寅  
恪、红线女与《羊城晚报》。

④《左传》子产死，仲尼闻之，  
涕曰：“古之遗爱也”。

## 1980年

### 《一月返沪时口占》

恰似牧羊苏武日<sup>①</sup>，  
也如重耳返家天<sup>②</sup>。  
黑牢一刻人应老，  
怎信已禁十九年<sup>③</sup>。

注：①苏武牧羊十九年。

②重耳即晋文公，曾流亡国外十  
九年。

③自62年至此首尾已十九年。

### 《秋瑾》

秋雨秋风奈若何  
《红梅》吟罢蹙双蛾<sup>①</sup>。  
中华万古英雄气，  
应数鉴湖女侠多。

注：①秋瑾曾作《红梅诗》：“  
标格缘因独立好，肯教富贵负初  
心”。

## 1981年

### 《闻赵丹死后遭批判有感》

一代银坛同仰望，  
遗言身后总凄其<sup>①</sup>。  
难酬宿愿休惆怅<sup>②</sup>，  
人世无非未了棋<sup>③</sup>。

注：①80年赵丹谈及党对文艺工  
作管得太紧，死后此言论遭批  
判。

②赵丹生前想演屈原、杜甫、文  
天祥、鲁迅。鲁迅已拍过镜头。

③《一盘没有下完的棋》原定赵  
丹主演，日方栗原小卷主演。赵  
没后，栗原也未演出。

### 《见报载陈少敏在八届十二 中全会表决永远开除刘 少奇党籍时弃权有感》

积雪苦寒梅半蕊，  
炎沙酷暑快哉风。  
弃权一票真豪杰，  
愧煞须眉十二中。

## 《有感》

无处能寻三径宅，  
行云瓶水任浮沉<sup>①</sup>。  
刑天舞戚非狂放<sup>②</sup>，  
精卫永怀填海心<sup>③</sup>。

注：①唐李翱诗：“我来问道无  
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云  
和水原本自由自在，在瓶中的  
水...能适应瓶内的环境了。）

②陶渊明诗：“刑天舞于戚，猛  
志固常在”。神话说开刑天与天  
帝斗，头被斩去，仍手舞干（  
盾）戚（斧）。（出自《山海  
经》）

③《山海经》炎帝少女女媧，溺  
于东海。化为精卫鸟。常衔西山  
木。填于东海。

## 1985年

### 《谒严子陵先生钓台》 二绝之一

千古风流一布衣，  
吴箫燕筑未奇希<sup>①</sup>。  
羞将君父尊刘秀，  
宁向桐江伴钓矶。

注：①伍子胥曾乞食吹箫于吴市，  
荆轲友人高渐离击筑于燕城。

## 1989年

### 《胡耀邦》

少共青年早掌旗<sup>①</sup>，  
君临党国铁铮铮。  
亢龙运去乌云黑<sup>②</sup>，  
丹凤魂归万象明<sup>③</sup>。  
砥柱中流批邓日<sup>④</sup>  
澄清真理复刘名。  
邛山永断东山路<sup>⑤</sup>，  
《鹏赋》吟成恨不成<sup>⑥</sup>。

注：①曾任少共、共青团领导人。

②《易·文言》亢龙有悔，喻居  
最高位遭灾祸。

③指胡死讯传来，全民悼念。

④批邓小平时，胡也被批，胡  
说：“要拿出骨头来顶住”。

⑤邛山是古代洛阳有名墓地。晋  
谢安曾隐居东山，后双被请出重  
用。

⑥汉贾谊谪官长沙后，内联鹏鸟  
入室，认为不祥，作《鹏鸟赋》  
不久去世，“恨不成”意为有志  
未能施展。

## 1995年

### 《端阳》

薄草青青艾叶香，  
家家角，闹端阳。  
应知名位输了望，  
未许风流到帝王。

## 1997年

### 《有感调寄《青玉案》》

独夫民役非高调<sup>①</sup>，  
论民主，  
中华早。  
民贵君轻千古耀<sup>②</sup>。  
疯狂魔鬼<sup>③</sup>，  
辜生言妙，  
拿捏功夫巧。  
揭开历史长河眺，  
各苦苍生数谁好<sup>④</sup>？  
梦里华胥原缥缈<sup>⑤</sup>，  
大同世界，  
殊途同到，  
何处无芳草。

注：①《孟子·梁惠王章》“残贼  
之人谓之一夫”柳宗元《送薛存  
义民》“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  
己也”

②《孟子·尽心章》“民为贵，社  
稷次之，君为轻。”

③辜鸿铭说：Democracy一词demo  
加crazy即魔鬼加疯狂。

④于右任诗：“凤虎云龙也偶  
然，欺人青史话连篇，中原代有  
英雄出，各苦生灵数十年”。

⑤《列子》：黄帝梦到华胥国。  
指理想世界，我于六十年代已认  
识到马克思主义只是空想社会  
主义，能实现的将是“大同思想”。

### 《邓小平》

道是小平人不平，  
三遭黜陟扭乾坤。  
开关务实黑猫辩，  
摸石过河两制存。  
翻案诺言成自缚，  
交班举措惹人论。  
风波“六·四”堪惆怅，  
白璧又添玷污痕。

1999年

### 《再论周恩来》

似假似真总异常，  
是非功过费思量。  
毕生谨慎难清白，  
半世忠诚伴虎狼。  
笑斩刘林本性现，  
彭潘冷看国人伤。  
检查悟透长荣幸，  
未吐心声戏一场。

2004年

### 《见吴祖光死讯》二绝之一

一世真纯吴祖光，  
凤霞相伴更相彰。  
生正逢时诚敏悟①，  
怎教青史不流芳。

注：① 人语吴“生不逢时”，吴答以“生正逢时”。并书横幅挂室中。

### 《张伯驹》

精研戏曲探骊珠①，  
书画俱工鑑识殊。  
国宝万金仍有价②，  
如君公子价应无！

注：①张伯驹为挖掘、发扬京剧传统而沦为右派。

②张伯驹以重金购得多件珍贵国宝书画，无偿捐赠国家。

### 《林昭》二绝

之一

当年荒诞梦重温，  
绝代坚贞世共论。  
玉骨虽沦泉下土，  
金声永振国人魂①。

注：①《孟子·万章章》金声而玉振之也。金指钟，玉指磬，李贺《马诗之四》向前敲瘦骨，犹自作铜声。

之二

殷红诗句早传论①，  
蹈海鲁连侠女魂②。  
风骨应推今世少，  
怎教红粉不称尊！

注：①林昭，血诗、血书，在狱中早有传闻。

②林昭《狱中血诗》、《秋声辞》：“蹈海我终不帝秦。”《血诗，题花》：“蹈海鲁连今仍昔”。鲁仲连又名连，齐人。为世排难解纷而不仕。曾说：“宁蹈东海而死也不帝秦”。（尊奉秦国为帝）

文字数据化处理  
蓝维教 61届高中

杨一华老师的部分诗词，被选刊在【叶落萧萧 江流滚滚——共和国早期的故事】一书中，该书由毛主席的前秘书李锐作序。李锐并不认识杨一华老师，但在读到杨一华老师的诗词后，李锐却在该书的序言中大量引用了杨一华老师的诗句，并用不小篇幅对杨一华老师作出了高度的评价。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现年七十二岁的杨一华，在监狱、劳改场所共度过十九个春秋，先后创作了一千多首旧体诗词，大都作为“罪行”证物被收缴，现仅留下二百多首，书中选刊了三十九首。读后觉得真是“有胆有识，诗如其人”，这于我也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亲切之感，愿为这位特殊诗人多作点介绍。1950年后，他曾在华东军大、南京政治学院等处学习工作，后转业任中学教师。他十分关心时事，敢于独立思考，1955年就因研究斯大林的内外政策，被批斗八个月，后更因对历次政治运动有不同看法，而倍受打击，惨遭厄运。1976年清明节后，他为了不连累一起议论过时政的难友，将自己多年来对重大问题的看法和盘托出，被改判无期徒刑。他的诗词可说全是史诗，为针砭时弊反映现实之作，有对“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文革”的批判，有对杰出人物的赞颂或不幸遭遇的同情，有对遇害友人的哀悼和对亲人、家人的思念，以及对自己身世的感叹和期盼等等。扬善刺恶，褒贬分明。他熟读古籍，深谙诗律和典故，诗作厚重沉郁而又隽永开阔，格律严谨而又自然流畅。

最近与位育语文老师杨一华多次相聚，杨老在青海被判无期徒刑，在监狱的死亡线上搏斗了15年终于彻底平反回沪，他曾在狱中写了上千首诗，批评时政。而今依然思维敏捷，博古通今，记忆惊人，可惜部分在狱中失散了。毛主席的秘书李锐曾在一本书的序言中高度评价杨老诗词和人格，书中大量引用了杨老的诗词原句（他们并不相识）。

今年中秋夜，我去看望杨老及送月饼，他知道我日内赴美，随口让我问候谢孝荣、周国权、姚福生、刘柔和、汪文君等，如此有心，如此怀旧，令人心动。二个月前，杨老手抄了8大张，54首诗作给我，令我十分感动而又心酸。我即嘱我的助手打印出来，以便与诸位同窗分享。（可惜有若干字电脑上没有。）

61届高中 顾钢 2007.10.1于旧金山

勤思以【有胆有识诗如其人】为题，编选了杨一华老师的部份诗词，并在【有胆有识诗如其人】一文中盛赞杨一华老师。现将有关部分摘录如下：

诗作者杨一华1931年出生，原籍成都，后居上海，早年曾在部队从事理论教学与研究工作，是一位好学不倦，心系国事，坚持独立思考不渝，刚毅耿介，一生无畏无悔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

由于他在国内外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一贯坚持自己的观点，从不人云亦云，曾受重重打击。1962年他又蒙冤不白锒铛入狱，被发送青海劳改。在劳改中，他依然我行我素，放言无忌，致被加判为无期徒刑。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拨乱反正，始得平反。

杨一华拥有坚实的国学基础，青少年时期即能背诵古诗几千首。他无论平时工作或身处逆境，都不忘悉心研究孔孟思想、《易经》、《孙子兵法》等传统文化遗产，且多有独到见解。尤为难得的是，他结合平素对时事的观察和自身的经历，借诗言志，抒发他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怀，曾写出千余首诗词。诗如其人，这些诗词无论针砭时弊，反映现实，或表达个人情感，都犀利明快，爱憎分明，别具一格。当年的“反右运动”、“大跃进”、“反右倾”以及“文革”、都一一在他的笔下再现，入木三分，读之如诗史。他的诗作有如当代画廊，其中有对我国杰出革命家和艺术家的赞颂与同情；有对无辜遇害友人出自肺腑的哀悼；有对亲人和家乡的深情思念；还有对自己身世的深沉悲叹与企盼。此外，还有不少生动传神，清新优美的抒情写景的小诗，或咏节令，或状景物，或怀古人，都意味深长，脍炙人口。

杨一华具有深厚的文史功底，熟谙古诗的韵致，用典允当，格律谨严，其诗作气韵生动，既沉郁厚重，耐人寻味；又隽永开阔，自然流畅，可谓熔思想性与艺术性于一炉，不愧为诗中上乘精品。

“诗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注：唐朝杜荀鹤诗）忧国忧民的诗词竟也被视为罪愆，曾多次被收缴，不得已，他曾把诗稿塞进牙膏中隐匿，始得保存下二、三百首。本书篇幅有限，现仅选录其中的一少部分，以飨读者。

自2017年2月起，位育北美校友会的收款员为吴攸承、周家钧，出纳员为华非非。  
我们代表所有会员向在今年会费，捐献和赞助收支表中列出的老师和校友们致以感谢。由于你们的热忱与慷慨，校友会得以出版会刊《钟声》，维持网站和开展活动。

希望各位位育北美校友会会员不要忘了缴纳2017年的会费。

校友会会费为每人每年\$10.00，并欢迎随意捐款或赞助。



PayPal



Venmo

付款可选用以下任一方式：

1. 运用支票或 Online Banking Payment, 请付：

Jovita Chow

jovitachow@gmail.com

13121 Del Monte Dr. 283G, Seal Beach, CA 90740

2. 运用 VENMO 或 PayPal (pay Friends & Family), 请付：

weiyu51na@aol.com

每次付费请务必注明您的中文或汉语拼音姓名，以防记录存档有误。

动态  
尊师 浏览北美位育人网站  
情系全球位育人心怀

侃事寻友  
影集 Let's Surf  
www.weiyu51na.com  
笔苑 网络 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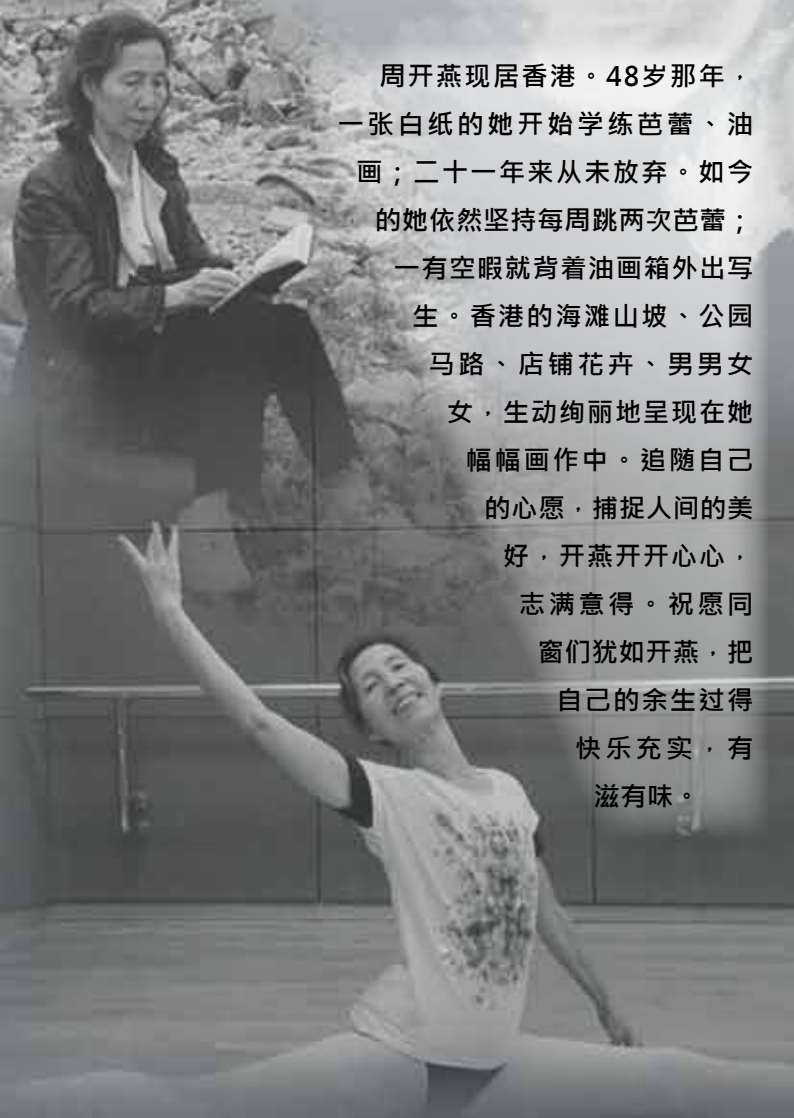


# 我很快乐！

- 周开燕 63届初中



周开燕现居香港。48岁那年，  
一张白纸的她开始学练芭蕾、油  
画；二十一年来从未放弃。如今  
的她依然坚持每周跳两次芭蕾；  
一有空暇就背着油画箱外出写  
生。香港的海滩山坡、公园  
马路、店铺花卉、男男女女，  
生动绚丽地呈现在她  
幅幅画作中。追随自己  
的心愿，捕捉人间的美  
好，开燕开开心心，  
志满意得。祝愿同  
窗们犹如开燕，把  
自己的余生过得  
快乐充实，有  
滋有味。





月牙鸣沙

油画  
42" x 30"

66届高中  
汤沐黎

《五绝 丝绸之路》

蚕吐汉丝长，  
纺绸裁丽裳。  
急乘驼背去，  
罗马嫁妃娘。